

新時代

孽世代之聲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台灣立報週日版 定價五十元

電話:2367116 訂報專線:2366221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報字第00五八號\中華郵政北台字第二七七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1995年十一月十日

第十一期

北京搖滾世代 ROCK GENERATION IN BEIJING



從東方紅到紅旗下的蛋

台灣工業樂勢力

香港黑鳥：搖滾生態草層網絡鋪接的重要意義

洪凌：絕美的電腦魔瘋叛客

淺談台灣經濟美術史

誰把金馬獎搞成這樣？

破

周報

第十一期

北京的搖滾的台灣有點靦靦的

破體小鎮破叫春破出走破破
交響曲破春宮主義破裸體破空
破節破酒神祭破陽具破電檢處
破碎破社會的本
破波西米亞破
破皮破印度破
破社會的本
秋天要來而夏天不肯走
戀愛了破平克佛洛依德破三
破社會的本質不適合我們
天要來而夏天不肯走的時候
破平克佛洛依德破三
破老人與海
破社會的本質不適合我們
政府主義破及破印度神油破
破社會的本質不適合我們
秋天要來而夏天不肯走的時候
破社會的本質不適合我們
破在社會而夏天不肯走
破我破平克佛洛依德破三
破三少四壯
破社會的本質不適合我們
破社會的本質不適合我們
天要來而夏天不肯走的時候

大家一起搞專欄

老編總是不定期地出來說說話：這要歸罪 POTS 變化無常，也要怪讀者寫字不動快，害得為妳／你們留的二版老是空空令我心慌。

這期的 POTS 作了些小改變，首先是破專欄部份。大家對專欄都不陌生，可老看些專家寫些三 X 四 O 的東西，總覺得手癢。其實作專欄並不難，有人願意刊，在署名個專欄作家誰誰誰，大家就可以互較長短了。基本上，我們不想權威地建造什麼論述英雄，但是不免流俗希望能找些專精奇怪領域的人來談談心得。希望你們也可以加入我們，自訂一個新鮮的領域，寫個企畫書，說明一些偉大目的及預計的篇幅次數（最少六次以上），然後先寫個兩篇讓老編討教一番，如果事成了，妳就可以成為破專欄的主人，稿費從優。不要忘了留妳／你的聯絡方法。

這期開始沒有讀者回函了，所以你們儘可利用以前破報上的讀者回函來玄兩期破報，順便給我們關懷和指教。每次看到讀者回函上，親切的指導和有點羨慕欣賞的

語字，就會讓編輯部人員大大興奮，希望你們不要吝嗇。

至於專題，覺得還不錯，你們可以細看，然後想想台灣，同樣的世代的人，我們作了些什麼也讓該對岸瞧瞧。其他的東西就更棒了，如果這禮拜下禮拜開得發慌，就看看報馬仔，看看可去哪殺時間。最好的是努力看報週報，然後寫些東西來吧。



編輯室手記



來函照登

Pots 老編：

於勞陣簡先生進入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安全名單一事，Pots No.9 轉刊〈紅燈左轉〉中的批評，對社運大老與公職體制的曖昧關係的見解，確是十分精確犀利。但是，我們如換個角度想：如果今天民進黨不分區安全名單沒有任何弱勢、社運團體代表，我們難道不會對民進黨更失望嗎？如果今天不分區立委安全名單少了社運代表，代替他的很可能是某位財團利益代言人（我們當然知道民進黨內也有不少這種代言人）。

若從長遠治本的角度來看，工運人扎根基層，組織群眾方能可大可久，並且才能切實從事社會之改造。但是治標性的國會鬥爭也不能少，否則那些黑金立委豈不更無法無天？該所有關心或者自己就是弱勢群體的人，共同監督那些社運代表在國會的表現，讓我們要求「準立委」簡先生盡到「左翼立委」的責任！

PS：由於我已是一年份（51期）訂戶，所以本函如蒙刊出，請言明贈送的一個月份 Pots 不要「污」掉，謝謝！當然，希望你們能堅持下去，不要撐不下去。

台南／郭丁元

像我們這種中年男子，對於破週報這種年輕人租借地，不偶爾投個炸彈，豈不太便宜了這些「破」代。

最近在立報周一、三、五「立」了個「教育人行道」專欄，其中介紹過創意學大師 de Bono，他有一關鍵術語的「po」「破」，很有禪意、創意，可惜被「疼惜」我的編者刪了，大概因為貴報周日、周末壁壘太分明，不能像我「又立又破」。請你們好好檢討。

我在貴報看到大學同屆的林正杰先生仍站在肥皂箱上疾呼，貴周刊讀者可要引以為戒，像我們這些畢業二十年的人，仍在「革命尚未成功」。年輕人也不用太得意，時間不饒人的，要立要破都要像個樣，「同志仍須努力」編個年輕人的「The Sunday Times」如何？不懂的話，要問問老前輩呵！

附：此稿如蒙刊出，請送貴刊前幾期（一至四）以利考古。

永和／鍾漢清



來函照登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燒夷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矯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至於稿酬，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一個月份。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木柵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收，或傳真：236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lihpao@cc.wjcc.edu.tw。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破週報是青年的租界，歡迎你來佔領。若是你對音樂、表演藝術、電影、美術、資訊……等有興趣，想要發表意見的話，請將稿件附上姓名、地址、電話、及身份證字號寄至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破週報）收。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西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文字主編：李安妮、林秀麗

美術主編：王以蓀、羅文祥、李瑩芝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賴彥穎、萬倍琳、王錦華

攝影記者：丘德真

翻譯：殷寶寧

特約撰述：張鈞維、張育章、粘利文、

黃新高、劉佩修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秦祖誠

分類廣告：段愛蘭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報字第00八五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77二號

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2367116

傳真：（02）2367674、（02）

2367327

訂報、廣告專線：（02）2366221

EM Address: lihpao@cc.wjcc.edu.tw

劃撥帳號：12283295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1785元，半

年（25期）875元

合訂立報，每月300元，一年2880元

封面製作／羅文祥



這個星期一，自立早報以這頭版整版刊出「獨家專訪王文洋」，這種大報媒體罕見的處理手法，旁邊還有個小方塊刊載「自立晚報編輯部嚴正聲明」，說明自立追求新聞客觀、公正報導所付出不懼恐嚇威脅的偉大精神。在這一年多以前，自立晚報也曾經以一整版留白「歷史會記住這一天」，抗議自立報社換老闆，隨而引起一連串記者協會活動與

歷史也會記住這一天

「編輯室公約」連署的重要新聞史

歷史與人們容易相互遺忘。歷經中秋節員工抗議、再改組換董事長、養樂多大佬增資五億元，決心要讓自立晚報起死回生的事件剛過，自立剛好自我結束在自己的評斷中。以前的煽色新聞現在可以堂皇以新聞客觀作為刊登的理由，亟欲求售的新聞卻包裝著「知的權力」的廠牌。我們看到內部獨斷的聲音倒映在自立晚報的臉上，不禁要問：那些奮鬥的記者是否另謀出路了？還是，編輯室公約的銳羽，說明了媒體財團的無能抗拒，那你們要逃去哪兒？一年前，你們告訴大家，你們沒有內部新聞自由，

我們才知道原來所賴以描繪世界圖像的資訊，我們所聽所聞都像場大夢。現在，你們（或老闆）乾脆告訴我們，因為我們需要這樣的報導，所以你們不惜犧牲一切為我們爭取嗎？

被媒體餵養過多的失憶人口，在飽漲的資訊身體裡，八四年十一月六日的自立晚報，也許和去年的留白頭版一樣，都不會是個什麼重要的日子。台灣各大媒體老談呂安妮事件，為台灣社會展現了媒體自我生產的高招，而其實看來，媒體的報導更像呂安妮事件的花邊新聞。

如果歷史能夠，希望她也能記住這一天。因為計文比悲憤指控來得深刻。



8- 噴漆地下道
— ROB 和他的
迷人金色女郎 STICK

藝術實果 ARTS

10 燒過的畫—胡碩珍的彩瓷
10 陶瓷藝術與民間力量的興起
11 藝術有價
—淺談台灣美術經濟史

影像輪盤 MOVIE

12 單打雙不打
成了金馬犧牲打
13 最公平的金馬獎評審制度
14 咱們自個兒搞影展

破週報第十一期目錄 北京搖滾世代 ROCK GENERATION IN BEIJING

2 編輯室手記
2 讀者來函 LETTERS

THE POTS VIEW

3 歷史也會記住這一天
4 一鍋大事

專題 FEATURE

北京搖滾初探

15 從東方紅到紅旗下的蛋
—簡記十五年來的北京搖滾
16 台灣工業樂勢力
—訪魔岩賈敏恕
16 北京搖滾真言錄
18 城市與姑娘
—評魔岩三張男歌手專輯
18 素描北京搖滾圈場景與未來

破專欄 POTS COLUMNS

5 台北之眼—金色的假斯文
5 搖滾游擊手筆記
—草層網絡鋪接的重要意義
6 絕美的電腦魔瘋叛客
—虛擬世界的後叛客漫遊記
6 人妖政治篇—性與羊

破報報 POTS CURRENT

音樂豬耳朵 MUSIC

7 瑪朵爾之頌
—電子實驗樂先鋒
<伏爾泰咖啡屋>
7 非爛片試聽會
—評齊豫「有沒有這種說法」



另翼—律久久 ALTERNATIVE

20 零界點的樓梯聲

知識檳榔族 ACADEMIC LIFE

22 換個心情搞運動
23 政大學分費事件
24 無資訊的高速公路，歹行
24 與資訊文化賽跑

社運小蜜蜂 SOCIAL MOVEMENT

21 走常民文化的路

兩性決明子 GENDER ISSUE

25 在地女生
—認真而實在的李秀容
26 貝多芬是強暴犯？
—點燃古典音樂性別戰火的
蘇珊麥克拉蕊
27 愛滋「紀念被單」帶來希望

酷兒愛玉冰 QUEER

28 「寓教於樂」外的省思
28 直同志站出來
—超越性取向的二元對立

報馬仔 POTS CHOICE

30 一周精彩活動報報
編纂/編輯部

大事

音樂

■十一月五日
陳水扁愛上了總統府

老愛唱情歌的麥可柏特恩只不過送套有自己名字的棒球衣，就換得陳市長允諾下次來台，在總統府前廣場演唱的大禮。陳水扁真是昏頭了，國內有多少表演團體苦尋無處可表演，他對外人到挺慷慨，動不動就把總統府租借出去。大家已經知道總統府是他們台北市的土地，但也不用一直用此種方式告訴大家，他對總統府廣場的使用權力。還是多想想，如何讓台北有個像樣的比演場地再自誇吧。

藝術

■十一月二日
文建會變成康輔社

文建會辦完「音樂、中秋、潤八月」全國風音樂後，評估結果是民衆參與熱烈，媒體報導甚多，所以決定在明年元宵再搞一場「全台灣元宵」活動，不曉得是錢太多，還是唸書時康樂活動沒辦足，文建會好像樂此不疲地辦全民康樂活動，新任主委有的新氣勢只是這樣嗎？

■十一月四日
轉一圈，西也是東

時報文教基金會、國立藝術教育館、西班牙米羅基金會共同主辦的「米羅、東方精神」大展，正式在中正紀念堂的中正藝廊開展。雖然這並不是米羅爺爺第一次的台灣行了，但是一如預料大家還是乖乖排隊，還買了一堆紀念品。沒辦法囉！誰教米羅生在西班牙，反正抽象繪畫東西南北隨便你轉一圈，西錯置成東，米羅的黑線條就成了「東方精神」了。

■十一月五日
誰怕中國九五女性展？！

女畫家李虹、袁耀敏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九五女性油畫聯展」，才一開展，館方行政領導馬上召開緊急會議命令她們，要不就是關閉展覽，要不就是撤下她們指定的十幅作品。其實，兩位女畫家僅僅稍稍、輕輕、小小的脫離傳統女性形象，稍觸及同性戀現象，就招致如此關愛的眼神！真要「閏八月」的話，「新寶島藝術季」不就得贏得脫窗的大眼！

■十一月五日
亞維農喜歡法國口味

亞爾農戲劇執行長達爾西來台訪問？因為下次與下次的節目都排好了，記者還是窮追猛打的地追問：有沒有輪到亞洲的機會？有沒有輪到台灣的機會？他想了想，說台灣的雲門不錯、優也不錯（他大概只有聽說過雲門和優），然後說當代傳奇的〈奧瑞斯提亞〉只適合台灣的觀眾看？廢話，我們為什麼要演出適合法國人看的戲劇，如果亞維農戲劇節喜歡法國口味的東西，他就不用堂堂出國，物色佳園，在巴黎鐵塔下，在投幣廁所前，他可以隨興了。

破麵攤老板親自下廚
小醋廚娘洗手作羹湯
只有一句話可說
「不吃不可」

十一月一日 - 十一月八日

學院生活

■十一月一日
學術剽竊之心，路人皆知

因呂安妮案所引發的台大管理學院教授陳希沼抄襲管理大師安索夫著作一案，由於安索夫回函表示不曾授權，否定了陳希沼「很誠實與沒有撒謊」的人格特質。不過能抄襲別人的著作達二七五頁，陳希沼或許可以勇奪耐力超人獎。

■十一月三日
分期赴試，考生安啦！

教育部十一月三日下午召開了大學院校長會議，針對「改良式聯考」的架構進行了討論，初期可能會採取一年兩試的方式，分別於九月與二月舉行。不過到底是「一」試定終生好，還是要「二」試定終生，可能還有待評估。

■十一月三日
籌設社會系，三年後再說吧

清大人文社學院增設社會系的計劃，在十一月三日校務會議中被三陣出局。校方以科技、資訊方面的研究所為優先考量，而人社院卻十一年來沒有增設過任何科系，充份顯示了人社院在清大勢單力薄的處境。

■十一月六日
董事長夫人特權多多，文大學生會赴中選會陳情

打著「改造教育」選舉口號的文大董事長夫人穆蘭珠，被文大學生會幹部告發涉嫌利用校內資源與行政機關為其個人進行輔選。十一月六日，文大學生會除了向中選會陳情外，也表示將不惜於選罷法規定的「競選期間」內，具函檢舉穆蘭珠。看來穆蘭珠想要改造教育，還得先由文大改造起！

性別

■十一月一日
阿媽故事說完了，換阿母說

為延續女性歷史的書寫與建構，並著眼於歷史變遷下女性生活方式的改變，繼「一百個阿媽的故事」徵文與口述歷史之後，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於值九九重陽的一日，再度推出「阿母的故事」徵文比賽，盼能收集、累積更多女性的故事，為台灣的女性生活史奠下基礎，並作為日後政府推動婦女福利政策的參考。

■十一月二日
內衣穿幫，希拉蕊不小心成為廣告明星

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最近訪問巴西時，不小心被拍下一幅露出底褲一角的穿幫照，結果這幅照片被巴西一家名為「杜羅蘭」的內衣廠商用來大打廣告，引起巴西社會的一陣騷動。對於這項在幽高層人士一默與公開性騷擾的灰暗地帶的舉動，該公司的創意總監馬托斯說他們想表達的是，勇敢的女人並不怕讓人家看到底褲，美國駐巴西大使發言人狄帕瑪女士打算向巴西政府表示嚴重關切，希拉蕊的新聞秘書則表示，「為了保持好的品味和涵養，我們沒有任何評論。」

■十一月五日
西班牙主婦要求對分丈夫收入

在阿根廷布宜諾斯日舉行的首屆「世界家庭主婦會議」中，來自拉丁美洲和歐洲以保守派已婚婦女團體為主的一百五十多名與會婦女，抨擊世人常給予職業婦女較高的評價，而要求社會給予家庭主婦更多的尊重。地主國阿根廷希望開展一項認知做家事也是一種職業的運動，較先進的西班牙家庭主婦聯盟則要求法律保證已婚婦女能獲得她們丈夫收入的一定比例。

國際

■十一月六日
其實李登輝不用怕怕

以色列總理拉賓在特拉維夫遇刺身亡，兇手為右派狂熱份子聲稱是「奉上帝旨意行動」。正值總統選舉熱季的台灣，經由民調發現四成民衆認為總統「統獨立場不明」。其實立場不明「保持中立」是好的，難保台灣沒有急獨或急統的狂熱份子；加上為投身選戰，總統頻頻增加曝光度，可著實令安全人員捏把冷汗緊緊圍繞在總統身邊蒼蠅蚊子不能近身，但是其實他不用怕，因為他可能沒有那麼偉大的改革。不過多次接獲暗殺傳聞的摩西先生可不怕，因為他表示早已「把生命交給上帝」。

社會

■十一月一日
嘉年華大火造就了明星
嘉年華大火讓百傑獎的得主中正大學研究生得以又成名了一次

。還在大報寫了篇逃生經驗談，時事造英雄。從南部燒到中部的大火，不曉得會不會沿申到北部，聽說北部救火隊的雲梯只到二十層樓，那麼新光該怎麼辦呢？

■十一月二日
台灣沒本土雜糧可吃了

國內稻田因應入關（莫名其妙的提早高興），從明年七月起採計畫性休耕，預定嘉南平原將只維持第二期稻作，雜糧三年後停止生產。國家花大筆鈔票為了讓農民放棄自己的土地，然後看著農民職業慢慢在台灣歷史的職業類別裡消失。

■十一月四日
生命誠可貴，器材價更高

看病、動手術還是去先進國家的好。繼榮德隆事件之後又發現國內麻醉相關死亡率是美國的八倍，是美國十年前水準，原因是監視系統不完善。在財務壓力的考量下，醫院大多「捨不得」多買，看來在台灣不但選舉要關說，若不幸去醫院時記得關照完開刀的醫生後不要忘記對麻醉醫生也「關說」一下，才能搶到監視儀器。

■十一月八日
小平同志不死萬開放

報載鄧小平十月間曾到上海視察，評論家認為大抵是對於上海經濟改革上，政治的猶疑不定補注強心針。顯然魔岩文化新出版李泉的專輯，並未證明上海商業化的事實。小平與魔岩應繼續努力。

政治

■十一月三日
立委選舉爆報

立委參選爆報，334人角逐128席。無怪乎各媒體都有選舉專刊，以報導挾帶廣告賺進大批銀兩。從今而後，大報的報紙都少了幾頁可讀，其實也沒什麼影響，大家不用擔心。倒是擔心你家的信箱與第四台充滿了此類爆報的資訊吧。

■十一月六日
李登輝好險

拉賓遇刺同日，李登輝先生搭機到宜蘭的前導直昇機失蹤，後來證實可能因大霧撞山墜毀，李登輝好險。

■十一月八日
阿港伯又失望了

張豐緒終於婉拒了阿港伯的總統大選邀約。使得最近在阿港伯站台助講生意冷清之外，又多了一重打擊。不過大家嘲笑新黨黑白配的努力，現新黨又重燃希望，看來台灣觀眾又可看黑白配續集了。





金色的假斯文

描寫前中期中產階級男女有色無膽的躁慮徬徨，或疲於為有色有膽作種種前置善後工程的九點半連續劇，鏡頭除了固定在大多數人只看過沒進去過的郊區別墅及豪華辦公室，而主角們開車時無論再怎麼左轉右彎繞徑兜圈，也走不出去的敦化南北路，則是永恆的街景。在此條被樹幹枝桠掩去半邊視野及苦愁，婆娑葉影斑駁地潑灑在地面，車輛與行人身上的道路，所有張爪帶刺的慾望經過綠光照拂過，都披上假斯文的悠遊典雅，染上拘謹而慵懶的偽裝迷彩。由財團搬運來當代皇宮般的大型建築物，衛兵也似地在兩旁簇擁著它，展示著金錢帝國的巨大、堅固與寬廣，並能讓在此間呼吸的動物皆得意雍容，走路有風。

台北大部分的街道都是學生兄弟，乍看之下都長得一模一樣，能細說分明的若非資深居民或計程車司機（有時還不行），便是窮極無聊之輩。人們出現在哪一個地點，都像是轉盤彈珠命定乏味的機率之其中一次，猶如在紐約時的沙特，「如果我加緊腳步，就覺得很自在；但如果停步不前，我就會覺得心慌意亂，奇怪地自問道：『同樣的街道有好幾百條，我為什麼偏偏在這條街道走呢？』同樣的商店其分店也有好幾千家之多，我為什麼偏偏就站在這家商店，或這家雪拉弗特，或渥爾華茲分店的前面呢？」於是，當人們在橫越盆地的東西向渠渠移動時，或翹盼著敦化南北路的到來，或無奈地讓它遠走；而在無法與之碰頭的路線時，便酸楚地憶念起它，恨不得每條路皆與之相若，起碼塞車時也比較能夠忍受，稍息美感的虐待。

有些人總明知不可能地堅信著，敦化南北路才是「真正」的台北，是其腦海中「理應如此」，城市的其中一部分，之西如磨損不堪早該汰舊的過去完成式，之東則像稚氣光鮮但嫌生硬誇富的未來式，唯它方為增減不得的現在進行式。然而，對某些人而言，它是作為人生標誌的另一個台北，乃房地產和生活品質最高級的代名詞，優勢權力與身價借喻隱喻的里程碑。更多時候，大多數人迴盪在敦化南北路之刻，若非故意遺忘它屬於台北，就是假裝這兒不是台北；練慣縮骨功看慣殘山剩水的普羅階級，它像某個第一世界城市剪貼下來的一抹海市蜃樓，此景似乎只應外國有，用來供爛國賤民們作夢，出國拍照及回來騙政府用。它挑起來了人們一個無法認命也無法具現的美麗城市夢想，所以只好閉眼在敦化南北路溫香暖玉之懷裡沈，像不願醒來的納蘭性德，天下事，公等在。或者來回徘徊。或者就離開。

在這個什麼像樣東西都只有一個的城市，它是縈繞在台北人腦中揮之不去的著癡（obsession），因為憎恨這座水泥森林卻又無法離開，只得找一個可以逃離壓迫感的洞穴，假裝一切沒那麼糟糕。

專欄作家／江晉廣



搖滾生態：

草層網絡鋪接的重要意義（上）

文化和自然生態一樣，與社會環境及其本身的生息作業扣連著一種互動的關係，是以文化生態（the ecology of culture）的捍衛，正如無政府主義生態學者梅利·卜傳（Murray Bookchin）所提，比自然生態尤應先得到重視。而且前者往往催生後者。

如果誰人今天還在說搖滾——樂與怒——不是文化，或權定之為次（等）文化，請叫他幹自己！

這兩年，國際網絡（Internet）作為一頭跨國資訊怪獸，一下子幾乎要把全個地球吞掉。牠的號叫一方面宣揚著一種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的到臨；但另一方面牠的制式和科技性，卻隱藏著一種新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凝聚。

搖滾樂一開始就對這頭怪獸寄予很高的企望。期願牠真的會為小眾而多元的另途音樂文化帶來一個美麗的新世界，令到各式「可足維持的稀群文化」（sustainable minority culture）可以出現。早在九三年，美國加州大學的兩個研究生羅特（Rob Lord）及柏特遜（Jeff Patterson）成立國際網絡上的第一個「地下音樂藏庫」（Internet Underground Music Archive - <http://www.iuma.com>）時，深往「無政府」憧憬的羅特就提出一個「非間接化」（disintermediation）過程的構想，透過網絡的建立，把音樂的創造者與其聽眾直接連繫起來。

相信阿美利堅大陸，像羅特這種抱著一種企圖設構（circumvent）一種另途的、自主的文化生態的人，為數不少。但在科技及經濟均處於優勢的國度，這一族群的在電子網絡上的結盟和互動，是否對一種另途的文化產生著內涵上的提昇作用，尚未有人可提出確實的研究；它能否催生一種「可足維持的稀群文化」亦仍有待觀察。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科技不單把人的文化生態社層化，亦把它地域化。近年愈來愈多人提出對國際網絡的政治後遺症的憂慮。而其實，在國際「地下」、「另途」的族團裡，一種依賴傳統郵遞，依賴自主出版聯系的網絡操作，早在十年前開始慢慢建立起一個全球基礎，成為目前進步國家的電子化網絡的骨幹，也是發展中及落後地區仍為本體的操作。

這個較草層性的國際網絡，與一些早已登岸的地下另途品牌在網絡上的作息，有一定社會性質的距離。它仍然保留相當程度的全盤自主獨立個性，而且還往往沿用一種以物換物（barter system）的流通模式。這些珍貴的特性，很為容易的就可以給電子的國際網絡吞掉。

這個多月來，在我的蝸牛（傳統）郵件（snail mail）中，有拉脫維亞寄來的硬殼組合的新宣張（flyers），有匈牙利寄來的當地樂況，也有希臘的地下之音……他們還未有電腦，未有一個電郵的身份，未能擠身這國際電光閃耀的璀璨群體，和阿美利堅的或歐洲的富欲族群交結。但在這些手寫的、影印的文案之中，我感到更深更接近樂與怒的生命力。

當我們談及解放，那應該包括所有的人。

專欄作家／郭達年
（香港黑鳥）

權力與身價借喻隱喻的里程碑。
一個台北，乃房地產和生活品質最高級的代名詞，優勢然而，對某些人而言，敦化南北路是作為人生標誌的另

幹自己！
文化，或權定之為次（等）文化，請叫他如果誰人今天還在說搖滾——樂與怒——不是

專欄

鏡相：虛擬視界的後叛客漫遊記

可知道為什麼就是有些科幻小說，在生產工業的運作過程與消費市場上被插入「電腦叛客」(cyberpunk)這枚晶片，來標示它們的驚張、以及(有些不幸的)殊途同歸的類化命運？

在80年代初期，發明這個字眼的傢伙自作聰明地用這個字彙集結一群「反骨情緒濃厚」的作者——意識型態偏鋒、高度基進、反現實以及操作現狀的體制、執迷於高科技電腦硬體與個體身分(identity)之間的交鋒、湊和著40年代年黑色電影(film noir)與硬派偵探小說(hard-core detective fiction)的框架、至少不太落入異性戀機制的情慾呈現，以及骨子裡按捺不住的虛無詩意。

這樣吧，讓我說電腦叛客的關鍵字是「虛擬」(virtual)——「虛」得比所謂的真實更加刻骨、更加深入骨髓，「擬」造的狀態是一對晶亮黑冷的墨鏡，橫擋在你的肉眼之前，映照著你的慾望流態。

戴上它，你和視界／世界之間的關係就瞬間移位，進入一個比三度空間更迷離曖昧、高度投射的類／擬空間；異度空間(cyberspace)。在那裡，多重而扭曲的「鏡相」(mirrorshade)驅迫你反思自己的身分——那種如同慾望一般難以固置，時時刻刻流動於主體與客體、反抗者與同謀者之間的調情過程，到頭來，就連「自己」也可能是遊走於異度空間的一隻奇詭生物，或者是交媾出的慾望子代，神魂陶醉地銷融於層疊的資訊、字元，與極致的人工化(artificial)境域。

黑色幽默與酷異(queer/alienated)的場面，從電腦叛客戴上墨鏡的那一刻開始蔓延。不同於6、70年代的反文化，電腦叛客的叛亂策略不包括抵制無人格(impersonal)的科技，反而將它與掌控科技的父權體系肢解開來——因為這樣，你會在文本裏看到反常的敘事與反轉性別主義(sex-

ism)的驚喜，例如勇猛硬派的電腦黑客(hacker)是個狠而帥的同女恐怖分子(lesbian terrorist)！異於常態的「它者」不再是體外的妖魅，它可能是鄰近在你身旁的魔電，是神經系統進入的網路，也可能是電腦主機與你的介面互動(brain-computer interfaces)，甚至是進駐肉身的生體工程、矽膠肢體、人造器官、基因調節手術……

在80年代冒出地表的電腦叛客，逐漸從書寫層面感染到邊緣族群、文化論述、網路社群關係，成為後結構時代的「電化」後龐克現象(electronic postpunk phenomena)。這個抗拒主宰論述的雜類(hybrid)文體，究竟會在世紀末的權力網路中衝撞出怎樣的異態，將要看它如何在逐漸被(虛擬地)實踐的網路社會中，機伶對抗無所不在的右派父權反控制勢力吧！

專欄作家／洪凌



〔人妖政治篇〕之一 性與羊

看到這個題目的人可能會禁不住地問：羊和性慾究竟有何關係？關係可大著了，從民生文化中的羊肉爐、羊皮鞋到子宮中的羊水狀態，人們忘記了自己和羊的「裝伴」性格一直存在這個莫名奇妙的社會中，尤其是作為禁忌的相通性，這一點最常在國畫中牧羊的大師是誰？羊的文學在東／西方的文壇上扮演何種意義？「羊吃紙」的文字密謀與閱讀革命有何相干？羊的視力很差，牠和人類一樣不使用視覺來吃草，作愛的習慣，真是盲目地相似

，而且不可救藥。

羊也是胎生哺乳類動物，也依性愛喜好來決定對子嗣的寵與厭。如果有「私生羊」這種類別，可能不難想像：當公羊將前蹄揚高跳到母羊背後後的奮力，是如何得逞的。像羊這種接近儒學氣質的貴族，在性慾不滿足時所產生的頓足跺土癡兆是否能歸類為「憤怒山羊生理需求期」的精神病理現象呢？我想起羊皮筏，為了禦寒而加襯在內底的羊皮革。從漫畫中看到一則歷史記錄，唐末因戰亂饑饉而嗜吃人肉，尤其是孩子肉，當時有人肉在市場賣，稱為「兩腳羊」。

羊肉之膾炙人口促成食性，但是這種肉癮會逐日強烈而造成人體內蛋白質消化功能的退化。看古希臘劇場中演員人物頭頂戴上「頭角蟬蟻」的羊角飾帽，平劇武人頭飾垂下的長羊鞭，到底象徵著何種意義呢？戲劇中的符碼動作看似複雜，實則只是為了明顯肢體位置所安排，龍套式的步驟而已，回到「羊性」這個題目上，被動餵食的畜牧性格最容易指涉女性逆來順受之特質，在向羊借喻的人性沈思中，我們千萬不可忘卻擠羊奶的天性和後天鍛鍊的喝奶才能。

人類的生殖術語中，「羊水狀態」指涉了位於胎盤無知時空的浮水狀態，它可能是使人體想要回歸水鄉的原始動機，也

可能是想要洩出水困而成長的一種激將液態。有人生性怕水、不諳水性，羊也一樣不能涉深水，所以所謂的「羊水」這個名詞之來源就相當荒唐，有趣。正因羊為水所包圍困住去路，要胎在這種安胎水中沈眠，亦逃不出母腹子宮的死鎖；人子除非戳破水槽保溫的和諧，否則永不得淹死之解放。

從羊乳片到村上春樹的〈尋羊冒險記〉，人類對草原的白日夢癡兆令人不可思議地覺悟，羊竟然能從乳製品到出版業遙控並統攝著人類的生活點滴。當然村上會寫這本書的主因可能是歷盡冷酷異境之都市冬季後，決定逐水草而居，找尋春夏綠意虛無主義的蹤影，文學的肚皮問題仍是主宰創作(者)的不二原因。寫不出文章嘛就假想自己是莎士比亞再世有鑒有效的，但我懷疑他是否使用過最嚴肅的戲謔(satire)技巧來嘲笑女性主義？不過他倒是被女性主義，大大地利用了其盛名，「莎士比亞的妹妹」就是一個借用血緣的反諷用語。

戲謔之字源就是源自於山羊(satyr)之英文字彙，大概是羊性太搞怪又茹癮了吧！在希臘戲劇中，回到我前面所提的，半人半羊的演員角色為了慶賀酒神祭而裝扮成漫畫式丑角，以接在悲劇三部曲之後演出解放悲傷的第四部曲。如尤里庇底斯的劇作〈Cyclops〉(獨眼巨人)就是satyr play的劇本。

把羊肉添加其他為害農作物之生物一齊煮化成盤中餐，不知滋味如何。田鼠肉、田螺蝸牛、泥鰍、田蛇、田蛙、烏龜蛋……味道一定和巫婆湯一樣詭異。現在我只想吃盤90塊的羊肉燴飯，用羊角來喝酒，順便來個羊歡呼：「咩咩咩」。

專欄作家／吳苑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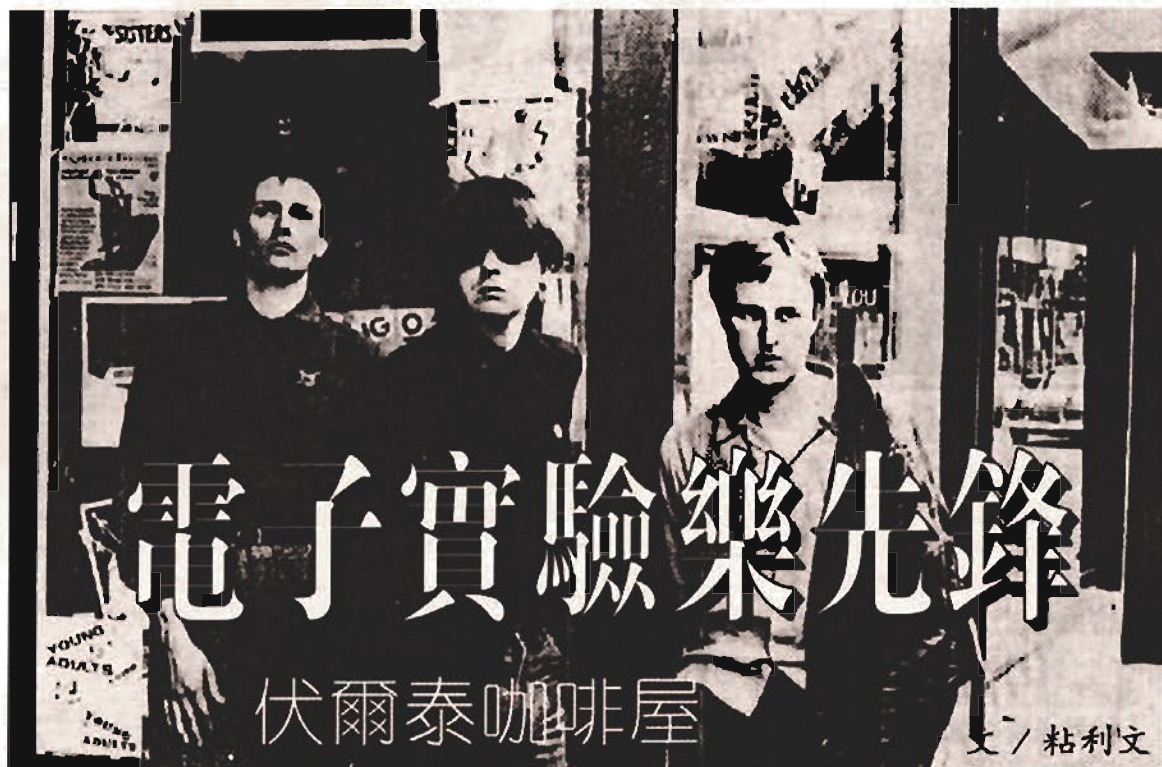




瑪朵爾之頌
The Songs of Maldoror

很少有樂團能夠像伏爾泰咖啡屋 Cabaret Voltaire 一樣，在將近二十年的漫長音樂生涯中，不斷地持續創作出風格獨特的音樂，領域廣大地涉及了電子、實驗、舞曲甚至爵士等，每種音樂素材皆被慧黠地融合成混然一體，並且總帶著孤傲冷漠的強烈性格於其中。這就是伏爾泰咖啡屋，一個聰明的 Out - sider。

團名來自達達主義運動發源地瑞士蘇黎士，該地的伏爾泰咖啡屋，是電子實驗音樂的先鋒。早在七十年代末於英國的工業重鎮 Sheffield 雪菲爾一地，三名團員 Richard Kirk、Stephen Mallinder 和 Chris Watson，便深受達達主義思想和波若夫（William Burroughs，六十年代美國 Beat Generation 文學派的教父、大毒蟲，也是裸體午餐的作者）的影響，開始往電氣聲響的領域探索。他們的第一次演出下場跟許多「音響實驗者」一般——遭受觀眾攻擊，並因 Stephen 的背脊破碎而被迫停演；那時的人只要「rock n' roll」，之後他們仍繼續地以多種方式實驗；包括有噪音、非傳統樂器的聲響、磁帶拼貼機遇（Chance）、意外的效果處理（accident）等完成了許多新的錄音。現場演出幾乎很少，取代的則是大量的



文 / 粘利文

文字藝術評論和繪畫拼貼（Collages）以及錄影帶作品。

一九七七年是重要的轉捩點，當時剛成立的獨立廠牌 Rough Trade 發行了他們的第一張 EP "Extended Play"，內容在描述墨索里尼的前任熱忱支持者對其遺體的褻瀆是種「不巧」的行為。這種對極權社會法西斯與體系控制在精神生理上的顯映是伏爾泰咖啡屋早期關心的主題；從他們的幾首重要曲子即可看出：「The Set - up」、「Control Addict」、「Silent Command」、「Split - Second Feeling」、「War of Nerves」、「Spread The Virus」。在音樂與意識的呈現上皆有著相當的連結關係。

Mix - UP 是 Cabaret Voltaire 的經典作，這張專輯內電氣聲響的切割——分散——共鳴——重組手法運用地出神入化，迷離的音層凝聚出一個超現實的聽覺空間，音波成氣態般流動，在聽者耳處轉成好似空曠處的低限迴音振盪，意象卻是肢離且破碎地化成潮浪般襲來。其中 Forth Shoot 這首作品更教人為之惱服，無機冷峻的電波營造出凄美纖細的情感，將人捲入漩渦深處經受其愛撫而沈醉，時而卻又劃過尖銳利刃般的聲線，割裂出絲絲若現的血痕，是電子實驗音樂中難得的內涵之作。

八十一年自 Chris 離團後，二人組合的 C.V 仍繼續地發展他們

的反宣傳戰（against the propaganda war），除了在他們的 Western Works Studio 方面的音樂創作外，他們也自組了一家 Double Vision 錄影帶，在影像、視覺與聽覺上的互動是其實驗的重點，而 Video film 則是 C.V. 自己打 propaganda war 的武器，將口號化為臉部表情，聲明宣言轉為鏡頭畫面，試圖引起身心上的政治反應。後期的 C.V. 音樂形式則以舞曲或電影配樂居多，然前衛仍是不變的。至於對自己被喻為前衛實驗音樂的看法，C.V. 總是自稱他們只不過是將本能的直覺衍釋出一群現代原始人罷了。

非
斷
片
試
聽
會



評齊豫
「有沒有這種說法」
專輯

文 / 林正欣

十月的毛毛雨一點一點，小小的飄在臉上，但隨即被體溫蒸發……感覺癢癢的……。在這帶著愁意的秋天，腦中不時浮現〈脫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園的小台階，這裡不是巴黎、東京、或紐約，我和我的孤寂，約在悄悄的，悄悄的午夜……〉——對，沒錯！我想你八成已猜到這次的專輯，齊豫的「有沒有這種說法」，哇！算算那已是八年前的了（一九八八）！記得那時我仍停留在「Type」階段，而如今已重刻 CD 了……真是時光飛逝啊……。

阿貓：「喂！少說廢話行不行！」哦！原來是阿貓大人（聽說他幹完壞事都改叫阿狗……哈）好吧！不

多說廢話直接進入主題，記得那——那幾年（因太久了！），咱們齊豫和她老弟齊秦兩人都已擁有一定的唱片銷售量及口碑，而齊秦自己則和台灣樂的一些幕後名人：涂惠源、江建民、劉天健、徐德昌等人組了個「虹」音樂工作室，且出了張評價不一，帶點不同於台灣音樂市場味道的「紀念日」。而「有沒有這種說法」即是由「虹」製作的，在那時音樂工作室尚未氾濫，這種作法我想對「虹」和齊豫都是種挑戰。而「虹」果然沒讓我失望（至少就國語唱片，OK！）。

開幕曲〈九月的高跟鞋〉在輕靈的 midi 開始，接在輕輕的空心吉他和及不搶戲的 bass 聲中，由齊豫清

澈且帶點流浪味道的中音緩緩帶你進入一位現代女性不經意的嘆息中。〈如果真的要〉則探討戀人們在自我、獨立、自由的過程中的矛盾、疑問，而王新蓮的詞果然不落俗套，而「虹」在中段加入的吉他，使它有點像齊秦式的抒情搖滾便這首歌更富張力。〈忘了數羊〉由不常見的羅聖寫的詞曲，這是首非常清新悅耳帶點傷感的小品，編曲亦非常簡約只有 midi 吉他、bass，是首難得一見的小品佳作。而接下來的〈那個叫老的人〉則是其中較深沈的作品，描述一個老人孤獨無奈的面對時間，是難得在國語唱片中擺這樣人的一首歌。下面這首由齊豫自己寫的詞，「虹」的曲的〈有沒有這種說法〉，則是其中最「非主流」的作品，在強烈富挑戰意味的 Beat 中她向上帝（或神）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問題，人多喝幾杯的咖啡，就能寫出動人的文章？！……面對不公平的世界，可以用不誠實的手段？！……。wow！What a song！而在背景音樂的和音似乎也在對上天質疑著諸問題。李宗盛大哥作詞、曲的〈細說從頭〉在 MIDI 的引領下由她清澈的嗓音中再加了一點（有誰說我不愛你，這春天就是證據……）的迷

情中深情，是其中的佳作。再次由王新蓮詞，「虹」曲的〈一面湖水〉，（有人說，高山上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顆眼淚，那麼說，在我沈沈的眼淚，就是掛在你心尖的一面湖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男聲部分是由前紅蠟燭的羅敏武擔綱，是另首難得的佳作。梁弘志詞曲的〈窗外有藍天〉，算是裡面較輕快正面且舒適的作品。而由「怨女」原聲帶中選出的主題曲〈怨女〉由呂思志作詞、張弘毅作曲（WOW！張大師 Ya！），將張愛玲小說中的愛恨嗔痴做了一個貼切的回映。

縱觀而論，即使是隔了七年前的作品，但仍值得你去用心去聽聽這位吉普賽女郎的音樂世界。其實我覺得這張作品就像是杯 Cherry Brandy 般（加了冰塊的），涼涼的甜甜的又不 Brandy 的酒精味。雖你見到此稿時八成已十一月了，但這張齊豫中後期的經典絕對會在微涼的秋天甚或冷冰的冬天中，讓這杯加了冰塊的 Cherry Brandy 暖暖你的心，暖暖你那日益疲累冰冷的心。

Rob 和他的 迷人金色女郎 Stick

文 / 阿鎖

攝影 / 丘德真



無比的帶電，像木打造，編號 799。有著雕刻般的光滑身軀和優美的嗓音。我現在的女朋友是一個迷人的金色女郎。

不要再逛明德春天百貨了
來地下道探險吧
往下一躍
隨便牽住任何一個人的手
以自由式划水前進
愛在地下蔓延時
通氣孔的正上方
可能就是瑪莉蓮夢露的裙子
.....

「.....我現在的女朋友是一個迷人的金色女郎，有著雕刻般的光滑身軀和優美的嗓音。她正在學習歌唱，大概總有一天我們會一起登臺演出，但目前她還太害羞，不敢和我一起公開出現，比較喜歡待在房間裡等我回來。她無比的帶電，像木打造，編號 799。看來我們應該會在一起很久很久吧。」

Rob 在一封電子郵件上這麼回答朋友「有沒有女朋友呀」的問題。其實很多事情都是來臺灣之後才發生的，並且往往出於偶然。就拿學中文來說好了，剛到臺灣，住在一間遭遷了的幾乎是外國人收容所的旅館裡，實在受不了，才和朋友搬去國際學舍。那邊的人都很好，但是很奇怪，大家都忙得要命——忙著坐在書桌前念書。原來大家都在苦讀中文，Rob 就想，那我也來學學中文好了。之前，Rob 雖然也可以很投入一件事情，但常是東搞搞、西玩玩地從沒有真正完成過什麼；學習中文，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全程投入戰戰兢兢做到的事情。Rob 這種一定要學到會、學到底的專注勁，就此訂定下來。

電腦也是，在德州的時候，Rob 不過會英文打字而已，現在他卻靠玩電腦吃飯，維持他和他的 Stick 在臺灣的生活。而 Stick 呢，則根本是來了臺灣以後才見識到長的是個什麼樣子。

仍是出於偶然。有一個叫 George 的傢伙，接受一只五年的約聘來臺幫忙辦報紙，不料人才剛到，股東就紛紛退股，報紙沒了，工作也就沒了；恰巧因為朋友的朋友有認識，Rob 就建議 George 不妨來他工作的翻譯公司上班。就這樣，兩人因工作而熟識。然後，Rob 發現原來 George 擁有那把他只知其名，不知其實的樂器——Stick。有聽 King Crimson 的人或許曾在專輯 Discipline 的內頁見到以下字樣：「Tony Levin on bass, stick」而發出「Tony Levin 是

當前搖滾樂界的頂尖貝斯手這個我知道，但是 stick 又是什麼鬼樂器？」的疑問。這也正是 Rob 之前對 Stick 的僅有印象。

本來 Rob 想買一把貝斯，繼續他在高中時期的興趣，但 George 極力遊說他買 Stick，說 Stick 既可以代替貝斯，又有另一隻手可以做更多的事情。Ro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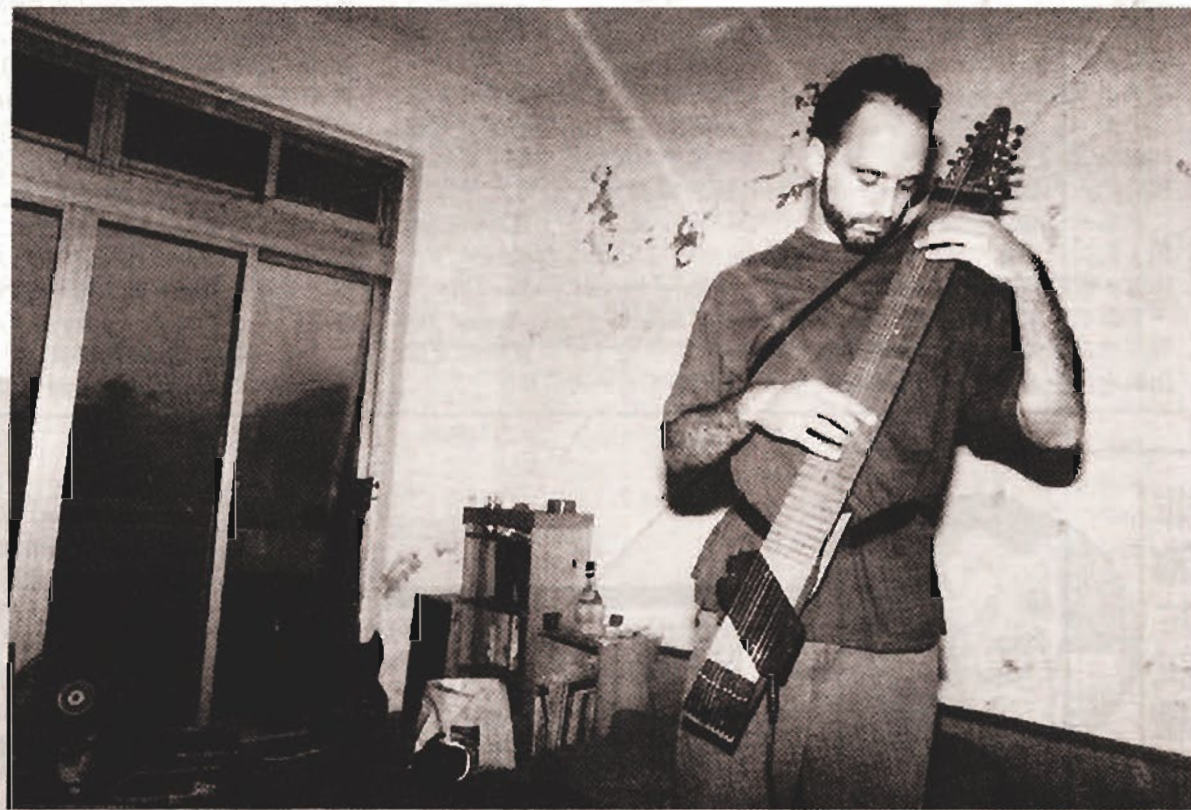
水深火熱之中。

Rob 於幾個月前搬進花園新城的一座霧中閣樓，屋瓦頹然，草樹蔓生，和室友一起養的幾隻貓狗各有各的心事。Rob 的房間簡陋之極，除了排列整齊的榻榻米，只有兩個音箱、四個裝 CD 和書的木箱、一堆衣服、一堆形似棉被之物。「搬家時只要把箱子

Rob 有些擔心。接下來即是紮紮實實的練習與探索。

「.....隨著些許音樂上障礙的倒塌，我正處於一個快速發展的（短）時期，一處需要更費時、艱辛的努力的高原。搞不清楚為什麼平地行走竟比向上攀登還要難。正是這竭盡心力練習卻一天又過一天完全不見進步的時光，讓你整裝待發，準備攀升下一個峰頭。」

（一封寫給友人的電子郵件。）



▲房間的明明暗暗，Rob 內心的明明暗暗。

想了很久無法決定，因為他覺得 Stick 好像太難了。

有一天，Rob 和 George 在公司的小廚房抽菸聊天，Rob 突然對 George 說：「我決定了，我要買 Stick。」George 一聽，說：「好呀，現在就打電話！」當場兩人就借了公司的電話打去美國訂下一把 Stick。一週過後，東西就到手了。訂貨清單如下：

Stick —— \$ 1155
Stick 箱 —— \$ 150
學習手冊 —— \$ 15
導線 —— \$ 21
運費 —— \$ 145
總價 1486 美元。
從此，Rob 陷入與 Stick 甜蜜的

提起來裝到車上就成了。」Rob 說。他的寶貝琴則鄭重之地擺在不論乘飛機、坐船都不虞毀損的專屬箱子中，收在衣櫃裡——好生生架在兩把小凳子上。「我想，發生大地震的話，我人都死了，它應該還是好好地毫髮未損吧。」Rob 笑說。

通常每天會練上兩個小時，或更久。早上起來，先發一會兒呆、東摸西摸一陣，把 Stick 拿出來做幾個練習暖暖身。有時會清掃一下房間，據 Rob 說，前幾天他才剛把一堆啤酒罐的「收藏」掃出去。Rob 練琴時喜歡喝些啤酒，因為比較放鬆，比較可以進入情況。「不過這有點危險，很容易就會越喝越多的。」

Rob 覺得自己學起琴來超慢，毫無天份可言，比起玩電腦的得心應手實有天壤之別。整個的學琴過程充滿了挫折感，有時不禁怨嘆當時買的若是貝斯就好了，自己在 Stick 上頭所花的心力若花在貝斯上，早就可以組團作現場了；但這樣結實的挑戰，無異是火上澆油，反而使人更專注，更加深深的埋進 Stick 的魅力裡。

「因為構造的特殊，Stick 非常非常的敏感，用來玩搖滾也可以，但有些可惜；它能發出極精微的聲音，是你在搖滾樂裡頭從來沒聽過的聲音。」說起 Stick 的好，Rob 簡直沒完沒了。

（文接第九版）

(上文接第八版)

「它是一件很漂亮的樂器，由一整塊木頭細細雕成，材質有蠻多種，我的是橡木做的，也可以用紫檀來做。它代表絕對的高科技，百分之百的電子，但又是非常傳統的，聲音不會像那些合成樂器；是科技與傳統的完美結合。」

「它非常的聰明，」Rob 繼續讚嘆，「因為絃線的改良排列，它移動時不像吉他需要換好幾套指法；只要學會一套指法，就可以走遍全琴。拿鋼琴來說，如果不是因為有黑鍵，鋼琴其實也只需要一套指法——黑鍵全換成白鍵；但這麼一來，一台鋼琴就得有一個房間那麼大了！」

「事實上，玩鍵盤的人學 Stick 學得更快，因為 Stick 基本的技巧是「按」，有點像在撥吉他的點絃特技，不使用 pick，至於吉他右手的刷絃法，反而變成偶爾點綴的聲效。可以說是吉他、貝斯甚至鍵盤的整合。若以樂團的角度來看，它比較像貝斯。貝斯好，整個團的音樂就會好，但少有人知道那是貝斯的功勞；貝斯一爛，大家卻又馬上知道，指著貝斯手罵。這一點倒蠻像電腦的系統工程師的。」

「Stick 同樣左右手並用，但又與鋼琴不同：鋼琴雖然以雙手操縱琴鍵，但其實是裡面的木頭在敲擊琴弦。彈 Stick，直接雙手置於絃上，直接以手指感覺音樂。」

雙手並用，卻也正是彈 Stick 的難處。

老是只能左手練左手、右手練右手，是 Rob 初學 Stick 的最大困擾，兩隻手總練不在一塊兒。

「一天夜裡，像是被魔法陣住似的，一襲音樂突如其來。雙手飛舞著離開了身體，離開了一切，擁有了自己的生命。我無從干涉，無法思考，連輕輕地瞧上一眼也不可能，否則就會將那條連接有與無之間易碎的細線斷開。我只好注視著空氣。」

「再也回想不起我彈了些什麼；我並不是在彈奏，我在傾聽，隨著指間流淌出來的聲音顫動。」

「就像大夢初醒，才發覺自己站在一個從未企及的高峰上。」

Rob 稱之為「謬斯的首次」（也是最後一次）造訪。那天是十月八日，Rob 的生日。

隔天，Rob 寫了封電子郵件給 George，盼知連續或頻繁的高峰是否可能。George 覺得可能，但他自己也做不到。

「應該有可能，但要付出極大的代價。」Rob 覺得，「我想這就是為什麼許多音樂家執迷於音樂的原因；那些偉大的音樂家，譬如 John Coltrane、Jimi Hendrix、Charlie Parker。他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呀。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音樂



▲ Stick 直想往門外飛去，投進霧裡。

家會有嗜樂的習慣，藥物讓人更容易「放手」。」

對 Stick 狂熱越來越強的同時，一直存在著的 Stick 與電腦之間微妙的對比、衝突就越明顯。彼此的思維一旦由於過於專心，就會互相干擾；上班構思程式時一股樂音直在腦中徘徊不去，或正在練習 Stick 的當頭，電腦程式卻猶在眼前懸而未決，都不是好玩的。一個是生平遇過最簡單的事，一個是生平所逢最棘手的事。「它們唯一的相同之處是：我都一頭鑽進去了。」Rob 一臉無奈。目前 Rob 對於電腦有點煩，電腦終究還是變成了只是工作而已。「在工作上已經差不多都做完了，好比一個雕刻，基本的構思、輪廓皆已完成，就剩下細部的活兒還要一刀一刀地刻完。」

電腦若作為一樣溝通的裝備，對 Rob 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國際網路。美國的《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報曾網路訪問 Rob 關於臺灣國際網路發展的現狀——Rob 是臺灣最早兩位擁有個人帳號的人之一——文刊今年三月八日。

儘管工作的煩累往往使 Stick 的練習不能順利進行，Rob 對於有關 Stick 的資訊的渴求，卻非靠國際網路不可。網路可以告訴你到底有哪

些人在玩 Stick 這個希罕的樂器，可以去哪買到 Stick 的作品。

Rob 手上資料一堆，雖然很好奇，但暫時還不想去聽別人玩得怎麼樣。「想要自己去探險、自己去發明。還有空間容人自作發明，實在是一項學 Stick 的好運氣；不像吉他，能玩的幾乎都玩完了，哪還輪得到你呢。當然也有不想被影響的意思（Stick 之父 Emmett Chapman、Tony Levin 是例外，他們高出我太多，根本

不會有影響的問題）；等到哪一天我找到了自己的風格，我才會開始大量聽別人的東西。到時候一定會很好玩的，可能原本以為自己獨家發明的東西，一聽之下竟然別人早就做過了，那時情將何以堪！」

在霧氣依然瀰漫、小雨不歇的午後，Rob 端坐榻榻米上，右手在身前畫了一道弧，「我與世界之間似乎總有這麼一道牆。」

「在美國的時候，常有人覺得我很怪；我知道自己怪，但還是會因為別人都說我怪而覺得難過。來到臺灣，我是個外國人，外國人是奇怪的；所以在這裡，我反而合宜，因為我本來就應該是奇怪的。」

「我的凡事專注，像學中文、像玩 Stick，那樣的一頭栽進去，可以說都是一種逃避。常常對外面的世界煩透了，想要逃避，逃到裡面的另一個世界去。逃進去之後，沉湎其中，發現新的東西、探索心裡內在的真實，竟又無可避免地投射於外，再度返回外面的現實世界。」

「我想打破那一道牆，讓音樂從我的裡面走出來。」

臺灣地下音樂場景

Rob 待在臺灣也有五年了，從最早的「人狗螞蟥」、到最近的 B-side 都常去。來自德州，地下音樂淵源久遠的地方。他的摯友 George 還在臺灣的時候，組過名團 Jazz Cowboys，是「水晶」唱片公司的製作人之一。老哥的主題就是由他製作。Rob 的 CD 收藏裡，一堆陳明章、林強、陳昇的東西。以下即 Rob 的所思我見：

「臺灣的地下音樂比較帶著意識，像是試著去做。美國的地下音樂，比較自然，像是在做自己從小到大成長的過程。」

「很高興看到今日臺灣地下音樂日漸蓬勃的景象。可惜的是，有太多借自國外的東西。通常，所謂的地下音樂，都是以反抗前一代、拒絕跟別人相同為特色。臺灣的地下音樂，則一心想跟別人一樣。」

「墾丁春天的吶喊，呈現出的景象，好像是 Kurt Cobain 的追悼會。但無論如何，所有的這些，在五年前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藝嘉是很棒的團，她們一定常常練團；每次聽她們，雖然僅隔兩個禮拜，卻仍然有辦法做到明顯的進步，實在很驚人。」

「其他的團，像是 Dribdas 也很棒，他們的那種爆發與原創，正是臺灣的地下樂團所缺少的。」



下期預告：

1970 年，Stick 的爸爸 Emmett Chapman 帶著第一把原形 Stick 正式亮相

1995 年，Stick 的徒弟 Rob 帶著他的 Stick 編號 799 在破週報紙上亮相

由於限於篇幅，以及記者音樂專業素養之不足，將於下週、請教專家之後，為你大膽披露 Stick 的各項內幕，包括如何訂購、Stick 函授解剖學，等等。

至於下週的「噴漆地下道」主角，則是以多媒體表演聞名臺北、臺北縣的 Endoxan，三位古古怪怪的法國人。

► Emmett Chapman 自己發明樂器，自己開樂器公司。



燒過的畫

胡碩珍的彩瓷

文 / 謝雅拉
圖片提供 /
愛力根畫廊

◀ 乳汁的聲音
作者胡碩珍

不附著於華麗的流派，年輕的胡碩珍從所處生活的內在脈動、與構成此脈動的諸物質元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作自主性的思考和對話；不需要依附於特定偉大的流派和觀念，或搖擺於傳統和現代、具象與抽象、中學或西化之間，她的心思和眼光，都落在真實土地上的生活參與和內在意識下對美學或社會學的投射、批判。

所以，陳朝興說：「從作品中可以看出胡碩珍的美術養成，主要來自南台灣的空間情狀及人文情境……然而這些作品並非所謂的鄉土主義，而是真實地落在土地和生活經驗的本土意識，極易喚醒觀賞的共同記憶和人文省思，它所感染的是一種台灣藝術本土意識的成熟和自主性的自信。」其實，她對空間性格的精細掌握和對肢體語言的細膩剖析，樣樣突顯她對構圖、張力、量感的思考。

在瓷器這般東方的器物上作畫，釉色晶瑩與油畫、水彩自是不同的意趣，但胡碩珍自然延伸了馬諦斯的構圖、塞尚的光影在線條上作用的魅力。從九一年的彩瓷作品「舞」、「飛天」開始，胡碩珍掌握了肢體群性之間的張力和構圖結構；到了九三年，她改用「以刀刮線」作筆觸，重現了素描上的筆觸精義，完成了「眾樂園」、「素描教室」、「姿」系列；今年穿過胡碩珍的彩瓷藝術圖象，我們看到了物象客體和內在風景之間的對話，這種對話，不只存在於藝術作者和物象客體之間，也存在於作者和觀賞者之間，它在世界諸法相之間，提供無窮盡的對話空間和可能性。

透過女性對器皿與色彩的特殊感覺，胡碩珍用西方法的訓練在東方器物上，展現道地本土的內在風景，使原本屬於西藝層次的陶瓷傳統，能在現代生活中添染溫雅的人文色彩。

China 這個遙遠又熟悉的名詞，若還原到泥土與水的交融、與火的相遇，你不難記起歷史上王侯貴族或佛教祭祀時，器形工整、飽滿而華麗的紫色青瓷、象嵌青瓷；除此之外，還有庶民厚實、簡約、素樸的日用陶瓷器品。

在器物的實用性質之外，陶瓷表面的彩飾表現，早在七千年前的彩陶罐上，就以流轉延伸的線、彩繪的圓點、曲形的擴張色塊去連結無限豐富的圖騰意象。

隨著八十年代陶藝的勃興，台灣的彩瓷繪作也漸漸吸引了許多藝術創作者的目光，使瓷盤超越了碗盤花瓶等實用的器限。這其中又以位於土城山上，詩人兼陶藝工作者雙谷所開設的瓷揚窯廠，最得彩瓷繪作者的青睞。

在瓷揚窯廠見到永遠處於工作狀態中的胡碩珍，她話不多，閃著慧黠的眸子，盯著鄭善禧提著柔性的中國毛筆在素瓷胚上揮灑老道的線色。原來是為了四日開始在愛力根畫廊的展覽做準備。

近年來大量繪作瓷器的胡碩珍，從一九八九到一九九十年連續兩度蟬連奇美藝術人才培訓美術組培訓獎後，她寫生、畫油畫、水彩、速寫、玩陶與彩瓷，不疾不徐的在個人的創作天地中反芻

陶瓷藝術 與民間力量的興起

文 / 王漾

你注意到了嗎？市面上大大小小的各種陶藝教室。有安親班裡小鬼胡亂塑個鱷魚、大便的；有長髮飄逸的女孩想塑出一場第六感生死戀的；連畫廊、美術館裡也愈來愈多新陶塑、新瓷畫的展覽。

你注意到了嗎？這股新風氣約是在八十年左右興起的。

翻翻《藝術家》雜誌吧！厚厚一本《藝術家》，除了前面大量的畫廊廣告，後面大量應和廣告而生的吹捧文章；自八十年起，她總會劈出四、五十頁的版面來介紹陶瓷的發展。

為什麼這項在傳統正統美術創作結構中找不到位置的藝術，會在八十年代起勃興呢？這項藝術創作形式的興起又代表著什麼樣的意涵呢？

根據許多鑽研台灣美術史的人的看法（例如：倪再沁、王福東、謝里法），八十年代可說是台灣美術邁入市場時期的重要斷代依據。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在八十年代造成了新高階級的興起，民間游資漸漸投入藝術市場；而陶、瓷這種牽涉較大物質條件的藝術創作形式，勢必得在旺盛經濟力量的背景下才可能出現。另一方面，相對於陶、瓷過去始終被歸類為「民藝」、「匠藝」的傳統技藝；現代陶、瓷的發展已躍入重要的文化創作形式。這種藝術評價的改變，正是官業獨大局面不再，民間力量興起的結果。



藝術有價

淺談台灣美術經濟史 整理 / 黃璧溪

爲了迎接這次的「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中華民國繪畫欣賞協會特別針對藝術愛好者，舉辦一系列的藝術研討活動。不同於以往的是，在藝術純粹形而上的畫理、畫派探討之外，主辦單位也針對當前台灣藝術生態提出整體性的觀察報告。

作家楊照於十月底的研習活動中，以藝術社會經濟學的角度，嘗試開拓「台灣美術經濟史」的論述空間。下文是該場座談的摘要整理。

楊照首先指出，整個中國或西洋藝術思想始終在藝術創作到底是「爲藝術而藝術」，還是「爲人生而藝術」爭執不休。事實上，許多藝術創作都源自於——爲了賣錢而藝術。這種爲顧客服務的畫，在過去講究「藝術的純粹性」的時代氛圍下，一直不被重視，甚至被認爲是根本就不入流的。

但美術創作有其實際的限制。第一個面臨的問題在於：一個專事繪畫的人該如何生存下去？第二個問題則是：一幅畫要如何才能成爲美術史上值得被討論的作品？講得更坦白一點，任何一幅作品必需要透過展覽或其他能夠傳播的工具，它才能進入公共領域裡，成爲大家能夠看見的作品；也才有被討論的空間。這兩個問題正是藝術社會經濟學所要探討的課題。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它的重要性在於：一個畫家跟他的生活物質條件的關係，必會影響到這個畫家的美學標準，以及他的畫所要表達的意識形態。而第二個課題就更複雜了，因爲這包含了需討論：畫的展覽跟畫的消費，這許多多力量如何彼此折衝、彼此消長？以台灣美術史來看，第一個重要的力量就是畫家、創作者本身；第二個是展覽會場（從早期的博物館、美術館到畫廊，其實各代表不同的經濟意義）；再下來牽涉到評價作品好壞、詮釋作品意義的藝評家。而藝評家又不可能單獨存在，他其實依賴著讓他刊登藝評的媒體，這其中在台灣最重要的就是《雄獅美術》與《藝術家》兩本雜誌。除此之外，力量最大的就是影響美術品味固定化力量的出版社；例如《藝術家》所出版的《台灣美術家全集》就具有將特定人物典範化的權威力量。

在這些藝術家、收藏家、出版業者、藝評家、文化媒體相互角力的場域中，我們如果將之對應台灣戰後政治經濟的主軸，美術創作的物質性特色將日益明顯。戰後的台灣美術發展，就經濟觀點，約可分爲「前市場時代」到「市場時代」。在一九四九年終戰後國民黨來台，

西畫與官展結合，整個美術教育體制成爲極端封閉的再生產體制。一直到五、六〇年代，由於蕭勤、劉國松等具官宦子弟身分者，透過特殊管道取得其他展場，整個以東方、五月爲首的現代畫派才得以崛起。而在東洋畫（膠彩畫）方面，也因戰後省展由大陸來台的兩派潑墨人士掌控，進而爆發了對「正統國畫」定義的爭議。這其中從黃君璧的身分，我們可以發現：他既是一名藝術家、同時又是師大美術系系主任、又是蔣宋美齡的國畫老師、也長期擔任省展國畫部的評審。他的多重身分，說明了當時藝術創作者與國家教育體系、政治力量、評審勢力相結合的「前市場時代」現象。這種與官方保持密切合作，畫作成爲政治上強烈應酬性質的酬庸品的景況，一直持續到一九八〇年左右。

到了七九年《藝術家》雜誌四月號的畫廊專輯，介紹、討論了超過二十家的在地畫廊；八〇年「春之藝廊」、「今天畫廊」更不約而同地舉辦了介紹台灣新繪畫的專題性展覽。這種畫廊勃興、新藝術創作風氣的風湧，對應著台灣整體經濟 Gini 指數的大幅攀升——也就是說，由於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官業獨大的情況不再，新富階級的出現，拉大了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由經濟成長所帶動的藝術市場，無可避免地陷入商業品味的制約，諸如楊三郎等老一輩台籍畫家那種恬靜的「泛印象派」寫實風格，自然成爲市場主流。在這股市場主流之外，另一批沿續五月、東方

的西方前衛繪畫精神，則以美術館的推動，及《雄獅美術》大力推介諸如極限藝術等的發展。

由於台灣經濟決策當局的保守策略，台灣外匯存底持續性的大幅累積，反在八六年造成台幣發行攀升了百分之五十，到了八八年更高達百分之一百五十，差點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幸而（或不幸？）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很快吸納了這股漲勢，才促使整體物價不致大幅上揚。台灣經濟的鎖國結構，在八七年左右將畫市帶入了「市場時期」，在預期飆漲的心態下，本土老畫家的畫價狂飆直上，畫作成了短期投資獲利的工具。這種繪畫市場的鎖國性格，也反應在新生代畫家的創作風氣上，例如目前新生代畫家中市場價格最高的是黃銘昌，爲什麼是他？因爲他畫作中明顯的稻禾景象、本土風情是只有台灣人能深刻體會與辨視的創作符碼。一如《藝術家》雜誌與畫廊合作炒作的本土老畫家一樣，這種強調「本土」的鎖國市場性格，使得強調國際性的「蘇富比」等藝術拍賣公司，根本難以用傳統的市場運作邏輯在台灣立足。

那麼，未來的圖像消費又會往哪個方向發展呢？楊照預測：隨著房地產股價的跌落，本土老畫家的畫「有行無市」的情形恐怕還會持續一陣子；而強調本土的市場性格與開拓前衛實驗的邊緣創作，也正一步步鞏固此一美術界的新二元結構。

誰說藝術無價？！你瞧，可貴的呢！



▲《雄獅美術》和美術館是畫壇第二次西潮，推動西方前衛藝術的代表圖 / 丘德真翻拍



▲《藝術家》雜誌和畫廊的展覽具有固定大眾美術品味的力量圖 / 丘德真翻拍



▲楊照以藝術社會經濟學的角度嘗試開拓台灣美術經濟史的論述空間。攝影 / 丘德真

視覺寶果

單打雙不打

成了

金馬犧牲打

文／螢火蟲映像體 董振良



▲圖片提供／董振良

金馬獎歷經三十二年的歷史，此屆重新改組換新人，貴會有心革除積弊，開拓氣象，以一新國人耳目，實令人感佩；然今年金馬獎的初審活動，卻依然傳出大弊，使整個金馬獎，奠定在一個不公平的競賽基礎上！這次最大弊端即來自：評審們未親自看片，卻擁有選舉影片的投票權，就好像考卷尚未批閱，就能評出成績，試問，這樣選出的入圍影片，究竟評審基礎何在？

今年參賽的劇情片普遍在中上水準以上，且許多都已獲國外影展邀請參賽受到肯定，故初審程序固然荒謬，但網羅之入圍影片，仍得以保持在水準之列，而尚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但在紀錄片類方面，同樣因評審不公所引起的遺憾，卻沒有引起社會注意；像登記簽到看紀錄片的20位評審中，親自看完兩部參賽片的人，卻不及一半，其他則由代理人代看。這種情況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說此次初審皆由貴會執行委員義務擔任評審，勞苦功高，但為了「金馬獎」基本的公平性與公信力，執委會是否更該以身作則，而不應蔑視此職，視看片為形式？否則，認真參賽者將情何以堪？

本工作室有一部16mm紀錄片《單打雙不打》參賽，這是去年集台金門上上下下人力物力，由金門人自資、自導、自演，以百姓觀點講述金門歷史的獨立製片；此片日前方受邀參加完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及加拿大溫哥華影展，近日亦將參加夏威夷及澳洲國際影展等；但金門鄉親們最希望的，還是能獲得國內金馬獎的肯定，不料此屆金馬獎卻帶著初審缺失，令金馬鄉親甚為遺憾。

金馬獎的初審失尚未落幕，隨即發現新聞局的電影政策如此怪哉？我們相信政策立意之初皆為良善

編按：今年金馬獎主辦單位抱持對喜事的心情在搞，結果卻搞出了一大堆爭議，到底媒體在爭議什麼？

往年的評審制度一直為人詬病，今年來了個全盤大變革，結果一開始就冒出個「代看制」。這有看片、沒看片、找人看片的執委會也還是投了票，弄出了「金馬獎入圍名單」，這問題在哪？金馬獎怎麼交代？之後的第二階段評審還有什麼表演光輝的問題呢？

入圍名單一出爐，未入圍紀錄片獎的金門百姓電影《單打雙不打》導演董振良便到處抗議整個評審不公，到底金馬獎要如何處理這件申訴案？其他的電影界人士又是如何看待這樣的事件？

今年的評審制度基本上仿照奧斯卡的評審方式，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由金馬獎四十三位執行委員擔任初審，決定入圍名單。這四十三位執委中，計有媒體代表七位、大學影視傳播科系主任九位、其他專家學者四位，及二十三位的電影團體代表，相較

於往年，人數增加了一倍，而且業界代表的比重大幅增加，這樣的情況真的更客觀？或是更正？

而第二階段則由金馬獎邀請十一至十三位多數為非電影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然後依不同獎項和不同的電影團體搭配，選出得獎名單。但台灣的電影從業人員並非全部都加入相關電影團體，如演員工會或導演協會，自然形成其公信力不具代表性的問題。

再細究金馬獎的報名辦法可以發現，我們的金馬獎就如同政府對於電影的態度一般，是一種錦上添花式的鼓勵，即使在今日台灣電影如此不景氣的情況下，其對於提攜國內電影環境或是電影製作水平並沒有多大幫助。政府一向心態如此，口口聲聲要振興台灣電影，卻只是接受片商百般要求，而完全不重視電影人才培養和鼓勵，無怪乎即使拍出幾乎完全沒有公開商業放映管道的紀錄片及動畫片，要參加金馬獎仍要申請所謂的「破例放映」。荒謬的事情原來還有一大堆！

也甚願支持國片政策，但新聞局的監督不周、電影法令的執行偏頗，都令有心在國片上努力創作的電影工作者，備感困惑失望。

1、「電影」究竟是傳播媒體？是商業活動？還是文化創作？新聞局從過去將電影視為政策工具、宣傳工具，如今應在電影政策上扮演什麼地位？

2、現行的電影政策中，所有的電影輔導、獎勵、規範等法令，都是以「電影事業」為對象，

凡電影作者以獨立製片的身分，所創作的電影，皆不能上戲院、不能參加「金馬獎」、不具角逐輔導金之資格。這種標準有否修改之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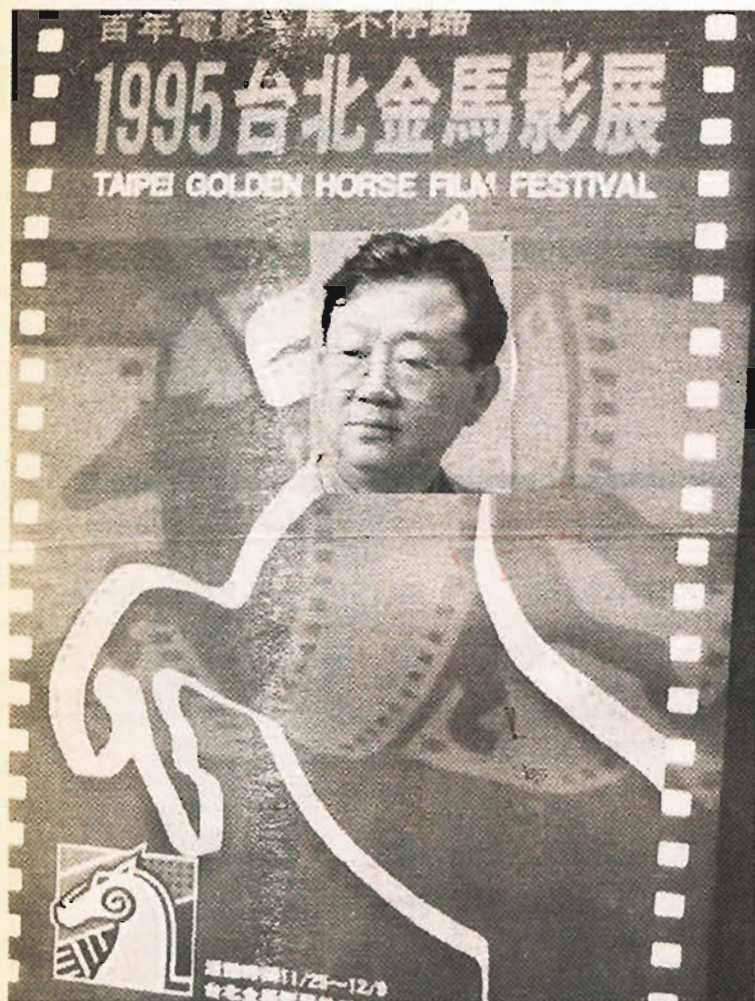
3、縱觀國內大多的獨立製片，通常以文化創作為其精神，而事實上，台灣電影之享譽國際，也是因其文化創作的成就，而非商業票房。然獨立製片的地位，既不被認同、也得不到獎援，這會不會是眼睜睜看著這股旺盛的創造力，被環境一點一點消磨光？

4、對獨立製片來說，經費的拮据常使得創作者必須選擇16mm影片或錄像等素材來製作它們的影片，就影像的創作角度上看，什麼素材並不重要，但錄像作品在國際影展獲獎，卻未能獲得「圖片參加國際影展獎勵要點」的獎勵；此外，在國內「金馬獎」的劇情片競賽中，也不接受16mm的影片，換言之，獨立製片能得到面世與肯定的空間就更有限了。

5、除了政策面的修正外，執行面是否切實公平，也是另一常遭質疑的問題。最近「金馬獎」的初審不公，除了評審託他人代看片卻自己投票的制度不公外，16mm紀錄片類因遭漠視，以至表決程序未完，便被定案，亦是原因之一。此項目是獨立製片最可能參與的競賽類，但因缺乏重視以致弊端更多。

6、近年國片在國外影展屢露鋒芒，依據「圖片參加國際影展獎勵要點」，新聞局核發的電影獎勵金逐年增加，故今年中已傳出將把獎金減半。然隨後不久即因連戰院長接見獲獎者，面談知電影創作之辛而將前議廢除。然16mm紀錄片所得之待遇則不然，雖然獨立製片更困難，但新聞局官員卻可以以「經費有限」及「紀錄片一向不視為競賽類」等理由，自行壓低獎勵金之核發。

今日將所經歷者直言提出，只希望台灣享譽國際的電影文化，在國內也能得到當局的認真對待，起碼頻見的各種謬失，在後能逐漸減少。獨立製片長期受到漠視、缺乏地位、缺乏認可、缺乏獎勵環境、缺乏生存管道，希望能藉此公開，為獨立電影的創作活力找出一線生機。



圖為今年台北金馬影展的海報

最公正的金馬獎評審制度

採訪整理 / 萬蓓琳



《好男好女》劇照 圖／新鋒影業提供

井迎瑞
(電影資料館館長、自行看完所有的執委之一)：

因為我本身是執委之一，不便發表什麼意見。不過在評審的過程中，大家只是投票而已，沒有對片子做任何討論。當初金馬獎秘書處訂定這樣的遊戲規則，也經過執委會通過，但都沒有想到這麼多，因此入圍名單直接經由投票產生，少數服從多數，雖然我個人相當支持董振良的片子。

其實在這過程中，一些執委也多少受到傷害，執行委員除了本

身自己的工作之外，還擔任金馬獎內部的行政事務，相當的忙碌，但遊戲規則就是希望利用執委本身的社會聲望作出公正的評斷，又要兼顧到執委的時間，才有這樣委託看片的變通方式。我個人是很贊成金馬獎做一些改革，不過執行時難免會有一些疏漏之處，任何方法都值得試一試，有不好的地方再改善就可以了。

黃明川 (獨立製片工作者)：

金馬獎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因為它是在台灣這樣的電影環境中發展出來的，雖然一直掙扎想要成為國際影展。要成為國際級的影展，是要放一些商業院線不願放映，但值得鼓勵的影片。而金馬獎的宗旨是在鼓勵「華語電影」，也就是港台影片，因此它曾經申請加入國際影展協會的成員，卻被人家笑。

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金馬獎本質上已經走向瓶頸。老實說，我認為它再怎麼弄都弄不好的，因為其主事者一直都是業界的人，業界一心只想賺錢，只有由非業界的人來做才辦得好。上述的申請事件顯示其也想走向國際，但其行為本身卻和三十年前沒有什麼差別。它只是從由國民黨操控，轉為由國民黨操控的業界的人來掌握，基本上沒有多大的改變，亦無法把眼光放諸國際。如果要成為國際性的，評審就要請國際的專業評審，但這些都辦不

到，所以董振良的片子就要被消滅。因為他這種片子只能放給全世界的人一起看，而台灣業界的人只看好萊塢或港片，根本看都不會想看董的片子。

台灣電影業界是跟國民黨一起成長的，不時受國民黨保護，也要倚國民黨順其意而改變，最近他們要求更多的西片拷貝，政府當局也答應。業界從國片賺錢，到靠港片賺錢，現在是靠西片賺錢，他們一直在體制中要倚國民黨讓他們賺錢，讓他們長大，繼續賺錢。現在讓他們來主持金馬獎，還是繼續倚靠國民黨，這還有什麼好談的呢？所以搞獨立製片的人怎麼活下去？除非金馬獎瓦解，或是全部把業界的人丟到一邊去。我深深覺得只有不一樣的人才能作不一樣的事。當然這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一下子達到的，但我們還是可以試試看，陳水扁不是說要搞一個台北國際電影節，其實不妨可以試試看。



《少女小漁》劇照 圖／中影提供

陳清河：影評人協會會員

我因為在影評人協會，所以本來有幫忙看片，但後來實在是沒有時間，就沒有繼續看片。我覺得能擔任評審基本上是一件好事，但是今年作這樣大的改變，不知適不適合？台灣畸形的電影環境，加上電影圈這麼小，人與人的距離相當近，而且大家不習慣用理性的方式處理事情等等，都會影響到一個新制度的執行。因此改革的動機雖然很好，但是在這樣的電影工業體制中，未考慮到執行後的種種問題，總是一個遺憾。

國內的電影工業，從創意、製作、發行到映演，比電視工業還要壟斷，映演掌握發行的管道，映演也掐住創意的脖子，而製作的人多半是打工性質，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私心的情形下，要如何來評審各種不同的影片？以前金馬獎的評審制度雖然亦有爭議，但總是專業評審，今年則淡化成

為大拜拜，這樣真的會客觀嗎？當然也說不定。不過只有客觀而沒有專業，對作者而言很不公平。無專業主導、兼顧各方加以討好，再加上多數評審本身不夠投入，可能是這次評審制度最令人爭議之處。我個人認為評審應該具有專業能力、具權威及公信力，而且沒有私心或立場。

台灣其實有人能夠拍一些藝術的片子，也有一些表達想法的東西，但是商業掛帥的前提下，拍片到底是為了參展？還是賺錢？電視公司還會每年花錢、花心思拍些為了得獎的節目，而電影呢？台灣很多人很喜歡電影，但是後天欲振乏力。這次執委中連黑道勢力都進來，雖然不見得不好，但這樣帶領的心態總是……。

不過換個角度來看，今年第一次由民間來辦，當然是困難重重很難做。萬事起頭難，但當然希望以後愈來愈好。

影像輪盤



▲今年入圍的動畫片《復人類》 圖片提供/石昌杰

李泳泉（世新傳播學院教授）：

今年金馬獎的評審制度跟往年不太一樣，為了要涵蓋各個層面，卻造成很多對電影沒有整體認識的人進來，或是對很多事情非常保守，也因此會在評審過程中看到很多可笑的狀況。像這樣為了要平衡，為了要讓各行各業都參一腳，結果很多基本的精神卻喪失了。

片商一向態度，是希望得獎有助於賣座，不見得希望金馬獎能提昇國內的電影水平，因此他們希望把金馬獎比照奧斯卡那樣辦，看台灣電影是否也能像好萊塢那樣的發展，這樣的想法其實很不合理。一方面台灣的電影環境如此不景氣，但卻想用電影工業蓬勃發展，而電影整體水平也不錯的好萊塢作法，很不搭調！另一方面，獎項的設置與商業應該區隔開來，而用於鼓勵一些較有藝術價值的影片，讓更多的觀眾能接受藝術水平較高的電影，使電影成為文化的一種表現方式，才是較有意義的作法。

如果要與商業結合，或是連輔導金都輔導一些較賣座，但藝術水平其次的片子，這就很奇怪了。若以商業考量為主，這就是商品，當然我不否定商品中也有些反映文化的東西。電影工業不景氣就要來扶植電影商業，這樣的態度就很有問題。商品本來就該用商業規則，當然若是除了商業之外還能對電影文化作一些提昇，這樣才是值得鼓勵的。因此我對金馬獎歷年來的一些狀況本就不以為然，當然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讓大家都滿意的影展，所有比賽都是很荒謬的，把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比較。世界上各大影展都有其風格，但在台灣這樣電影不景氣的地方，每年電影界最轟動的，是不是電影本身，而是影展或是頒獎典禮，基本上是件很荒謬的事。

今年紀錄片有兩部參選。我個人認為評審應該都看，這樣好東西才不會錯過，而且只要一入圍，就有獎金，對於拍不具商業價值的紀錄片工作者而言，二十萬是相當有幫助的，也許再申請其他的錢湊一湊，還有機會再拍下一部。當然每個人對片子都有主觀的想法，因此我覺得應該先假投票，然後再討論，也許評審會有時會盲點，經過討論

之後，或許會有新的體認。經過討論之後，甚至有獎項重疊都不是壞事，至少是表示片子水平都不夠。但《單打雙不打》卻不是這樣，不只是好不好看，而是很多評審都沒有看過，就讓另外一部片子入圍，這就很有問題。

至於代看制度亦是荒謬的。任何兩個人的意見都不會一樣，一個人看過之後，不管怎麼樣都無法用語言把影像的東西傳達給聽者，這一定會有十萬八千里的差距，即使是品味非常接近的兩個人也一樣，何況代看的人有五個、十個的，這樣如何能瞭解整體的狀況，因此我覺得代看的制度，已經把評審的工作弄得太沒有尊嚴了。

而第二階段評審中，電影技術團體的評分比例佔了相當高，我覺得這樣也有一些問題。以攝影而言，相信多數的攝影師都能對電影的整體做觀照，而且電影也是眾人合作的產物，但是過分重視電影中單一技術層面，似乎有把電影拆開來看的感觉。最好的攝影應該是能襯托出電影中每個元素的好，若是一部電影的攝影厲害的不得了，但內容相當貧乏怎麼辦？因此這樣制度會有些偏頗。而且這其中還有在台灣非常嚴重的問題，「人」的問題。同業之間，若是某人人緣較好，是不是較有可能得獎？而且電影圈這麼小，一定會有球員兼裁判的問題。

《單打雙不打》這部片本身，到底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其實一直有一些爭議的。就拍攝的水平而言，是有很多瑕疵，很多地方是收斂、含蓄的，有些地方卻又很煽情，而且煽情的方式並沒有處理得很完美。另外他在劇情和記錄的部份互相串連的關係並不是處理的恰到好處，但在台灣同類型的影片中還算是一種突破。我個人認為，應該鼓勵各種類型影片的開創，雖然鼓勵並不等於肯定他是一部好片，但它的確有一些意義在：是金門的第一部片子……等。當然，多數人對它是肯定多於否定，但嚴格而言，

卻也少了真正能探討其結構、內容等片子本身問題的空間。

但重點不是這部片子好壞的問題，而是評審過程真的有问题。若是經由討論而仍無法入圍，我們也無話可說。其實歷年來各種影

展的遺珠之憾不勝計數，很多當年很特別片子都無法得獎但卻在電影史上留名，而得獎的片子也許不久就被遺忘。但不管評審的認定如何，至少每個片子都有公平競爭的權利。

張昌彥（影評人、退出評審的執委）：

我因為無法同意這樣的遊戲規則，所以一開始就退出第一階段的初審。評審委員無法從頭看到尾竟然可以請別人代看，但票還是由評審委員投。每一個人的標準怎麼會一樣呢？若是從頭到尾都找同一個人代看也就算了，但遊戲規則中還允許找很多人代看，這個標準要怎麼評？同樣是學電影的，標準都不一樣，何況是各種各樣的代看人？即使投票結果如報紙所言（我未參與投票，不知內部詳情），只有看完全程的委員才參與投票，但這一定包括代看完全程的，我真的不理解這種標準。

所以董振良的片子，在這樣的狀況下未入圍，就值得爭議。這次入圍名單雖然不會很差，但也不能因為如此就不檢討最基本的遊戲規則。當初是因為邱主席說希望我們能學奧斯卡，讓執行委員當評審，但是沒有考慮到我們與奧斯卡作法不同之處，他們是將全部的錄影帶寄一份給評審，而我們是排在一固定時間，大家都很忙，不可能到場都到。而第二階段的評審制度也很有問題。在第二階段的評審辦法又分兩部份，一部份由非電影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再配合各電影團

體如演員工會等，兩邊分數加起來才是影片得分。這前者的評審團中沒有電影專業人士，其公信力便值得懷疑，而後者更是一個大問題，台灣不像美國，電影界的工會團體非強制加入，就如導演協會而言，連台灣最有名的兩位導演侯孝賢、楊德昌都沒有加入，其公信力何在？

業界表示以往金馬獎都是學者專家當評審，與業者脫節。但實際上，電影商業與電影的好壞是兩回事。金馬獎要鼓勵的是有文化的東西，也因為這些片子賣座不好才要鼓勵，業界應該努力發展精彩的東西吸引觀眾，而不是希望得獎來作為票房的保證。到最後金馬獎鼓勵的沒有鼓勵到，反而只是錦上添花。

其實董振良這部片子成就遠不如其代表的意義。但他算是採用一種新的形式，以劇情和記錄交叉出現，而且完全用金門人出錢出力，不同於以往單方面倒的說法，這幾點是影片本身值得鼓勵之處。不過他戲劇掌握的能力較弱是真的，但我覺得這是年輕導演的通病，將來應該會磨的更好。

咱們自個兒搞影展 文/編輯部

主辦單位籌辦這樣一個大型活動自是十分辛勞，有人願意來辦這樣的活動，社會（或是說電影從業人員）應該很感激了！許許多多的怨氣與媒體上的爭議，也許是因為我們捨不得這個早先由國家、新聞局及專業人士所保證的光榮。既然如此，若是大家都放棄這個老舊、花錢的光環，一起發揮自己搞的精神，大夥兒都來辦影展，來搞各式各樣的影展。片商搞商業至上的影展、獨立製片的搞自己的影展、有人搞酷兒影展、有人專搞動畫、有人搞最佳爛片、有人搞馬屁影展等等。凡申請自辦影展者，皆可獲得新聞局的補助。只有建立自己所屬的電影觀點與榮譽，才會使得環境越來越好，而不會年年出狀況、年年被人批！

註一：投票選出入圍名單執委共計二十位，包括自己看完全部影片、委託別人看完全部影片。據統計自行看完全部影片的執委不到五位。

註二：十一月八日執委會開會，共計 23 三人出席。會中對於《單打雙不打》及動畫片《小陽光的天空》作者質疑影片落選的答覆為：共計有二十二位執委看過今年參選的兩部紀錄片，而具投票資格的二十位執委皆自行看過或委託他人看過《單》片。金馬獎執委會一再表示對於《單》片製作的用心，十分感動，也會向各界盡力推薦本片。但基本上尊重投票的結果。但對於「代看制度」的荒謬則未多作討論。所以結果是《單》片不會再重審，而我們永遠也搞不清楚到底那些評審有真正看過此片。

從東方紅到紅旗下的蛋——簡記十五年來的



文/黃孫權

北京搖滾

(圖/飛碟唱片提供)

1979年

當小平同志的經濟政策名正言順後，中國在隔了30年後，首次可以聽到國外的流行音樂。在這之前，除了透過一些出國的朋友或是外國學生帶進來的音樂磁帶偷偷轉在哥兒們間外，中國大陸基本上還是維持1949年毛主義路線：流行音樂是宣傳西方帝國主義的煽情工具。所以最好的「流行音樂」(popular music)應該是「大眾音樂」(mass music)，應該為偉大的革命服務。

輾轉流傳在哥兒們間的帶子漸漸多了，成了接觸搖滾音樂的窗口，開始有人被這種聽來莫名興奮、動力無窮的音樂，不知所以的放棄公家單位、報學，願意頭顱流離進入城市裡，一群人相濡以沫一徑地「死磕」，在1983、1984年間，北京搖滾區漸漸成形。他/她們吃著饅頭夾鹹菜、借宿在地下室地板上，活在全是鄧麗君歌曲的天空下。

1985年，中國開始生產自己的「鄧麗君式」的情歌，這些情歌多半談社會主義，而非你死我活的愛情。可許多一起死磕搖滾的哥兒們，陸續有了一些表演機會，讓其他群的哥兒們，見識到了原來磁帶上的音樂可以自己來搞。

1986年，崔建出第一張專輯「浪子歸」，在這之前，老崔在北京一些PARTY、飯店旅館的表演，激勵了聽琴看戲的大夥。

1987年老崔的歌被指為「解放資產階級的阻礙」和「精神污染」被中共當局禁了。直到1988年，老崔歌還不夠獨自搞一場，於是與何勇當時的樂團「五月天」共同在中山音樂堂舉行音樂會，為搖滾表演建立了一些信心。1989年三月間又開了場「北展演唱會」將崔建推上一個英雄地位。雖然北京當局還是極盡可能的控制、壓制搖滾的發展。

1989年，天安門事變前崔建發行了第二張專輯「長征路上的搖滾」。同年六月，崔建和何勇到廣場為學生演唱，當時崔建演唱的「一無所有」和何勇所唱的「垃圾場」，就某種程度而言，成了搖滾與社會真實的預言。鎮壓後，搖滾樂，至少在公開的表演方面，又轉回地下了。

進入九零年代後，特別是天安門事件後，許多搖滾小伙子似乎從英雄夢中覺醒。崔建在接受《The Wire》雜誌訪問時說：「八零年代的中國青年只想成為英雄，現在他們比較擔心薪水從哪兒來。」。先前的搖滾世代，在熟悉運用搖滾音樂後，對社會集體

處境的不滿通常會表現出一種「反抗政治」的語言，無論是基於日常生活的，還是整體的情境。過了六四之後，政治抱怨的出路被堵死了，他們還是回頭多關心點現實。因為一旦有搖滾的演出時，軍隊就會持著自動機槍來敲門。何勇和他的樂團「五月天」就碰過此事，後來何勇被請出了北京，六個月回來之後，「五月天」解散了，北京到處充滿了朽腐和絕望。

1990年，「五月天」樂團鼓手程進及一群人，在北京的首都體育館搞了個「1990北京現代音樂演唱會」。名稱是為文化局而取的。這場演唱會，成了北京搖滾新的歷史指標。包括「唐朝」、「1989」、「眼鏡蛇」、「ADO」、「呼吸」、「寶貝兄弟」六個團的演出，讓北京青年首次認識了搖滾樂不同的風格。這場演出，前三天的票還賣不出去，直到演出前一天，票還不夠賣，在第二場演出時，十塊錢的票價，黑市已經炒到100塊。演出後，贊助演唱的「人才報」解散了，這些歌手經過一番折騰最後拿到400元人民幣了事。首都體育館演出後還向文化局和主辦單位交了份報告，上面說這次音樂會損壞三百把椅子，有人看演出時燒節目單等等。

之後，因為中國辦奧運沒錢，找了崔建作巡迴募款，到了第四場就被取消了。原因是崔建每場在唱道：「一塊紅布」時，底下的群眾就「興奮不已」。這時，「眼鏡蛇」的主唱還沒有自己的公寓，也沒法出錄製新歌，因為她們必須還債，「黑豹」樂隊最大的問題就是債務。何勇有一頓沒一頓的過日子，張楚則四處流浪閒晃。

1992年年初，中國賣的最好的是「東方紅」，是歌頌毛主席革命的迪斯可版選集，崔建由於不滿自己被當作一個搖滾英雄，拍了一部自傳性的影片「北京雜種」。

同年，台灣著名的張港仁宣佈：「中國大陸的新興音樂功即將於冬天注入流行音樂市場。傳統對國語流行音樂的定義即將面臨改變。」之後，在我們看到了「中國火壹」、「黑豹」、「唐朝」、其中的「黑豹」在中國賣了四十萬張(不含盜版)，成為有史以來賣得最好的一張專輯。在這之前，EMI簽了崔建、香港大地則有李玲玉、姬岡山、艾敬與陳勁，在中央電視台還有「大地音樂專線」的節目。

但是中國當局貓抓老鼠的遊戲仍未改變。崔建被禁止在北京演唱，但國營店裡可以買到錄音帶，非國營店則賣著何勇的「垃圾場」。政府對待音樂的態度隨著政治氣候而變，政治通常只是變裝的藉口。在鎮壓後的幾個

月裡，當搖滾樂手是危險的，後來國營的音樂工業急需這些人才為其服務，或因長期地被政府壓制、或因生活困苦，不少人開始為國營音樂公司寫曲賺錢。只有些「幸運」的人可以被香港和台灣的唱片公司看上眼。

傳奇性不見了，基於反叛力量建立的搖滾場景也消失了。寶維則在接受一家外國媒體《SPIN》訪問時說：「就外在條件來說，人們已經不如早先幾年對搖滾樂興奮異常了，部份的原因是我們玩完了，我們沒有太多機會去嘗試。但就內在條件而言，我們反而比以前興奮，搖滾場景即將更新。在開始時，搖滾只是一種形式，我們盡可能的去學習、抄襲。現在我們開始必須回答自己的問題，開始不再抄襲西方的東西，開始從形式轉向內容。」

1994年，磨岩發行了寶維、何勇、張楚的三張專輯，原本預定的「王勇」不知為何沒有出現。這三張專輯在中國引起了轟動，也將台灣現代音樂工業的宣傳手法、製作態度引進中國，包含「北京青年報」、「中國婦女報」、「中國經營報」等大報對於磨岩軍團無不加以讚賞和宣傳。

1994年六月24日星期五，「北京青年報」的週末青年版裡有個由華達音樂公司提供了一個銷售排行榜名單：

引進版：一、「黑豹」寶維二、「垃圾場」何勇三、「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張楚四、「十年情歌精選集」李宗盛五、「痛快的歌」姜育恆

首次，在國外引進版部份，「中國」搖滾歌手奪了面子，磨岩則出了在屢屢敗在台灣流行音樂口味的一口怨氣。北京搖滾世代的少數在流行音樂上稍稍站穩了腳步，雖然袋子還是空空，版權還是在人手中。

中國搖滾世代從約翰南儀和披頭四開始，歷經了十五年，呈現出令人驚心動魄的搖滾場景。在這個歷史的搖滾場景裡，搖滾弟兄姊妹們口口聲聲說著：搖滾樂就是批判意識、鬥爭意識、反叛意識。但是又說搖滾只是文化上的反抗，非政治上的反抗。比較個人的說法(如崔建)的解釋是：不想失去自己，比較社會性的藉口(例如研究中國搖滾的金兆鈞等)是：政治不過是文化上的一環。政治迫害導致的自我禁聲，使得搖滾客們只能使用抽象語言來捕捉一種世代的集體性困境，雖然沒有直接對於政治的抗議言詞，卻活生生提煉文化革命後中國年輕一代的某種共通性，所以崔建的「一無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可以獲得如此大的迴響。之後的「黑豹」與「唐朝」、「指南針」、「超载」等樂團，則在音樂風格上與歌詞上展現了某種個人式的關懷。文化革命已遠，剩下的是何處去的問題了。



台灣工業 樂勢力

訪魔岩賈敏恕

文 / 蔣慧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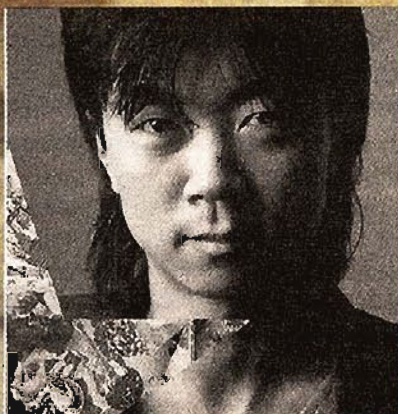
郭四（黑豹樂團經理人，為了製作黑豹音樂，放棄其吉他手身份，是北京搖滾圈內著名的經紀人與策劃人）（取自「搖滾尋夢—中國搖滾樂實錄」，中國電影出版）

「我搞了這十幾年音樂，感覺要幹好的話，必須有一個實體。前兩天跟老哥、王曉京、程進一起喝酒我還提到，絕不能滿足於給港台當「漢奸」，我們應該有自己的公司。北京有一些沒有開張的樂隊，他們應當知道自己的價值，應該知道怎樣來幹。現在我正在申請，打算成立一個製作代理公司。它不限於「黑豹」樂隊。比如說最近我剛簽約的一個大陸小伙子叫鄭軍，他搞布魯斯，感覺很好，從來沒露過。申請公司時，我和新聞出版社也談了，應該改變我們國家的一種觀念，就是音像公司底下沒有樂隊，沒有創作人，演出公司下面也沒有，這實質上是「皮包公司」。我初步設想公司應該是有演出權、製作權、發行權這樣一個實體。」



李彤（黑豹樂團的吉他手）（取自「搖滾尋夢—中國搖滾樂實錄」，中國電影出版）

「我搞創作不太喜歡鑽著花邊的台灣那種東西，也不喜歡刻意去做一種幽默、滑稽的東西，或是特別流俗的東西。我覺得應該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你對社會、對人有什麼樣的看法，然後把它寫出來。就是寫那些你在想，大眾也在想的東西，而不是寫一些別人一聽，你多麼聰明、多麼有思想的東西。我想的、我說的和我唱的，也應該是大眾在想的、要說的和想聽的。如果在音樂上和歌詞上處理得好，就容易打動別人，和別人產生共鳴。讓大眾感到既可以接受你的觀點，又可以接受你的音樂。」



崔健（取自「搖滾尋夢—中國搖滾樂實錄」，中國電影出版）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人搞搖滾樂評選，搞大肆宣傳，真太討厭了。很多事是台灣人搞的，他們花了很多的錢做磁帶，按台灣的方式來渲染，讓人不舒服。雖然「唐朝」、「黑豹」的音樂是很好聽的，但是這種方式反而毀壞了他們。他們這樣不可能找到真正的歌迷，他們沒有讓大陸人從自然中自己去發現他們。搖滾樂過去的形象是什麼？一個人站著，但是頭被壓著，或是腰被壓著；現在搖滾樂開放了，頭抬起來，腰也直了，可是這時候腳卻離地了，因為讓人給架起來了。離開了這塊土地就不可能看到真正的問題。覺得搖滾樂應該像站樁一樣，腳踏實地地站在那塊土地上，然後去反抗你不喜歡的東西，這才是正常的。

「魔岩軍團在北京」——中國樂評人這樣稱呼來自臺灣的跨國音樂工業「魔岩唱片」，箇中情緒可是愛妒交錯的。

從臺灣唱片業龍頭滾石分枝獨立出來的魔岩，在短短的四年之內，將原來集中於北京一地的搖滾樂手，秀異地拔昇為「中國新音樂浪潮」，廣受國際媒體的報導。日本歐美除了拔高了耳蝸子細辨音樂中的「東方的、中國的風格」，更是睜大了眼睛看：大陸市場的可能性被發現了！！

魔岩——這個臺灣工業樂勢力，以「中國火」系列簽下唐朝、黑豹、竇唯、張楚、何勇等人，提供資源與技術，並且逐漸摸索出一套合約、行銷的作法——長期地來看，是不是會影響中國搖滾樂的生態？

中國的音樂環境並不好，硬體資源不足、盜版橫行，官方的音像公司出版效率又缺乏規劃，談不上為音樂創作提供生長的沃土。不過，儘管音樂環境距離專業程度還很遠，音樂的多樣性卻很可觀，從民謠到搖滾，鄉村小調到民歌，古典到爵士，應有盡有。……，樂手許多也都具備傳統中國器樂的訓練，音樂發展的潛力驚人。

可以說大陸創作者有極優渥的文化養分——他們在台港與西強勢的文化與經濟壓力下，累積了強烈的創作慾望。市場和器材雖不完善，反而可以避開被商業箝控的宿命。在積鬱中累積了巨大的能量，崔健以搖滾樂拉開了搖滾時代的場景，這些掃過了文革尾、歷經政治夢魘之後經濟改革狂瀾的一代，在音樂上找到了批判的語言。

魔岩進入大陸市場並打響了「中國火」的品牌，也帶入了一套作法。拿樂團的簽約來說，四五年前是在大城市使館區的活動、或是一些自發性的舞會、酒吧的表演接觸，或是透過私人朋友的介紹等；現在許多創作者會自己主動和唱片公司聯繫，尋找機會。加上跨國公司紛紛看好市場前景而積極投入，「近兩三年用誇張而不合理的條件搶簽樂手的情形很多，等於是賺我們的開發費」賈敏恕打趣說，「跨國大公司天馬行空亂開價，反正先簽了再說，

再用西洋 catalogue 裡強勢產品的利潤來彌補」。跨國公司的心態與作法，以及彼此間的競爭關係，多數並非在開發更好的音樂，而是著眼於日後華語市場的音樂行銷網路的建立——越是在混亂渾沌中捷足先登，商機越大。

這種商業的競爭與音樂生態的逐漸改變，引發了相當極端的眼光。樂觀者說「用中國的精神，加上海外的金錢和技術，可以讓中國音樂更有機會和競爭力」；悲觀者說「劣產品將層出不窮，逐步走入商業化」。商業未必與媚俗等同，但加入了金錢與市場考量後的創作，背負了更大的市場壓力，會產生一定的化學變化則是免不了的。合理的音樂環境可能未來建立就先夭折了。

跨國公司的進入也同時反應在製作和宣傳的層面上。製作方面，自主性高的歌手包辦詞曲、編曲，魔岩則提供後製錄音的支援，當地樂評人隱約地擔心，「作品也許粗糙但是獨特的特性，會不會給磨沒了？」另外在外國音樂資訊的提供上，也將漸漸影響年輕樂手的聽覺及創作經驗。宣傳方面臺灣的影響可就更糟了，「很多港台主流的音樂產品，花額外的錢請媒體吹捧作品風氣漸盛，」賈敏恕說，到時候媒體又成了一頭被養大了胃口的怪獸，吞食了製作資源的合理分配比例，膨脹製作成本。

一個有趣的觀察是，崔健之搖滾樂的作品甚少再遭到中共官方的檢禁，賈敏恕四五年来和大陸樂手合作的經驗裡，「沒遇過什麼批評的問題。可是像何勇『垃圾場』裡『刻薄批判大陸你爭我奪、像垃圾場一般汙穢的環境與人心，也不層出過問題。』甚至中共並未禁去年由魔岩在香港紅磡體育場舉行的『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中共也知道唱一唱共產黨不會倒，沒有理由禁」，還可以給港台營造開放自由的形象，可見現在的搖滾樂，和當年與體制對峙辯詰的施力點已有改變，是要重新考量了。

許多人納悶，魔岩與其花那麼大的力氣與金錢去開發大陸的新音樂，為什麼不嚐試在臺灣支持一些有創作能力的地下樂團樂手？

「總是有人問我們這個問題」，賈敏恕知道跑不掉，「我認為魔岩根本在救中國新音樂（？

）是為了好音樂本身，開發華語歌曲的多元形式，讓音樂的區隔空間可以成立，沒有什麼不好吧？如果有人因為是中國而不能認同我們的作法，那把我當作是去美國做 GUNS AND ROSES 的製作好了！」這種詮釋不知是否能被接受？

至於臺灣的樂團，「你覺得他們真有很傑出嗎？」賈敏恕反問。「現在的年輕人玩團以及對自我的要求，和我們這批民國五十幾年次的人比起來，差異是很大的。我們那時候音樂資訊非常貧乏，器材和技術也很簡陋，靠得是一把兩百塊的破吉他練琴、教琴，還要自己找外文資料，翻譯、看書」，言下頗有一點當年勇的味道。「現在的年輕人則很自我主張，不明白這類漸進的過程，對資訊的吸收也是很浮淺的。他們創作的比例質量和技術敢拿出來嗎？」

對臺北逐漸蔓延的 PUB LIVE SHOW 和音樂節，賈敏恕說是「很虛啦！流於形式，不能和 L.A. 具有特殊音樂類型及次文化風格的 LIVE HOUSE 比，比較是拼湊的東西，當然還是值得鼓勵。」至於音樂的創作環境，「大專院校音樂社團的成立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們獨立自主精神不足，也沒有學術探討的精神，像校園電臺這麼有利的傳媒，學生也大多偷懶地向唱片公司要 CD 播一播，很現成的」，所以表面熱鬧，裡子不足。「臺灣的惡質文化最會製造假象，」他歸結。

可這還是太概括地看待臺灣有心創作的樂手了！魔岩對於張楚、何勇，可是提供一切可能的創作物質條件，讓人不免好奇：如果國內的樂團也得到這樣的條件和機會，又會是如何的光景？同業「友善的狗」製作地下樂團檔案的作法，是否能在主流音樂市場開闢更大的空間？

「友善的狗」立意是很好，可是畢竟是一個 MAJOR LABEL 在做 UNDERGROUND 的事，事實上是很尷尬的。反過來說，如果地下樂團真的有獨立自主的實踐精神，應該嚐試用很低的預算壓帶子，自己去試銷校園、電臺、唱片行，多開發現場演唱的機會」，賈敏恕說。

試著去紮實地填設、創造自己的社會生產基礎，而不須完全依靠商業資本的操作，不論是哪一地的音樂工作者，大約總是這樣經營自己來得最紮實吧？！

程進（1989 鼓手）（取自「搖滾尋夢—中國搖滾樂實錄」，中國電影出版）

音樂是存在於社會中的，因此音樂中的一部分必然會走入商業軌道。它們必然會被包裝、改造。海外公司來了，很大程度上要改變他們的音樂和形象。這個問題在國外也同樣遇到了，他們甚至已經沒有什麼搖滾樂了，Beatles 的精神已經看不見了。即使這樣搖滾樂在西方對文化產生的影響也有二、三十年。可是中國搖滾的問題是：它還沒有發展起來就開始走向商業化了。

雖然商業影響了搖滾的發展軌道，但是我認為真正的搖滾在中國也還會存在。因為大陸產生搖滾的環境還存在，它的很多社會問題依然會存在，那麼也就會有人用批評的方式對社會盡一部分責任。

說到什麼是搖滾樂，開始人們認為崔健就是搖滾樂，因為人們只聽過崔健的音樂。在崔健早期的音樂中 Rock and Roll 和 Reggae、Funk、Rap 的成份混合著，但總的說來風格比較硬，人們就認為這種風格就是搖滾樂。後來「黑豹」、「唐朝」出來了，人們又認為重金屬才是搖滾樂。人們出現這種認識上的問題，一方面是媒體宣傳造成的，另一方面是我們能拿給聽眾的作品還不夠多。我覺得像《中國火》、《搖滾北京》、會有些比較好的影響，因為它們收入的風格比較多，這可以讓人們認識到搖滾的風格是多種多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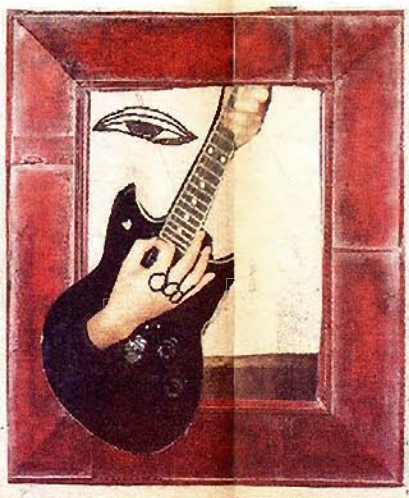
其實區分搖滾樂並不在於音樂風格和形式。我個人認為搖滾樂是沒有形式之說的，也就是說區分一種音樂是不是搖滾樂關鍵取決於音樂的內涵，也就是搖滾精神。外地有很多青年留著長髮、穿著破仔褲，卻在唱《彎彎的月亮》，你能說那是搖滾樂嗎？



丁武（唐朝主唱）（取自「搖滾尋夢—中國搖滾樂實錄」，中國電影出版）

我們喜歡的樂隊比較多，多數是些新樂隊，當然也有六、七十年代的，像平康姆森、平克、佛洛伊德、Led Zeppelin、斯迪沃德、Yes、Rush 等等。我們聽這些磁帶主要是從音樂上欣賞，思想性考慮得少一些，我們聽他唱的是音樂。作為我們來說，古典音樂聽得很少，港台音樂基本不聽，可是西方的音樂我們聽得很多，大部分是布魯斯和戲劇性的。Rush、Yes 的旋律表現得比較好，有情緒的東西也有音樂的東西，結合得非常好。Yes 是古典的，吟唱的那種感覺。Rush 就比較情緒化，他們寫某個空間和這個空間的情緒，用一些故事串在一起，裡面涉及一個主人公。這個主人公以他所看到的，他所經歷的，有些是唱出來，有些是喊出來的，發揮了聲音的所有極限。

對於中國今後的搖滾狀況，認為中國以後會有很多特別有意思的樂隊，而西方卻已經完全商業化了，甚至一些好的樂隊也商業化了。這可能跟他們的宣傳媒介很發達有關係。他們很快就可以掙到很多錢。錢對創作者會產生影響的，優越的生活會使他們的音樂發生轉向。大陸雖然發展慢，但是它會越來越有勁，表現的東西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苦澀。就因為他們的生活總保持在一定的基準，很艱苦。





去年
魔岩推出
的「中國
火」系列

二的三張專輯，號稱將為中國音樂界開創新的紀元。透過媒體的大力宣傳，在兩岸皆獲得不錯的評價。有趣的是，CD的文宣上，和三位作者的歌詞部份，交出了關於中國城市和性別的圖像。

中國城市

在文宣上，魔岩宣稱這是最壞的時代最好的音樂。什麼是最壞的時代？在台灣可能是個中產階級男人立委所打造的無聊口號，在中國，則是全面經濟開放的影響造成資本主義大幅跨進中國領土，瓦解人民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讓同志們的荷包愈差愈大、盲流大量湧進城市的時代，這又是最壞的時代嗎？

被崔建暱稱為「暴力後面的綠色和平」的何勇表面暴烈，內心入世，他領會到市場經濟帶來的變化，城市宛若垃圾場（雖然對於在北京搖滾圈努力的人更是如此，但並不因此變成他個人式的抱怨），在裡頭「你爭我搶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在裡頭「有人減肥／有人餓死沒糧」。在新的經濟地景形成裡，「鐘鼓樓」也只能無助地悼念市場創造性毀滅力量所造成的結果。

比起何勇的入世，張楚歌詞以憂懷上帝的面貌出現，冷言旁觀地看著城市的變化。「上蒼保佑吃完了的人民」掏盡人心的變化。中國的可耕地佔全球的百分之七，但是卻要養活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的人民，糧食荒向來是中國歷

城市與姑娘

—評魔岩三張男歌手專輯

文／黃孫權

前者是女性在資本主義世界裡的「兵變」，貧富差距怨氣，全出在姑娘身上。何勇的「漂亮姑娘」裡的「妳鑽進了汽車／妳住進了洋房／妳抱著洋娃娃我還把妳想／我交個女朋友／還是養條狗」，明白說明了女性為了財富而變節，不願「單車看斜陽」的單調，也不希罕「舌頭就是那美味的佳餚任妳品嚐」。張楚的「愛情」，描寫城市的男女交遇（市場帶動的不只是經濟上的成長，還有觀念際遇流動的增長），也只有靠著男性的「自強」和「孤傲」得以自救，就像「蒼蠅」一般，寧願「飛在被拍在飛往紗窗的路上」也不願回到愛著自己的女朋友身邊，以逃離來自保，因為這樣才能免除女性變節的威脅。對於後者，何勇的「非洲夢」是對於「舊世界」再現的想像，裡頭仍有純真的環境和真實的傾訴，何不會變節的醜陋姑娘（為何是醜陋，因為沒條件換人嗎？）；張楚的「和大夥去乘涼」歌裡說著：「姑娘不應該是肥皂」反而表白了對於女性救贖清洗的渴望，愛情為物化的欲望戴上面具，因為糟糕的城市裡依然不能孤獨，因為欲望還是要完成，所以「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城市的悲歌伴著女性的失節，這就是最好的音樂？

資本主義入侵空間最佳的貿易伙伴就是父權，歌手們體會到城市的變化，但是依賴「歸罪女性」和假裝的勇氣並不能解決矛盾，音樂總是說了一些，又總少說了一些。



圖／魔岩唱片提供

代的痛苦記憶。這一代的人民或許因為市場開放可免除飢餓，但是卻無法拒絕市場附送的精神飢餓，所以「請上蒼保佑這些隨時可以出賣自己／隨時準備感動／絕不想死也不知所終／開始感覺到撐的人民吧」。

相對而言，寶唯對城市的感知是唯心的（倒不是因為他是出身護理學校，為夢著迷）。雖然也用了當地流行的民謠重新混音編進歌曲裡，但他逃脫搖滾樂常見的「真誠性」歌詞的表白，透過抽象的音樂結構暗示年輕一代的無處可去。較之早期在〈黑豹〉中的作品，寶唯選擇了一種由物質支撐出來的高科技錄音技術，用來區異其他搖滾團體的作品，但這種音樂形式，更屬於城市。雖然沒有直接對於城市的控訴，但全部的作品就是城市本身。

姑娘形象

除了城市的圖像，姑娘們也開始出現了叛變和救贖的兩種男性想像。



速寫北京搖滾圈場景與未來

製作人

王曉京，1989至1990年間為崔建樂隊的經理人，曾參與籌畫了崔建一系列的大型演出，從1991年開始開始投資製作搖滾樂和流行音樂磁帶，並兼任〈指南針〉的經理人，台灣BMG發行的三套「搖滾北京」就是由他和另一著名錄音師間製作人老哥所策劃的。他們兩位和〈黑豹〉的經紀人郭四，是北京圈內三位老經驗的製作人，可說是北京搖滾場景（rock scene）的支柱。

最深刻的感觸與台灣早期一樣，甚至更為荒謬。中國新聞出版部門和錄音帶工廠，成了海外唱片公司最佳的免費宣傳和大型複製廠，劉曉京最痛苦的經驗是：國內的新聞媒體為了展顯自己的商機討好聽眾，反而優待了許多外國的商品。黃曉茂（一位中國音樂製作人）花錢在〈〈音像世界〉〉上登了一個艾敬的廣告，可是封面上的庚澄慶的照片就是免費刊登的，就連庚澄慶公司的老闆都不知到他們哪來的照片，簡直不可思議。他和郭四、崔建曾一起談過，應該成立一個版權協會，自己來保護自己。

北京 PARTY

北京的 PARTY 與台灣很不一樣。北京的 PARTY 是用來讓樂隊初啼試聲、互相較勁的場所。北京的搖滾圈子，尤其是些沒

有單位的樂隊，PARTY 是唯一的表演與賺錢的機會。北京所謂的 PARTY，就是某個經紀人或者關係人，找到了主辦單位、場地、樂隊，自己就搞了起來，場地從上百人的飯店酒吧，到千人體育館或是戶外庭院都有。

1984年，國際俱樂部已經開始有了 PARTY，那時參加的樂隊是一些外國人組成的大陸樂隊，參加的人也以外人居多。中國第一個在 PARTY 上表演的是崔建，1986年在馬克西姆餐廳。大陸人搞 PARTY 最早的小季，在1988年。到了1989年，大概整年的 PARTY 都給他包了。他陸續開過幾個 PARTY，「鈦金寶演奏室」、「〈北京雜種〉就是在那兒拍的」、「幸福俱樂部」，也辦了幾場大型的演唱會，提供當時北京搖滾圈重要的磨練。現在許多人不喜歡 PARTY 了，因為看到的都是就面孔，唱的團也就這麼幾個，也就是說，愈來愈像台北的 LIVE PUB。

傳教士主持的 MIDI 學院

有傳教士之稱的曹平，在1993年三月一日，主持了 MIDI 中心搖滾學校的開學典禮。曹平是北京搖滾圈中的音樂理論和技術指導大師。他在十一歲拿到了第一把吉他時，他就按照了小提琴的5263來調吉他，然後再來調下面兩根弦，有一根弦突然斷了，結果遭到父母一頓訓（因為

父母花了20元人民幣才買了把紅棉吉他）。這以後曹平想出一個辦法，先調下面的弦，不過還是按照小提琴的五度弦差，雖然上面的兩根弦鬆得簡直沒法用，但是卻可以彈了。在這種情況下，曹平學會了用單音彈奏〈紅色娘子軍〉好幾首曲子。

1982年，他隨父母到了北京，每週二、五的美國之音的音樂節目讓他首次聽到了披頭四、滾石合唱團的歌，就這樣，曹平第一次知道什麼叫搖滾樂。憑著土法煉鋼和自己的毅力，成為北京搖滾圈裡重要的音樂老師。

北京搖滾未來

何勇在接受〈SPIN〉雜誌訪問時，被迫預測以後的北京搖滾圈：

- 一、九零年代的主題是商業化和國家化。
- 二、94年，唐朝會成為最受歡迎的流行明星，使得的共產黨成立中國搖滾內政部。（顯然他高估了共產黨的音樂細胞）
- 三、96年，中國會派大量軍隊進駐／攻擊日本。
- 四、97年，中國新世代音樂會獨霸全球市場。
- 五、98年，自己會定下來，討個老婆，找份在飯店大廳彈吉他的固定工作。
- 六、99年，毛主席回從墳墓裡爬上天安門的指揮台，宣佈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並發表演說：「同志們，中國人民共和國已正式廢除。去瘋吧，為自己買瓶酒吧。」



1979 ~ 1985 年「萬里馬王」樂隊

成員：萬星、李士超、馬曉義、王昕波（老哥）。樂隊以翻唱 Beatles 和保羅西蒙的作品為主，在高校範圍內演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際部曾錄製其專輯向海外介紹。

1983 年底「大陸」樂隊

成員都是來京的外國人，有埃迪、保羅、戴衛、西非利、賀加德、南西爾、伊樓、伊望。樂隊在翻唱國外搖滾作品的同時，也創作了一些搖滾歌曲。他們常在國際俱樂部和高校演出。

1984 年「不倒翁」樂隊

成員：李季、李力、嚴剛、臧天朔、秦琦、王迪、丁武（後來唐朝的主唱）、孫國慶等。樂隊翻唱日本和歐美的流行歌曲為主，活動時間約一年。

1984 年 11 月 ~ 1985 年 6 月「七合板」樂隊

成員：崔健、劉元、楊樂強、文博、周曉明、李秀力。樂隊以翻唱國際流行音樂搖滾作品為主，曾在政協禮堂演出。

1987 年 ~ 今「ADO」樂隊

成員：劉元、張永光（三兒）、埃迪、布拉士。1988 年曾與崔健合作錄製了他們的第一盤專輯，並參加了崔健的一系列國內外演出。「ADO」三名成員分別於 1991、1992 年與崔健再度合作。其作品注重音樂性。

1987 ~ 1989 年「五月天」樂隊

成員：蔣溫華、秦勇、張嶺、曹鈞、何勇等。曾與崔健一起參加了中山堂和高校範圍內的演出。

1987 年 ~ 今「黑豹」樂隊

早期成員：郭傳林、丁武、李彤、王文杰等，後加入竇唯。現成員：李彤、王文杰、趙明義。擁有自己的香港排行榜榜首歌曲。1991 年出版第一張專輯。其作品以 Blues 風格的藝術搖滾為主。

1987 年「Da Da Da」樂隊

成員：曹平、吳運濤、趙年。樂隊存在約一年時間，參加過一些飯店的演出活動。

1987 年「白天使」樂隊

成員：劉君利、劉義君、臧天朔、程進、馮滿天。

1987 年「寶貝兄弟」樂隊

成員：常寬、陳勁、張偉寧、趙牧陽，曾參加「1990 現代音樂會」。

1988 年初「螢火蟲」樂隊

成員：孫維亮、曲非、錢平、龔鳴、秦偉，樂隊多以伴奏樂隊身分出現。

1988 ~ 今「清醒」樂隊

成員：主唱兼吉它沈黎暉、吉它于凱、古它兼鍵盤張陽、貝司劉維、鼓手楊永明。「清醒」在

音樂上追求神秘、迷幻、空曠的氣氛。

1989 ~ 今「呼吸」樂隊

早期成員：高旗、曹鈞、吳運濤、鄒世冬、劉效松。1990 年初蔚華和趙牧陽加入樂隊。現成員：蔚華、鄒世冬、曹鈞、馬禾、柳文利、顧忠。1992 年出版了專輯《太陽升》。參加過「1990 現代音樂會」等大型演出。

1989 年 4 月 ~ 今「唐朝」樂隊

早期成員：丁武、張炬、凱瑟爾、薩保。現成員：丁武、張炬、劉義君、趙年（秦琦曾一度入隊合作）。參加過「1990 現代音樂會」等大型演出。1992 年 12 月出版專輯《夢回唐朝》。其作品以 Heavy metal 風格為主。

1989 ~ 今「眼鏡蛇」樂隊

成員：王曉芳、虞進、楊英（已離隊）、林雪、肖楠、所以。曾參加「1990 現代音樂會」等大型演出。其作品以 Blues 風格為主。

1989 年 8 月 ~ 今「1989」樂隊

早期成員：李季、秦琦、秦勇、王勇、唐松、蔣溫華。現成員：臧天朔、程進、李力、寇善立。曾參加「1990 年現代音樂會」等大型演出。其作品風格多樣化，有 Rock、Funk、Rap、Punk 等各種成分。

1989 年「toto」樂隊

成員：祝小民、吳柯、鄒世冬、蔣溫華。曾參加過石家庄等地的搖滾樂演出。

1989 ~ 1992 年「青銅器」樂隊

早期樂隊成員：蔣濤、戴濤、許寧峰、高曉松、趙偉、王洋、白方林、路費漢強。參加過外交人員等地的 Party。

1989 ~ 今「現代人」樂隊

成員：主唱王磊、鼓手張軍、吉它孟軍、鍵盤王焱、貝司彭措美（藏族），經理人田建華。1990 年為亞運會義演，巡迴演出七個城市。1992 年初與侯牧人合作，完成了侯牧人的專輯和專場音樂會。樂隊自己的作品包含 Pop、Rock、Jazz、Fusion 等成分，預計明年推出專輯。

1989 ~ 今「面孔」樂隊

早期成員：侯敬、歐洋、鄧麗歌、馬克塔勒。現成員：主唱陳輝、吉它鄧麗歌、貝司歐洋、鼓手胡偉，經理人蓋魁軍。滾石的《中國火》拼盤中收入其作品。其作品風格以 Heavy metal 為主。

1990 年「報童」樂隊

成員：何勇、王立冬、羅岩，曾參加過一些 Party 演出。參加過 1993 年 3 月海澱影劇院的搖滾演出。

1991 年「紅色部隊」樂隊

成員：陳勁、吳運濤、趙牧陽、楊林。滾石《中國火》盒帶中收入其作品。活動時間一年左右。其作品風格以 Punk 為主。

1991 年「自我教育」樂隊

成員：蔣溫華、羅岩、王冬冬、王立冬。存在時間一年多。滾石《中國火》中收入其作品。

1990 年 4 月 ~ 1992 年底「黃種人」樂隊

成員：歇斯、索登雨、聶海軍、馬建。曾作為日本岡林信康的特邀嘉賓在北京、天津等地演出。其作品風格以 Hard Rock 為主。

1991 年 ~ 1992 年「做夢」樂隊

成員：竇唯、陳勁、吳柯、陳小虎、余偉民、白方林、趙牧陽。王曉京的《搖滾北京》（台灣 BMG 發行）拼盤中收入其作品。其風格以 Punk 為主。

1991 年 ~ 今「超載」樂隊

成員：高旗、韓鴻濱、趙牧陽（已離隊）。王曉京的《搖滾北京》（台灣 BMG 發行）中收入其作品。樂隊以 Thrash metal 風格為主。

1991 年 ~ 今「Again 輪回」樂隊

成員：吳桐、趙衛、李強、周旭、馮軍。參加過武漢、成都等地的搖滾樂演出。王曉京的《搖滾北京》（台灣 BMG 發行）中收入其作品。是以 Hard Rock 風格為主的樂隊。

1991 年底 ~ 今「指南針」樂隊

成員：羅琦、周笛、岳浩昆、郭亮、鄭朝暉、苑丁。參加過成都、青島等地的大型搖滾演出。《搖滾北京》（台灣 BMG 發行）中收入其作品。是以 Fusion 和 Hard 風格為主的樂隊。

1992 年 2 月 ~ 今「DD」樂隊

成員：戴兵、傅梅。他們作 MIDI 音樂，以說唱樂和節奏布魯斯為主。

1992 年 ~ 今「新諦」樂隊

成員：蔣溫華、肖亦平、袁波等。其作品被收入《搖滾北京》（台灣 BMG 發行）。

1992 年 ~ 今「穴位」樂隊

成員：秦思源、余偉民、于微、陳底里、李益。其作品在 Party 上演出，受到觀眾的好評。

1992 年 ~ 今「粉霧」樂隊

成員：雷剛、尹洪波、賀成功、楊京、雷宇。參加過 1993 年 3 月海澱影劇院的搖滾樂演出。

1992 年 ~ 今「伍族樂隊」

成員：主唱楊海華、鼓手李威、貝司王炳軍、譚平、主音吉它劉衛東，節奏吉它劉衛強。樂隊曾參加海澱影劇院的搖滾樂演出。

1993 年 3 月 ~ 今「蒼狼」樂隊

成員：主唱騰格爾、吉它秦琦、貝司胡曉海、鼓焦全杰。其音樂風格是以 Hard Rock 和民族音樂相融合。

1993 年 4 月 ~ 今「石頭」樂隊

成員：主唱于欣、吉它李碩峰、貝司任宇濤、鼓手賈捷、特邀主音吉它馬培。

北京搖滾後記

這篇初探性的整理希望為北京開始的搖滾場景描出一個圖像。雖然資料評介有許多來自國內發行公司，但是希望不要造成讀者的錯覺，北京當地有許多不錯的作品其實台灣是聽不到的。台灣唱片公司無論言詞如何良心，關心什麼大家都知道，憑著靈敏的嗅覺犬本能，在商言商。它們的確帶進了不少音樂視野

，但也非優秀盡在瓢中。北京京文音像公司發行的一系列的《搖滾衝擊波》有不少優秀的作品，崔建的新專輯《紅旗下的蛋》也是由北京東西藝術製作公司製作，台灣只能買到 EMI 的代理版，《指南針》的專輯《選擇堅強》也曾經在北京國內歌曲部份拿下為期不短的排行榜冠軍，而台灣的搖滾樂從未在流行

榜中獲此殊榮。我們旨在發現北京搖滾世代的一些模糊面貌，來提醒台灣領先經過許多流行主義後，現在停在便利的公部門舞會中和近來流行現場 LIVE PUB 裡的尷尬情況。台灣開始有的自主搖滾現場從一九九五才開始，很難分辨我們到底是領先了，還是「落後」了？

正港另翼通訊口號：哲學家，憂鬱；愛情家，心不在焉；革命家，解放街道，只是機車警報器會令人牙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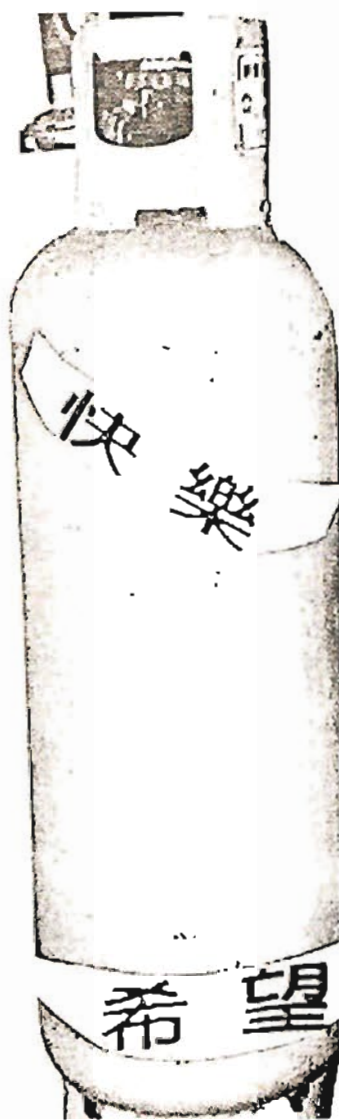
零界點的樓梯聲

全世界最好笑的笑話 阿魯巴系列

溫吉興提供／宋美英撰寫

阿魯巴看起來很沮喪地坐在吧台前面，酒保問他怎麼了，阿魯巴說：「岳母跟我吵架，她氣得發誓說一個禮拜不跟我講話。」酒保安慰他說：「沒關係啦，一個禮拜很快就過去了，然後就好了。」阿魯巴哭喪著臉說：「一點都不好，這個禮拜今天就要過完了。」

整版文字／宋美英



花綠的競選旗招，讓台北市一座大舞台，必須重劃版圖，真實在瞬間異常龐大。眾女俠男傑收起了筆，改裝成了馴獸師，配合「愛台灣」的口號，做著一番比賽。十月三十一日，旗影幢幢中，點唱機啞啞。

溫吉興先生數年前以「白水」一劇，始涉足劇場。其在劇中飾演白素貞一角，風華無雙，台下觀眾均驚為天人。日前，記者本人得知他再過三日將去從軍，一時心急，飛車跑到萬華，莽莽撞撞地請他說了幾句話。以下是他的訪問內容：

我是溫吉興，我現在要講個人的一個特殊技能。在臨界點待了快兩年的時間，劇團就這麼幾個人，所以大家在一起相處的時間都很多，劇團在二樓，每個人回來的時候都會經過鐵門，走一個很陡的樓梯，很有趣的就是，因為樓梯很陡，每個人走上來的時候都不太一樣，有人走得很急很快，有人是要死不死（地走著），拖著腳步，拖的聲音又長、又沒力，像阿牆，最近都在上晚班，大概一兩點的時候，你就可以聽到，鐵門「咚！」的一聲關得很大力，然後只有短短的幾步腳步，因為他的步伐跨得很大，三步五步，一步幾個階梯很快就跑上來，聲音很重，因為穿的是皮鞋，向火車一樣似地衝上來。

若是小愛，她的身體沒有很好，回來時都是下班以後，很累，有時候她又沒有吃飯，所以走起路來有氣無力。同樣是有跟的皮鞋，她的「噠——噠——噠——」，灰灰地噠很久，然後看到一個頭出來，知道是小愛了。

像路心雨，因為有一點「燙」（？）……糟糕，這段話給她聽到，我會死在她手裡……有一定重量的心雨，走路的聲音介於阿牆和小愛之間，步伐也是很重，但是她走路沒有那麼快，是「砰——砰——砰——」踏上來的，她有時候穿皮鞋，不過大部分是穿球鞋，聲音基本上都分得出來，因為她是鴨子腳，扁平足，又有點外八，一步跟一步之間的距離因此比較長、比較遠。

另外有些人，像田啓元、麗文、紅太這三個人走路是沒有聲音的，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可以走樓梯不發出半點聲音，尤其是麗文。有時候我看電視，看一會兒就發現：「咦，怎麼又一個人坐在那邊了？」嚇死人了，哇！

而且她穿的又不是每次都布鞋，或是很軟的鞋子，她竟然能不發出半點聲音，然後等你一回頭，就看見一個人哇塞在後面，之間才轉眼幾秒而已。譬如有時劇團約好七點排戲，數一數人，還有一個麗文沒有來，心裡覺得有點奇怪，可是當你往三樓排練場去，居然她就已經在上面了。實在是鬼崇得令人可怕。

還有婆子，腳步聲也是跟阿牆差不多，可是要看她的心情啦。假如心情愉快、沒很累的話，就會「DaDaDaDa」（）））（）衝上來，因為她習慣背背包、拿安全帽，所以聲音比阿牆再沈悶一點，比較沒那麼清脆響亮。如果她心情不好，會變成「得——得——得——」，那時候就搞不太清楚上來的人究竟是誰了。

大概就是這樣了。

阿忠最明顯了，因為他拿拐杖。他沒辦法一上一下走，必須把兩支拐杖放在一起，拿在左手，然後用右手扶著樓梯，一步一步蹣跚上來……不對，他是用右手拿兩支拐杖，身體靠著牆壁，再一步一步「ㄎㄎ」上來。那個聲音就好像……有一次很好笑，一個團員在四樓睡覺，因為我們三樓通到四樓的樓梯是木頭做的，如果阿忠來走的話就會很大聲，在睡覺的這位團員，躺在樓梯口附近，他聽到阿忠的聲音，睡覺時就做夢了，竟然夢到火山爆發！火山不停地爆發，他第二天一早醒來，就奇怪自己怎麼會做火山爆發的夢，跑來問我，是不是我跑樓梯跑得很大聲，讓他夢到火山爆發，我說才不是我呢！我們兩人猜可能是阿忠，昨夜一路「咚」上來，不就正是夢中的火山在爆發嗎？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好厲害的，我的聽力在我們劇團只能算是遜角的。

好吧，說完了，拜拜。



圖說一：臨界點劇象錄，由田啓元掌鏡，圖中站得最高的是溫吉興。此圖為該團的一齣戲碼——《一個少尉軍官和他的二十二道金牌》。（圖片提供／臨界點）

通訊三號：全世界都動盪。
邀約同來製作3D動畫，與幻想
嬉戲，請洽黑白屋電影工作室（
02）3910940。



▲圖為台灣常民文化協會的工作人員。
由左至右是蔡智賢、劉還月、施雲青、
盧亞麗、藍淑玲、葉淑芳、郭美芳。
(圖/常民文化協會提供)

「文化」精神的再現，

走常民文化的路

文/蔡智賢 (常民文化學會執行幹事)

踏出實踐的第一步， 發展「常民文化」

「文化」(CULTUS、CULTURE)，是一個我們都相當熟悉的字眼，隨著近年來台灣在物質基礎的不斷提升之際，「文化」的概念更是廣泛地被用在各個領域之中。然而，這樣一個大家都能朗朗上口的名詞，裡面究竟包藏了什麼樣的內涵，就未必是每個人都能理解的了。

從理論面向來看，當前我們所泛稱的「文化」一詞，通常包含了三種含意：即(1)一個國家或民族長期精神文明的累積(就是所謂思想史上的成果)，(2)指物質的相對面，也就是精神層面，(3)指文化藝術活動，以此和科技、經濟等方面事物區分開來。綜合以上三個面向的文化含意，便可發現它們在內涵上有層級的區分，但卻又有著相互連貫的關係，是以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1871年便曾簡單指稱文化為「生活方式的總和」；從這個觀點出發，其實我們很清楚可以發現，一個社會或國家文化的基礎就是該地區人們生活方式的一種累積與展現，也就是所謂的「常民文化」(FOLKWAYS)的展現。

不過儘管「文化」的真相不難被理解，但是在今天這工具理性高度發展的社會中，層層分工的社會組織生活型態卻硬生生將我們對文化的整體觀念割裂，而誤認文化就是那些藝術或文化工作者該忙的事，殊不知一旦這樣的觀念普遍存在於我們的社會時，我們其實已經發展出一種「漠視文化的文化」來了！

「台灣常民文化學會」成立後所努力的目標，便是企圖從匡正一般我們對文化觀念的混淆出發，喚起與實踐這塊土地上人民從其生活型態中所積澱出的精神文明，強調「我們的生活就是我們的文化」的在地觀點來肯定根植於這塊島嶼的本有文化之美。在第一屆理事長劉還月先生的大力奔走下所成立的「台灣常民文化學會」，承襲著劉老師十幾年來上山下海走遍本島各大街小巷從事田野研究的務實精神，結合每一顆來自本島各地熱愛與關心本土文化的心一起努力，讓文化自覺真正從最基層的民間生活開始，從記錄與研究現有的生活文化作為實踐的第一步，再沿時間與空間切面向外擴張，進而建立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全面性文化觀點。

上述的觀點落實到具體的文化實踐上時，多元性文化精神的考量，便成了學會事務推展的重要原則之一，族群、區域、信仰、產業等都是我們所相當關注的重點；也正是在這樣前提的考量下，本土性文化活動的推展以及各種本土文化類型叢書的出版便成為「台灣常民文化學會」努力的兩大具體方向；透過活動的推行，使參與的學員能以有效而正確的態度來認識這塊土地的文化，體驗文化之美；而書籍的出版除了能透過文字的力量，不分年齡、不分階層，深刻傳播在地文化的知識與理念之外，同時也企圖藉著書籍的出版來肯定本土文化的研究成果，讓許多長期致力本土文化研究的無名英雄有一自由的發揮空間。

用多元文化觀，紀錄本土之美

大

此，學會的第一波具體成果大致上也可分成二個面向展現：其一是自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至八十五年一月的「

常民文化田野人才參與計畫」課程活動，其中透過互動式的「田野夜話課程」來推廣研究本土文化的精神與專業知識，並透過「田野觀察」活動帶領學員親赴本島各具有區域文化代表性的田野現場參與觀察，以理論和實際雙管齊下的方式來建立學員真正的多元文化觀點。

其二是在八十四年十一月底即將出版的一系列本土性文化叢書，包括劉還月老師的《尋訪台灣平埔族》、達西烏拉彎·畢馬的《台灣布農族風俗圖誌》、黃文博著《南瀛風土與歷史》、呂明穎的《寫給青少年的——台灣祭典風俗》，以及何華仁著《台灣野鳥圖誌》等，以五種全然不同的觀察角度來看我們這塊美麗的島嶼，展現其所蘊藏的多元文化相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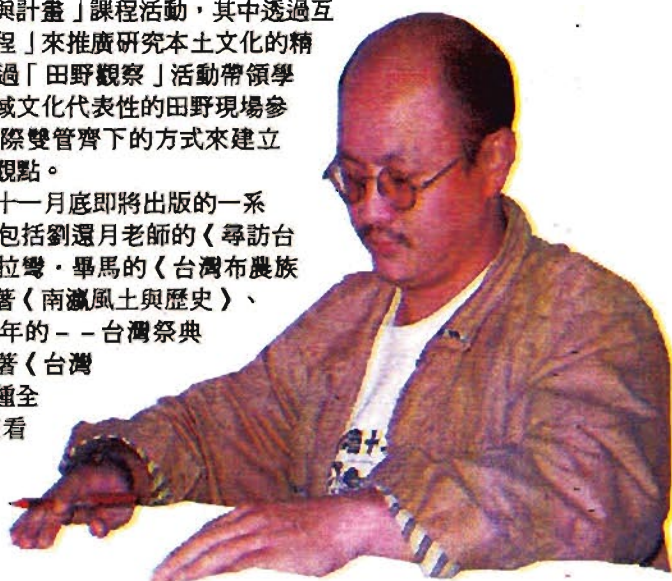
「台灣常民文化學會」除了上述的具體成果表現之外，目前正積極規劃的活動課程還有【田野工作培訓計畫】，一個在每年暑假夏季學校中的人才培訓活動，藉以訓練全方位的田野工作人才；【田野文化觀察計畫】，夏季學校中的參與觀察活動，提供對常民文化有興趣的朋友一個絕佳的田野觀察課程；【田野文化研習計畫】，每年冬季將選定一個主題，進行深度與廣度並重的文化探索；【田野工作義工研習計畫】，不定期的義工研習活動，藉以培養有心為常民文化而努力的義工朋友，共同為台灣在地文化的奠基來打拚。

另外，本土性書籍的出版包括《田野工作實務手冊》、《台灣邵族的生活智慧》、《苗栗的開拓與古蹟》、《台灣的氣象與氣候》、《客家與台灣》、《探訪台灣民間信仰》、《台灣中部的開發》、《尋找烏溪》、《南台灣產業誌》、《寫給兒童的——阿公走過的路》等記錄不同族群、不同型態的書籍也都將進入編輯階段，即將就會有一完整的展現。

大家作伙來打拚！

在這塊土地上的不同區域、不同的族群，皆個自孕育著多元多樣的文化之美，等待我們一同去認識與疼惜。「台灣常民文化學會」向來所致力推廣的本土常民文化運動，除了喚醒我們本有的文化自覺之外，更要重視對下一代的文化教育。以期讓文化能真正落實生根，期望各界有心的朋友一起來打拚、一起來關心。如果您的理念與我們接近，歡迎您和我們一起打拚，當然，若您有不同於我們的文化見解，也非常歡迎您與我們並肩討論，畢竟我們都是共同建構這塊土地現階段文化伙伴！

來電請洽(02)3782407或傳真(02)7373091或親洽台北市基隆路二段八十一之一號四樓，台灣常民文化學會。



▲圖為台灣常民文化協會第一屆理事長劉還月。(圖/台灣常民文化協會提供)

常民文化

換個心情搞運動

遊走於社運邊緣的黃新高

展演者：黃新高（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文字協力：林秀麗



解

嚴（1987）前後，政治改革所暗藏的變數，成了校園內異議性社團逐一出現的趨力。不可否認地，在求變與要求解放的氣氛下，異議性社團普遍地都具有反國民黨的情結。然而在政治上對現有政黨的批判，往往並不同於對校內威權關係與師生權利的反思。

大學時代唸中原大學的電子工程系，現為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的黃新高，放棄理工科系毅然轉入社會科學，如同所有歷經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學生一樣，接受左翼思潮啟蒙的同時，也是黃新高思考自己運動位置的開始。

少年仔新高的煩惱

長

得頗具喜劇效果，但卻挺沈默的黃新高，聊起古早的大學時代，回憶說他一進大學就處於焦慮的狀態。當然，所以焦慮不是因為害怕交不到女朋友，而是因為進了中原大學，唸的是電子工程系，卻不知道自己本身所學的東西與將來進入社會有何互動關係？而未來電子人的生活型態，是否能讓自己滿意？甚至如何面對社會對知識份子的期待（領導社會、改變社會的現狀）與現實生活裡被要求爬上一個更好的位置間的相互抵觸？

參與「少年中國學會」後，或多或少的釐清了黃新高的焦慮與不滿，提供了可以切入的視角與場域，以及看待自身與社會關係的基礎。各位讀者可不要對「少年中國」學會」有太多的政治幻想，據說「少年中國學會」是由幾位資訊系的學生所創立的（1987年），而且原本想取的名字是「少年台灣學會」，但因校方不接受「台灣」兩個字，所以就只好張冠李戴地把「台灣」改成「中國」了。黃新高提及，當初創社的成員幾乎都是自由主義者，而且由於國民黨系統對校園內部的滲透，這些人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國民黨情結。

存在，是爲了批判 的「少中會」

「少年中國學會」吸引了不少學生的加入，然而也參與其中的黃新高覺得這並不表示此社團的成員皆具有很高的政治意識，被其吸引進來的學生，往往是單純的認為這個社團很有活力，不但具有反判性格，對於理論、知識的探索，也具深度或更有批判性，與其它的校內社團不太一樣。黃新高甚至也覺得這與校園內部的反對意識並不能等同，因為校園內部的反對意識應包含了對師生權利關係、教育行政體系的批判，他質疑校園內部的問題不能單一的由反對國民黨情結來看待，實際上「少年中國學會」並沒有清楚地區別不同情境下個別的反判情結，而單一的由反國民黨情結主導，反陷入了當下外在政治環境所營造的論述中。

不過，少中會發展到最後，從朦朧懂懂的自許為自由主義者，經過一番反思後，卻開始批判起自由主義，走向左派論述，關心階級，尤其是勞工問題。黃新高認為，反國民黨的觀點對進一步釐清社會上的各

種關係，侷限性很大。直到接觸左翼的思潮後，他才開始去釐清自己所承受的壓抑的根源，包括進一步的去理解電子人的社會位置。

三個月即夭折的社運經驗

也

因為那時與少中會的成員一起念了一些左翼思想的書，黃新高才對社會學越來越有興趣。大三時，他原本想要插大（台大社會系），暗示了相當程度已開始思考如果要搞運動，該扮演何種角色。尤其，大三下遇到了三月學運，更加速了他決定放棄電子工程系。三月學運時學生的大力動員與對社會改革的主導性，讓黃新高深深感覺學生好像可以站出來自己做一點事，而不單是扮演別人所期待的角色。這想法加速地使黃新高把自己的包袱丟掉，同時也讓他開始反省，處在此社會變動的情境下，自己是否可以不經由學院的餵養去做一些事。

大三升大四的那年暑假，黃新高與社團的朋友成立了「蜂坊工作室」，也是想試探不經由學院的餵養，學生搞運動的可能性有多大。那時「蜂坊工作室」想以桃園或中壢地區為主，從事一些可能與環保、農民、漁民等階級有關的社會運動。可是後來因有太多地方政治力的介入，也因缺乏固定的經濟來源，暑假結束後工作室就夭折了。大四那年，黃新高開始投入社會學研究所的考試，也重新思考一些問題

，尤其是知識份子與工運、階級運動的關聯。

三月學運後，黃新高原本以為想獲得知識並不必然要透過學院，可以藉由讀書會、成立工作室等方式來達成。那是一種很浪漫、充滿熱情的感覺。可是當工作室不得不結束時，立即明顯的問題是，是否有其它的位置可去，當時顯然並沒有。而且如果真有一個位置，則知識份子又該扮演何種角色？如果將來真的進入社運團體時，知識份子又如何與工人接觸，其間的階級關係為何？

學術圈內一點也不學術

考

進東海的社會學研究所後，黃新高除了思考社運團體內部民主化的可能性，也因近身去看到了學術圈內所存在的各式各樣的權利鬥爭，甚至彼此間爲了資源的獲得而產生的利害衝突，已不再對學術圈內抱持單純性的想像。

同時在這過程中，黃新高也一直反省所謂的社會位置到底是什麼東西，過去一直很窄化地在思考，總是認定如果要搞運動，就必須進入運動團體裡面，但現在他覺得有很多不同的位置，其實都可以做一些事，比如在破週報裡，也可以達到社會運動的效果，所以他希望破週報至少能發行二年以上，那他當完兵後才有踴躍的機會（暗示了讀者要趕快去買破週報）。其實，如果有心，任何的社會位置都含有運動的能量。黃新高對佔據既有的社會位置有點反感，他覺得運動應該是多方開展的。在社運團體與學術殿堂邊緣遊走過後，現在他的態度更開放了。

（圖／黃新高提供）





今年的政大熱鬧滾滾！

由學分費事件談學生權問題

文／金惠雯（政大廣電系學生）

從古早古早以來，政大一直是以黨校的姿態出現，當然這與它的歷史背景有關（前身為黨政幹校），因此有許多關於學生的「運動」都常常會無疾而終，甚至會產生相當「不同凡響」的結果。也因此，長期以來，政大的校園風氣一直都以「冷漠」而著稱，也使得許多曾經懷抱著理想進入政大的新鮮人都在無法理解的狀態下度過四年，之後便不再對此有任何的懷念，惡性循環之下，校園的情形就愈見「悲慘」了。

正由於大家的無力感，政大人便對此地缺乏認同感；相對地，在長期的壓制之下，校方也不認為學生有足夠的能力去形成一種輿論，所以，在許多措施上，都不曾考慮過學生的需要，更遑論學生的主體性。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校地資源的利用，如果大家到過政大，一定會訝異於行政大樓的「雄偉壯觀」（有人曾說那就像是一頂官帽，可充分突顯政大的「優良」傳統）；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容納各類型社團的「辦公大樓」居然是「高處不勝寒」，對大部分人來說，那是一個可能一整個學期都難以望其項背的地方。試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學生社團又如何能發展得起來，輿論就更難以形成了。

所以，儘管有許多政大人想要「振衰起蔽」，卻常因為外在條件的困擾，而使得所謂的異議性社團都必須不時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就這樣一屆接著一屆、一代接著一代，政大人的生活除了考試、報告之外，沒有人會願意冒著被視為「怪胎」的危險，而出面爭取自己的權益，結果校方也「順水推舟」地開始為所欲為——審稿制度、社團評鑑等，不但掌握了學生應得的資源與其思想，更藉由身分曖昧不明、功能不彰的「學生系級代表聯席大會」（簡稱代聯會）來做為學生自治的幌子，實則想以此來削弱學生的

團結力量。

本來現在校方非常「主動」地願意將代聯會改制為學生會，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但這學期所爆發的「學分費事件」，不免令人又開始質疑其動機是否只為了符合大學法的規定，而並非是真正開始重視學生的主體性。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我們所殷切盼望的學生會不過又是另一個「御用機關」罷了。

其實，這次學分費事件的結果雖然是差強人意（可以說是校方為掩人耳目而給的甜頭），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發現原來政大人並非真的都很冷漠，只是缺乏動力而已。而且在這次事件中，校方的狐狸尾巴——不把學生當做會思考、會反抗的人——幾乎完全顯露出來，因此在公聽會時，出面解釋的教務長可說沒有任何招架的力量，不但噓聲四起，而且也把政大十分腐敗的官僚作風展露無疑，不可諱言，這的確是一次相當良好的教育機會，真是難得一見（看來還得感謝一下校方的熱心贊助）。

政大特異的校園風氣，在學生長期的忽略與不顧碰觸下，早已呈現十分疲軟的狀態，因此常會使政大人非常的「鬱卒」，久而久之，整個校園便缺乏生氣與活力，結果就是學校生活開始變得「虛無」，並且缺少重心，大學教育也失去了原有的意義——訓練一個懂得獨立思考的人——這樣的現象是很令人感到害怕與恐慌的。

我想，經由這次的學分費事件，我們樂見於有許多人開始意識到主體性的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面臨一個如此強勢的校方官僚體系，要想完成重拾學生尊嚴、爭取學生應有權益的階段性使命——成立一個真正屬於學生的自治組織，不但需要智慧與經驗的累積，更需要許多人的熱情支持與協助，因為——唯有心靈上的不孤獨，才能讓力量更具震撼性。不是嗎？

衷心期待更多政大人關注的眼神！

《源起》

一開學，便由於行政上的準備不及，使得許多政大人在十分茫然的情形下，胡裡胡塗地選完了課，不但選得亂七八糟，更是為了選到好的課而漏夜排隊，每個人的身體都蒙受相當的「折磨」，才將這一年一度的大事給處理完。原本以為開學後便能一切就緒，專心展開學習的生活，但是另一個「驚訝」接踵而至。

在開學近一個月之後，每一個政大人都拿到了「加退選確認單」——那是一份確認自己選課結果的表格。其中，除了列印著我們的選課結果之外，對一些選修輔系或雙學位的人而言，那張單子上更多印了要求他們多交一個學分七百至七百九十元不等的費用，以作為該系加開給輔系或雙學位課程的資源。這樣的一排文字，著實令人感到錯愕——為什麼一樣修習政大所開的課，卻要多交錢呢？更何況，還在加退選之後才告知學生，甚至還威脅「若未在規定期限內繳交，便要註銷其選課」。

於是，大家在疑懼之餘，大學報更以頭條的姿態報導了這件事情，而校方的回答卻只以「於法有據」、「可以不修這樣的課」來搪塞，等到校園內出現了許多不滿的聲浪，大字報的張貼、抗議學生（以社會系為主）的出現，不但令更多的政大人感受到此件事情的不尋常，也讓校方明瞭到學生的反應。

終於，在一次的公聽會中，校方的敷衍態度在眾多與會學生的噓聲之下而出現漏洞，因此這項決定便在學生的努力下，在校務會議中以些微的差距，投票通過此學期暫停實施，由下學期才開始收費的決議。

無資訊的高速公路

，夕行

文／洪懿妍（政大新聞研究所研究生）

「資訊高速公路」，一個已經不算新的名詞，近一、二年來備受矚目，一時之間，政府、民間似乎都以建設這條高速公路為國家邁入資訊時代的首要指標。這個由電腦網路架構出來的超級公路被描繪成一個自由、互動、聲光兼具的綺麗世界，所有的傳播媒體也不斷提醒我們，現代人不上網路就落伍了。

描繪遠景的確是件美好的事，然而，影像、資訊並不是說了就有，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在媒體的炒作之下，多數人誤以為有了科技就有了一切，而忽略了最重要的「資訊」從那裡來。在一項新科技發展之初，硬體的建設往往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一環，可是，有多少人想過，一旦網路架設完成，我們要如何創造這支撐網路的龐大資訊。

以目前網路族的新寵 WWW（全球資訊網）來說，藉此網路來傳布訊息的政府或組織仍以外國（尤其是美國）居多。不管是在各種資料庫、新聞傳播或是廣告訊息上，幾乎是美國人的天下，我國無論在質或量上都很難與之相提並論。當然，這和網路的使用人口多有寡很大的關係。有些產品的研發在國內被認為是沒什麼市場的，因此也就少有人願意投身其中；此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軟體的盜拷太簡單了，別人已開發完成，直接擷取豈不方便。然而，長期以往，最終的結果就是我們永遠無法創作出屬於自己的東西。

這是相當可惜的一件事，一個可以穿透國界的傳播媒體，如果不好好經營使用，便只能淪為外來文化入侵的另一管道。現在我們只看到政府積極建設 NH，硬體建設被當成首要目標，但幾乎看不到任何鼓勵軟體開發的措施。

過去，我們積極地爭取電視頻道開放，然而，在現在有線電視動輒五、六十個頻道中，除了大量的外片、影集之外，我們又看到了多少國人自製的高品質節目內容。而現在，我們擔心的是，在國家耗費大量金錢、人力建設的資訊高速公路中，流竄的仍是外來資訊。國人若仍無心於資訊內容的製作之上，只有徒然浪費這個四通八達的傳播媒體。

上個星期業者推出了中文版第二代的「三國演義」，也許大部分的人都覺得這樣玩起來過癮多了。但不知是否有人想過，這套電

玩軟體竟然是由日本人開發出來的，是不是該令我們感到慚愧？文化資產被外人拿去大賺其錢，自己卻還玩得不亦樂乎。

事實上，所有的媒介資訊一直都具有相當強的文化特殊性，而當務之急便是善加運用我們的文化特質，設計精緻的傳播內容，例如在新聞報導、國家建設導覽、資料庫等地方多下工夫，再順利地利用媒體科技將其傳布出去。

國內並非沒有人才，只是長期以來大家都忽略了，在發展科技硬體的同時軟體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人才也因而閒置。現在正值另

一波傳播科技起飛階段，眾人將目光集中在硬體的發展，但是，不出幾年，傳播內容的重要性將會凌駕所有的硬體設備之上，這幾乎是所有新傳媒發展的原則。屆時，我們不希望傳播科技所帶來的竟是另一波文化的移植。

我們積極進入資訊化社會確實有其正面意義，然而僅僅強調硬體的開發是不夠的。在發展的道路上，文化傳播者與科技開發人員應該站在同一陣線一起合作創造資訊。好的文化產品，會讓傳播新科技的發展更有意義。

與資訊文化賽跑

小心被淹沒！

文／林小保譯寫

由於目前全世界的網路都使用網際網路，許多電腦公司像是微軟（Microsoft）、網路空間（Netscape）等公司，都急著想要創造出一種全影像的「網路圖書館」（Web browser），以便於把所有的服務都結合在單一的、以圖像為基礎的（icon-based）介面中。當然，你可以繼續使用你那舊式的程式、或未經整合的機器，不過，整個潮流已經向前邁進了。一旦網際網路一如往例地，成為通行全球的圖書館，你將可以聽到新的網路被描述成一個全球性視覺、聽覺、文字的巡迴動物園：到處向我們展示其中所蘊藏的內容。

至於對那些成天埋首於網路中的新聞族和電子郵件信箱的人們來說，這將會是一種雙重的轉變：因為他們可能忽略了，每天有多於十二萬五千件的訊息在網路上出現，都是以地球上最簡單的、數位溝通方式在其中呈現；以字來組合，而不是用圖象來溝通，聽起來似乎有點笨拙，但這的確對互動媒介相當重要。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網路雖然為文字世界提供了即時的管道，但它並不在乎人們在上面傳遞了什麼、什麼是值得留存下來的。雖然讀者必須在其間去篩除一些訊息，但更重要的是，你不僅會被網路中大量的資訊淹沒、自己也會被淹沒其中。

例如專欄作家巴哈特（Aaron Barnhart）便曾提到，當他還是網路上社會／文化／非洲／美洲／新聞版的死忠讀者的時候，曾有一個唸物理的研究生，每天

都會在站上貼上許多新的資訊，新鮮、熱情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力。他是 Rap 音樂的權威，當巴哈特與他逐漸熟悉之後，才知道他有著腦性麻痺的疾病，行走、說話都受到極大的影響；然而，網路成了他可以盡情享有完全行動力的地方。

他以這個資訊區來處理線外關係，當同學或老師當他是低能者的時候，他會表現出他的憤怒，或者，當一個很有魅力的女人拒絕他的時候，他會哭得像個象人。有一天，當他不自覺地說出他是個白人的時候，這個新聞區網友們的憤怒，如潮水般向他湧來，因為，他們認為被他所背叛了。之後，他以電子郵件告訴我，他不會再在這個版上出現了，而巴哈特則覺得彷彿一家最喜歡的店鋪關門了。

事實上，有數以千計像他一樣強有力而獨立的聲音，出現在網路空間裡；而他們是否能夠繼續在網路中出現，則端視對電子郵件與新聞區的人發言，是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愉快而受歡迎的事。然而，我們卻很少看到在「冷漠的網路上」，自命為權威的人，可以獲得他人的注意。

相反的，你更有可能會看到新聞媒體，像是時代華納的「拓荒者」網路（Pathfinder）或者是時代雜誌，每週一的財經新聞 WORD，在 WORD 裡頭，的確是有一些不錯的東西，但是，我們似乎也可以看出來，那其中大部分的東西，似乎都花力氣在 Netscape 圖象的表現上。換句話說，在高度資訊化與科技化的時代裡，不論人們如何地苦苦追趕，不僅難以抵上科技的速度，而更無奈的（或說更有力的），則是人們終將面對無盡無窮的資訊。



如 果要用一句話來形容李秀容這個人，可能大部份的朋友都會選擇——「認真而實在」。

一九九〇年三月，學運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當時就讀於台大農業推展系的四年級的李秀容，也參與了這場盛會。在那裡，她認識了一些早已投入環保聯盟「義工團」的學生（如現任台北市環境改造協會的執委李慶峰等），埋下了她往後深深投入環保運動的機緣種子。

九〇年前後正值環保運動的高潮期，花蓮銅門鄉事件、宜蘭反五輕、蘭嶼拒絕核廢料……等事件與行動不斷，在「義工團」朋友們的鼓勵和支持下，李秀容開始踏出校園，參與反核遊行，實際下鄉到環境受害地區，親自瞭解居民的處境和感受，並且接下了環保聯盟會訊《台灣環境》的編輯工作。

然而，只作了三期，李秀容就跑了。

為什麼呢？她打趣地回答，「或許是因為自己做事往往太投入的緣故吧！」

原來，在環保聯盟的教授們的眼中，《台灣環境》是會內刊物，不便對外流傳，而李秀容卻覺得一個運動團體，應該要讓社會大眾瞭解，自己究竟做了那些事、如何作、秉持的理念和行動的考慮點是什麼。李秀容對外發行會刊的想法並未被會長接受，這使得她感到有點失望，正巧，自己也面臨到了畢業、必須找工作謀生的關卡，就順水推舟地辭掉編輯的職務。

離開環保聯盟後，李秀容努力地為生活打拼著。她曾經到補習班教書兼當總務，也做過套書的推銷員，一般社會新鮮人初出茅廬的艱苦，她同樣也都經歷到了。不過，她對環保的關切之情，卻沒有被日復一日的忙碌和瑣碎所淹沒。就這樣，兜走了一年多，在施信民和李慶峰的招引下，暫時失業的李秀容，義不容辭地幫忙了台大物理系張國龍老師接的一個環境品質調查的案子，重新回到環保運動的路上。

從九三年初到九四年底，李秀容一直擔任環保聯盟執行秘書的工作，從揭發秘雕魚的真相、反高爾夫、協助地方公害居民到發起罷免擁核立委行動，奔走於地方、街頭、立院與環保署之間，她的付出是有目共睹的；身材並不高大的她，在瑣碎的行政事務之餘，經常做著比男人還要粗重的工作：在參與者寥寥可數的抗議場合中，左手拿著麥克風，一疊仍吐著未乾油漆味的前一晚熬夜作出來的布條和海報，右手拿著環保聯盟的旗面和旗竿，有時，還得搬兩張桌子，再加上塞了文具的募款箱、一百本近期會訊及反核錄影帶等刊物、當天的抗議書和聲明等。「你會懷疑我如何搬這麼多東西？是的，我也非常懷疑，但是通常義工就是這樣產生的」，李秀容說。

善於反省。也許是李秀容在認真之外，最大的優點之一，「每當夜深人靜，雙眼疲憊時，我的審判時間就到了。我常常會問自己，今天我做了什麼有益環境的事？台灣環境有沒有因這天的努力而稍微好轉

在普通經驗中發掘問題

認真而實在的李秀容

圖文／李安妮

朋友們一直到現在都還記得她，李秀容的臉上綻出了欣慰的笑容。

女性對運動 比較堅持

目前台灣環保運動的檯面人物，幾乎都是理工科系出身的老師，在傳統學術「男理工、女文商」的性別分工下，造成了「男性當家」的局面，然而，李秀容卻更願意和女性建立良好的關係，因為，她肯定表示：「女性通常會對『運動』比較堅持。」

即使在「基進」的運動圈，女性仍如同在家庭和經濟領域中一樣，（被迫）偏向從事較繁瑣、非決策性的「輔助性」行政工作，在批判這樣的分工之餘，李秀容認為，這些女性所做的「低下」工作，其實才是最實際的，她同時談及，男女的社會化特質在從事運動的思考與行動上的差異：

「男性比較會去掌握發言權，而不去想問題的脈絡與對策。這對運動的影響是很大的，因為會發言的，未必能做事。」

她生動地描繪出抗爭場合中兩性不同的關注點：「女性想的是，誰可以上台演講，男性想的則是，自己要不要上台演講。」

然而，這並不表示女人的能力就比較差，「大部份的女性，都有站在檯面上的實力，至於要不要，端看自己的選擇。像徐蘭香、許瓊丹都是環保運動中的優秀人才，但是對她們而言，『出頭』是沒有必要的。」李秀容說。

對於環保聯盟缺乏地方組織經營的長期失望，終於在使得李秀容累出盲腸炎之後，毅然決然地再度離開。取而代之地，她集結了蔡朝融、邱芳洲、范正堂、徐蘭香、趙貴忠、王玉麟等長期致力於環保運動的地方人士，共同組成了「環境權益促進會」，「希望能提供各地運動所需之環境資訊，並協助地方成立環境資訊站，以便資訊的流通及互相學習、累積環保運動的機會。」

與自己運動生涯轉捩的同時，今年二十八歲的李秀容的人生亦步入一個新的階段——與曾為環保聯盟義工、現任於長老教會總會資料室的蔡森昌共組家庭，並且懷孕、即將生子。

問她在結婚、懷孕的過程中，是否發掘到了什麼樣的「問題」，充滿孕味的她，不改實在和認真的態度，想了想後，笑著說：「我還在體驗中。」



？」任何忙碌的工作者都會忽略「反省對生命的正面意義」，這也是台灣的環保團體所面臨缺乏想像空間的最重要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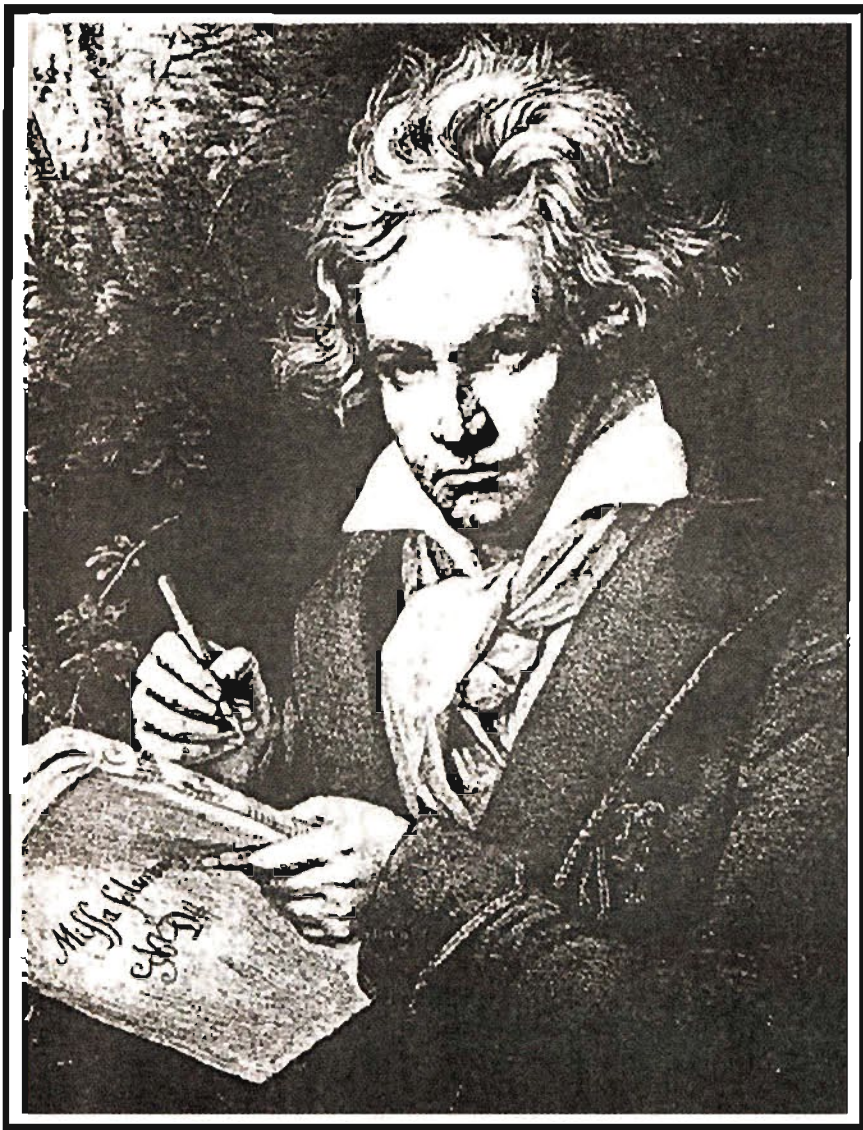
重視底層義工的聲音

對於主導環保聯盟的教授們的較為「菁英」的作法，李秀容並不怎麼贊同，她不諱言地提出對其學院式思考的質疑：「在地方的群眾場合中，我通常會警覺到，當地居民的需要究竟是什麼，然後，為台上老師的『專業』演講乾著急」。她重視的是，如何貼近群眾的利益和心聲：「在面對群眾時一個領導者如何看待人群？教授在課堂中的演講及在群眾運動中的角色扮演，如何調整？在群眾聚集時，如何作長久的組織規畫？在緊急的混亂中，如何處理突發狀況？我只想說環保運動中的想像空間，就在於這些被認為無所謂的瑣瑣事情上，這也是台灣環保運動必須好好檢討的問題。」

對於運動者的養成，她的看法十分特別：「搞運動的人要愈普通的人愈好。」「一個擁有太多『特殊經驗』，老是認為自己是犧牲奉獻、偉大的人，很難能夠真正瞭解、體會、諒解一般人所想的，從而也就不太可能讓一般人完全接受，也不會是個好的運動者」；「如何在普通的經驗中發現問題，說服別人，是最重要的事。」

義工和女性，是李秀容在從事組織工作時，特別看重的兩種人，這也是她和其他環保界急於揭露弊案、與「上層」對話的男性的不同之處。

曾經每天都要面對五十多個義工的她，反對只是把義工當作人力工具來使用，「作為一個組織者，我們應該讓他們清楚我們在想什麼，也該讓他們瞭解，自己不只是『義工』而已，也可以作些不一樣的事」，在罷免擁核立委的期間，她獨排眾議，讓義工擺脫單調的簽名工作，而將之分組組訓，加入輻射偵測、整理資訊等工作行列，「這讓她們感到很有成就感，也因此，在離開之後，許多人繼續在所屬的圈子、團體中，繼續耕耘」，提到義工



▲為何古典音樂的作曲家，清一色的都是男性？圖為貝多芬。

貝多芬是強暴犯？

文／林小保譯寫

的蘇珊·麥克拉蕊
性別戰火
點燃古典音樂



▲圖為蘇珊·麥克拉蕊。
(圖取材自 UCLA TODAY)

文化研究和女性主義兩股學術力量，不管是對於性別、性慾特質等議題的討論，或是對於社會歷史力量作用的深究等，都可說是對人文學科各個領域，引發了強力衝擊，並挑戰學術界重新反省既有知識架構裡，性別中立的想像，所建構之男性知識體系的偏誤，以及對於學術霸權的盲目偶像崇拜。

然而，這樣的知識討論，卻並未出現在音樂學的領域之中，而隨著女性主義者積極地發掘，在男性書寫的歷史中，被埋沒的女作家、女畫家；文化研究致力於瓦解、解構霸權，卻從來不曾有人懷疑過，何以古典音樂的作曲家，清一色的都是男性？而這些男性究竟是如何得以執掌整個社會的文化霸權？

最具創造力的天才

不過，美國的音樂學者蘇珊·麥克拉蕊 (Susan McClary)，則成了這個領域中，首先「甘冒大不韙」的先驅者。從她出版的第一本書，強力的批判音樂之父，第二本書致力於提出女性主義觀點的音樂批判，不僅為這個領域帶來不同以往的嶄新視野，而她也引發的音樂界內部論戰，與她作品的爭議性，也可說是前所未見的。因此，我們特別譯介了一篇對蘇珊·麥克拉蕊的專訪介紹，希望能夠隨著麥克拉蕊的創新性，為音樂研究的領域，帶來一些新的聲響。

有人稱她是「女性主義納粹」，但卻也有女性主義者與文化史家，稱她是音樂批評新學派的閃亮新星。而麥克阿瑟基金會，則乾脆封她是全美國最具有創造力的天才。

經過了四年對於她極具爭議性音樂理論的辯論，蘇珊·麥克拉蕊 (Susan McClary) 獲得她的支持者的鼓勵，獲選為麥克阿瑟基金會的特別會員，這是一個全國性的無上榮耀，只有在各個領域中最優秀的個人，才可能獲取如此的殊榮。

去年一月，麥克拉蕊和他同為音樂家的丈夫，在 UCLA 教書時表示，「能夠在這場可以說是音樂界數十年來最大的論戰，告一段落之後，獲得這項肯定，當然是非常好的。」「許多人對我的書《女性特質終結：音樂、性別與情慾特質》(Feminine Endings: Music, Gender and Sexuality) 的反應，大部分都是負面的。有了這項榮耀之後，則是告訴我，寫這本書不是一件瘋狂的事。還是有一些人，認為這些論點是重要的、也是值得深刻探究的。」

麥克阿瑟基金會特別會員的董事凱薩琳·史提森則說道，「麥克拉蕊有著驚人的創造力，因為她的研究，而帶來了許多的改變；她同時也是為音樂領域帶來大變革的先鋒。」

重擊盲目的古典音樂崇拜

在她的三本書與許多短評中，她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式，來思索從十七世紀至今的音樂，並且探討了音樂與當時社會文化條件的關係，特別是性別議題、性慾與性別政治等等少有人嘗試的議題。

而由於她涉獵音樂領域的廣泛，即使她不僅可以為大眾媒體寫評論，像是村聲雜誌 (Village Voice)，同時也可以在正式的學術期刊中，從蒙德維爾地 (Monteverdi)

一直討論到瑪丹娜 (Madonna)。身為一個古典鋼琴家，她卻同時可以訓練弦樂四重奏和後龐克樂團。

UCLA 婦女研究中心主任凱特·諾伯表示，「麥克拉蕊非常喜歡去搖滾音樂會，她寫過一連串討論女性流行音樂的文章，而她討論瑪丹娜的評論 (篇名是 Living to Tell: Madonna's Resurrection of the Fleshly)，也常常被人引用、收入選集之中，或多或少的，都可以說是她開創了女性主義音樂批評。」

不過，古典音樂才正是麥克拉蕊重重敲擊、一掃在這個世界裡因循、盲目偶像崇拜的場域。

「她充滿了創新性與原創力，不過，正因為她是點燃了戰火，她也常被錯誤引述。」諾伯說。

對於麥克拉蕊關於音樂根源之強有力與具爭議性論點的回應，主要是因為人們充滿熱情地，將巴哈、貝多芬的神聖音樂視為遵從景仰的偶像。

「在音樂這個學科之中，往往是把音樂理解為一個自足的媒介，而與外在世界無涉。」麥克拉蕊說。

不過她自己並不是將音樂視為一個既存之抽象物，除了少數具有天賦的人之外，無法由現實世界中獲致。在音樂的世界裡「沒有緊張與衝突，一切都是充滿美與秩序的。」

她指出，「我的罪惡便在於呈現出，即使在最抽象的音樂形式裡，

也是與當時的社會信仰、特別是社會衝突，密切相關。」

演奏樂團的共謀

以巴哈的布蘭登堡協奏曲來說，巴哈可以說是突破了從十八世紀以來，由維瓦地所發展出來的音樂類型。維瓦地的協奏曲可說是和諧、完美秩序的完美模型，而這不啻於是當時社會文化觀的核心。

「在這些團體之間，似乎存在著共謀。管弦樂團一直穩定地存在，而獨奏家總是在表演大師的作品。」麥克拉蕊解釋道，「維瓦地的協奏曲似乎展現了，你可以擁有個人自由——一個個人所創作出來的巨匠創意——同時也達致了社會和諧。」

但是，在布蘭登堡協奏曲集裡，麥克拉蕊找出了足以震撼這個十八世紀模型的動力，例如，在第五號協奏曲裡，一個大鍵琴獨奏者突然發狂。

「他變得越來越瘋狂，最後把曲子完全搶過去，而讓整個管弦樂團呆坐在那裡。」，麥克拉蕊說，「終於，那個獨奏者變得和緩下來，整個管弦樂團才又開始演奏。這是相當不尋常的，因為巴哈並沒有假裝一切都會相互融合、共存，他推動音樂，直到你開始擔心，這些東西要怎麼可以在一起演奏。對於這種非凡的，無法屈服於樂團的努力的創造力，你能怎麼辦？」



她在第一本書中的想法，遭到各界越來越多的批評。不過，她的第二本書，《女性特質終結：音樂、性別與情欲特質》，卻讓她成為一個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並且也使很多人，把怨氣發在她身上。

《女性特質終結》這本書，可以說是首次在音樂領域裡，討論性別、情慾特質等議題，所涵括的範圍，則從十七世紀的歌劇，一直到瑪丹娜的歌曲。而這些相同的議題，雖然在電影、文學與視覺藝術的領域中，曾經有其他文化研究與女性主義學者提出過，但在音樂的領域卻從沒有出現過。

音樂符碼， 男女有別

麥克拉蕊發現音樂符碼在不同的曲目裡，意涵著男性陽剛特質與女性陰柔特質。例如比才的卡門便是個例子。

「這些音樂的符碼一直到今天都還跟著我們，」她說道，電影「印第安那瓊斯」的觀眾會聽到，而電影「第六感追緝令」的性驚悚，也說得很清楚了。「在深厚的文化條件基礎之上，我們預期一些男性陽剛特質，是有比較具侵略性的韻律，某些和諧型態，有時是奠基於有關軍事的虛張聲勢。」對比來說，刻板印象的女性特質音樂符碼則是柔軟、抒情的、具有誘惑的。

在貝多芬的音樂裡，麥克拉蕊發現，「強烈慾望與暴力的交會，而這對於十九世紀陽剛氣質的建構，是非常重要的。」對比於莫札特和海頓，他們在他們的音樂裡，建立了一種期待，並且隨後獲得滿足。而貝多芬則覺得這樣的音樂傳統是非常虛假的。她說。

「他拒絕了它們，然而，它們都是他所知道的。」麥克拉蕊指出，「所以，你常常可以發現，他會為了某些事情，營造一些慾望和預期，之後又抗拒了它。因此，這時，你所能有的，便是音樂極度猛烈的狂爆。今天我們許多的動作片，便是在這樣相同機制的基礎之上，產生刺激、慾望、期待，之後，則是巨大而暴力的爆發。」

麥克拉蕊一篇短文裡，以強暴這個隱喻，來描述這些慾望的音樂意象，以及未獲滿足而突如其來的暴力，激怒了許多把貝多芬視為文化聖者的人。

「許多人並沒有看完完整的論證，只是略過了文章裡的幾個句子，就會變得盛怒。因為竟有人膽敢認為貝多芬是個強暴犯。不過那並不是我所說的。」麥克拉蕊解釋說，「看到這樣的扭曲，竟會在媒體間這樣廣泛的流傳，真是令人相當驚訝。我完全無法知道，這會引起什麼樣的鼓譟不安。」

在這本書出版後的四年之後，她又寫了一本關於比才「卡門」的書。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極具盛名的「布洛克講座」(Bloch Lecture)裡，發表演說。並且在四所大學裡教書。不過，她還是把她的時間，都花在對付那些她自己所引發的、相關的論戰，並在世界各地巡迴演說。



▲瑪丹娜也是麥克拉蕊研究的對象。
(圖/美聯社)

教書是點子來源

至於說到未來的計畫，麥克拉蕊說，由於喜歡置身於教學之中，並將自己更加融入 UCLA 的社群中，她還是希望能夠繼續教書。而從她 1976 年在哈佛大學獲得音樂學的博士學位之後，她前後已經在哈佛、柏克萊、明尼蘇達、和三一學院教過書。

「我本來已經自願表示教暑期課程，並不是因為我缺錢，只是因為我喜歡教書、課堂的氣氛、跟學生談話、交換看法，」她說道，「這是我獲得學習的地方，也是點子的來源，我必須要有這樣的衝擊。」

而在秋季的這個學期，她將會有一門非音樂性的課程：二十世紀音樂之旅。再一次地，她將會偏離傳統文本裡，僅僅探討史塔克豪森 (Stockhausen) 和荷伯克 (Schoenberg)，卻忽略了路易·阿姆斯壯 (Louie Armstrong) 和貝西·史密斯 (Bessie Smith)，麥克拉蕊說，她將會修正這樣的問題。

此外，她也提到，由於麥克阿瑟基金會所頒發的榮譽，將會使她用在校園裡的時間，變得更多了，但是，這也將有助於她完成她的第四本書，《十七世紀音樂中的慾望與權力》，而這本書將會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

防治愛滋

「紀念被單」帶來希望

文/李安妮

十一月三日，對台灣的「愛滋」史而言，是個特別的日子。

這一天凌晨，一位台大醫院的男性愛滋病患自殺身亡，讓愛滋病再次蒙上悲劇的陰影；下午，由「中華民國預防醫學會——希望工作坊」發起的「台灣愛滋紀念被單計畫」組織正式宣佈成立，寫下了愛滋運動新的一頁，也帶來新的希望。

每條愛滋被單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一九八七年，美國成立「名冊計畫」基金會，開始了愛滋紀念被單的製作。人們在被單上繡上因為愛滋病不幸去世的親友們的姓名、出年暨去世年份、以及可以代表其生前人格特質、喜愛事物、理想等圖案或文字，來表達對她／他們的懷想與紀念。藉由愛滋被單的集體展示，基金會希望能夠提醒世人愛滋病的危害，呼籲社會大眾重視愛滋防治並消弭對愛滋病感染者的歧視。

目前，香港、泰國、日本、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地都成立了相關的組織，以紀念被單為訴求，成為當地愛滋防治的重要活動之一，希望工作坊成立的「愛滋被單計畫」組織，則使得台灣成為第三十三個加入此行動的國家。

「遏止愛滋病的蔓延，是「紀念被單計畫」的使命」，對於台大醫院愛滋病患自殺的事情，本身亦為醫生的預防醫學會秘書長陳宜民感到十分遺憾，他表示：「當初預防醫學會設立「希望工作坊」的用意，就是想讓感染者、病患及其家人、朋友和無數個為愛滋憂慮、恐懼的人們，帶來「希望」，他鼓勵病患要對未來有信心，「只要撐得久，總會等到特效藥出現的那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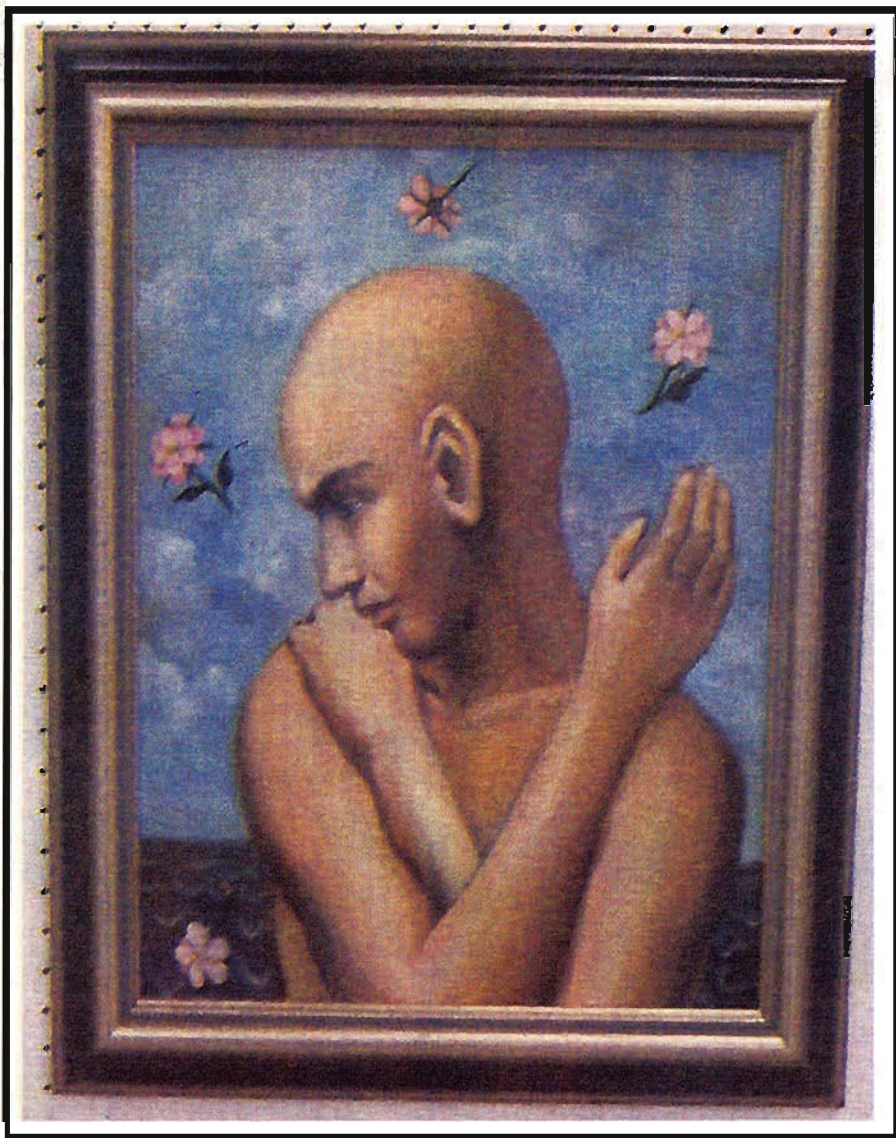
今年十二月三日至七日，希望工作坊將於中正紀念堂及台北市政府的廣場，舉辦愛滋被單展，當場將展示五百七十二面由美國空運來台的愛滋紀念被單、二十面日本民間團體為愛滋寶寶製作的「瀕臨危險幼兒被單」(簡稱 ABC 被單)及至少十面以上由台灣民間自己製作愛滋被單。

除了病患親友及義工外，本次活動亦將有同性戀團體與婦女團體參與愛滋被單的製作，不過，因輸血感染 HIV 的血友病患家屬們目前仍沒有人願意加入縫製被單的行列，長期擔任「希望工作坊」義工的張維說明：「這主要是因為整個社會給感染者與病患的壓力實在太大了緣故，許多家屬不願意再次面對這個痛苦的經驗」，不過，他也指出：「愛滋被單的製作過程，其實可以是一種心理治療，讓大家重新思考與已逝去的人的關係、生命的意義，並從中獲得悲傷情緒的發洩與安撫」。他期待能有更多的個人、個人參與被單的製作，因為這對於要求政府與社會正視愛滋政策與病人的需要，都是個重要的力量展現方式。

如果您的身邊就有因為愛滋病而受苦的親友，或者，您(和您所處的團體、組織)想為不知名的愛滋病患、愛滋運動盡一份心力，歡迎您共同來參與被單的製作，詳情請洽：02-8200979，8250444 希望工作坊。



▲縫製愛滋被單，大家一起來。(圖/李宜昌)



同志之聲

「寓教於樂」外的省思

文／阿璋

由數所大學的同志社團跨校聯合主辦的「台灣同志藝術節」，堪稱下半年同志活動的主秀之一。不僅參與團體頗眾，就連節目內容亦洋洋灑灑蔚為壯觀。

以參與的各校園團體來說，以往大多祇是各自打拚的局面，甚且有的還祇是「未獲校方認可」的「地下社團」。此次登高一呼，來個聯合作戰的方式，以「化暗為明」的事實、勢力向「有關單位」宣示。雖說祇是一場頗具規模的校園同志活動，卻也展現了學生們旺盛的活動力和企圖心。

就節目內容言之，亦是包羅萬象、精采可期，有美術、電影講座、文學座談、音樂廣播、同志書展、學生美展、扮裝舞會、戲劇表演、影像觀摩等，充分顯露「Festival」的質性。

從整個活動企劃看來，主導的校園新同志有意「做大」（坐大？）的心態非常顯明，然而對於如此一個費心、費力張羅、推出的同志藝術節，難免予同志族群期待與期許的心情。期待的是一個五光十色、盛大精彩的嘉年華會；期許的是不要又成為一個「熱鬧有餘」、不知所為何的大雜燴。

「寓教於樂」無疑是現階段新同志活動的前提、共識，這倒不是說任何的同志活動都必須肩負宣導的重責大任，但如果祇是為了舉辦活動，卻因為某種惡質的原因或限制而必須作無謂的遷就、妥協的話，則活動的實質意義何在就有待思考、商榷了。就以此次「台灣同志藝術節」而言，在力求盡興之餘，是否也應該對校園同志團體普遍受壓制的惡質現況有所反應、反思呢？

「眾目睽睽，秀出自己」。預祝「台灣同志藝術節」圓滿成功。

（圖／丘德真）



▲圖為周華山。

（圖取材自香港同志研究社）

直同志站出來

超越性取向二元對立

文／李藏玉

一個非同性戀者，是否可能、又要如何跳脫自己的社會位置與情慾身份，站在同性戀者的立場上說話，甚至致力於同性戀運動的理論研究與實際行動？

對於有以上困擾的朋友，這一兩年來，著作《同志神學》、《同志論》、《「衣櫃」性史》陸續登台、受到許多同志朋友歡迎、現任教於香港社會大學社會系的周華山的經驗與思考，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幫助和啟發。

周華山在其收錄於《香港同志站出來》的〈直同志站出來〉一文中，坦誠說明自己接觸女性主義和同志論述的緣由、經過，以及關於理論與實踐的思考辯證、心理掙扎。

周華山的初次「同志啟蒙」，源於偶然：大一暑假在圖書館中，無意發現關於「同性愛」的書籍，情不自禁地掉入書中所描繪的「新大陸」；而真正使得這個既非女子亦非同性戀的「發現者」義無反顧留在「新大陸」戮力耕耘的原因，與其說是學術研究的魅力，不如說是「為了自己」——來自絕對父權家庭的童年陰影，以及內心想要逃脫自身所沾染的「異性愛男子的自欺與迂腐」的深層欲望，使他「在閱讀和寫作的過程裡... 常常激動得掉下眼淚來... 這不光是學術研究這般簡單——我看到了自己。」

然而，在耕耘與自我耕耘的過程

中，周華山並非都沒有掙扎和懷疑，同時作為一個異性愛男子與女性主義／同志政治研究者，他的情慾取向與政治位置相互矛盾，這構成極大動力，使得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成了他最關心的課題——「我究竟以怎樣的身份關心／研究／支持女性主義和同志政治？當我的「身體」繼續享受異性愛男性的寬闊社會空間和特權之際，我如何關心／支持／認同／寫作／研究女性主義及同志政治？」

他相信，理論取向也應該是一種政治位置，因此，越發注重理論位置與情慾（身份）實踐的融和整合，「異性愛男子是否也可以實踐／活出女性主義／同志價值，異性愛者是否一定維護異性愛霸權，男子是否一定陽具中心.....等」問題，經常在他的腦中盤旋不去。

在英國留學時期與諸多激進女性／同志團體接觸的經驗，使得周華山一方面在理論的思考上日益精進，同時，他更努力地在生活的各個層面自求改變；對於許多自詡「進步」的男性，在生活中卻不自覺歧視、壓抑身邊另一性別／性取向的人的現象，不斷地刺激著他：「我知道，需要改變的首先是自己。」

這些改變帶給他個人生命中各種可能的「極大釋放」：「我蓄意與男子發展離開競爭結構的情誼，也渴望與女子建立超越主客對立父權模式的親密關係，我不再介意自身的溫柔細緻，甚至蓄意讓它衝擊／

建立自我.....。」

他也反對思想與行動不一的「偽善」：「我從不強調自己的異性愛身份，因為太多男性學者在高談闊論自詡支持同性愛解放之時，總是急於劃清界限... 再三強調自己不是同性愛者... 說穿了，這只不過是同性愛恐懼症在中產知識份子中的藉屍還魂。」

然而，即便如此，投入英國與香港同志運動多年的周華山，仍時常要面對被同性戀者質疑身份、甚至遭到排拒的尷尬經驗，因為，除了本質主義與分離主義式「身份認同」的運動策略上的需要外，「太多同志恐懼自身的異性戀或雙性愛性慾，而把非同即異的「直思維」悉數內化」，他說。

挑戰這種否定差異和抑壓異類的直思維、成為近年同志研究新寵兒的 Judith Butler 與 Diana Fuss 的觀點，開啓了周華山新的視野：「以「同志」取代「同性愛者」正是要離開這種二元對立，不以性行為來界定性身份，拒絕以「性」取人。同志，不再取決於床上伴侶的性別，而是自覺主動顛覆異性愛霸權，並以此作為自身的性身份，

因而包括 S／M 同志、易服同志、雙性愛同志、變性同志..... 直同志。『同志』的精神，不單在於盛載豐富多圓的性實踐，更是為著建立一個不再以性別／性取向把人分類的世界。」

雖然反對把人標籤歸類，扼殺感情多元流動的暴力行為，基於暫時性政治策略的需要，他提出了「直同志」的新概念，企圖說明並解決非同性戀者參與同志運動的正當性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他同時也消解了自己長久以來的困境，「也許，將來我可能尋覓到更能盛載自身情慾取向和政治立場的身份類別，但在此時此地，我還是以「直同志」的身份，站出來。」

對周華山而言，在性取向歧視仍嚴重存在的現今社會裡，「把眾人以為變態核突的標籤，主動搶過來，印在自己額頭上」的「自我命名」，是極具顛覆性的，並且，也是非同性戀者主動放棄優勢利益、向異性愛主流社會宣戰的必要行動。

註：1. 香港社會將 Straight（異性戀者）翻為直。

2. 站出來，即為 Come Out，現身之意。

酷兒愛玉冰



在島嶼的中心爆發，

做為島嶼邊緣的鏡子

試刊號：音樂政治與青年文化

一九八七年英國搖滾界為工黨助選的實例—紅楔宣言；ROY SHUKER的「我的世代」；獨立音樂小報告、空中破裂節、春天的吶喊、酒神季、新生南路飆舞等活動紀實；地下樂團阿福、叛徒、臨時起意、觀子音樂坑、教員子女、趙一豪、NONO、嫫蟲等訪問。

第一期：墮胎的一百種態度

愛要怎麼作？完全墮胎指南；日本山形紀錄片；英國倫敦搖滾書蟲新樂園；十點迷宮；科技紅新娘；使用電腦男女有別乎；網路革命；上網路開世婦會。

第二期：夏娃的藝術

專訪吳瑪悌、嚴明惠、陳慧橋、胡碩珍、陳文玲；女性藝術書籍簡介；拾荒藝術季；克利夫蘭搖滾名人堂開幕；半島藝術季；簡介政大野火社與交大台研社；桂冠圖書事件；美國同志歸鄉新趨勢；女性、消費主義及其衝突。

第三期：台北國際後工業藝術季

藝術季現場目擊實地報導；噪音烏托邦因子；事後諸葛；CCCC、保險套、鐵鍊俱樂部訪問錄；當前藝術雜誌簡介；台南小劇場發展現狀；電視圈內的廉價游擊隊；同志影像再探；專訪新任婦展會執行長劉慧君；女性出版現狀。

第四期：好玩女人

三溫暖、電玩、自助旅行、T BAR 玩耍的女人們；中國電影史研討會；另翼岸譜自己搞歌活動；2/3世紀前的台藝術家黃水士與陳植棋；六彩雷絲鞭；傳真藝術時代的藝術符碼；〈女朋友〉增版下鄉去；新新人類比較聰明？新聞學子看政大新聞系六十週年慶；韓國「真一從社會生產關係看「豪爽女人」。

第五期：學生萬歲

學生生存手冊；誰說師生不能戀？教師法讓師生大動干戈；教室運動DIY；誠品告別與台灣濕克自己搞歌活動；什麼是模範藝術節？巴黎馬克斯傅赫尼模範藝術館介紹；風行全球的資訊文化雜誌〈Wired〉是資訊資本主義之聲？銀髮女權鬥士貝蒂傅瑞丹；純粹的左派同仁誌—四季紅。

第六期：美體帝國、瘦身子民

美體帝國的利潤；塑身理由及二十世紀的男體瘦身工業；歡愉包裹的民進黨黨慶；為何另類畫家見光死？SCUM和B—SIDE同時開張起義；媒介隱喻的多重辯證；〈Wired〉的反擊；不安於室基層女教師；清大文化公園；加大將開設同性戀與雙性戀課程；紀實的同性戀報導出版現象。

第七期：場道橫行—反瑪家水庫

贊成水庫的資本家，用電鋸來切牛油的发展哲學；專訪趙貴忠、陳初男、許進德、沙妮瑤、安正光、邱金士；媒體對於瑪家水庫的龜頭心態；剖析「我不知道，我渴望」藝展；國際後工業藝術季涉事人員補述；性、藝術與美國文化；新竹文化協會簡介。

第八期：反孃雞行動

社會運動美學初探；拯救少女還是粉飾父權；飛得太高的依卡儒斯運動；蕭渥廷的行動欲望；異教音樂；迫使圖書館訂音樂雜誌的五種DIY密招；小劇場人物專訪—吳文翠；挑戰媒體戰國時代；「環保花車」和綠色生態思潮；專訪卡維波談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女同志、男同志、和女性主義者的愛恨情愁。

第九期：連章顯覆

第十期：當代傳奇

POTS 零售點

金石堂文化廣場

- | | |
|----|----------------------------|
| 城中 | 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19號 |
| 忠孝 | 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230號 |
| 站前 | 台北市忠孝西路1段78號1、2、3F |
| 台大 |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1號 |
| 信義 | 台北市信義路2段196號 |
| 大直 | 台北市大直街62巷2號 |
| 淡水 | 淡水鎮英專路4號 |
| 民生 | 台北市民生東路5段119號 |
| 士林 | 台北市文林路121號 |
| 天母 | 台北市天母西路3號之32-52 / 2F之46-66 |
| 新店 | 新店市中正路190號 |
| 莒光 | 台北市西藏路125巷9號1F |
| 寶遠 | 台北市寶慶路32號7F |
| 石牌 | 台北市石牌路2段46號 |
| 欣欣 | 台北市林森北路247號2F |
| 士林 | 台北市基河路15號3F(金雞廣場) |
| 明德 | 台北市忠孝東路5段297號B1 |
| 中和 | 中和市中和路25號2F |
| 永和 | 永和市永和路2段224號 |
| 永和 | 永和市福和路143號 |
| 板橋 | 板橋市中山路1段10號B1 |
| 樹林 | 台北縣樹林鎮中山路1段77號 |
| 東湖 | 台北市東湖路80號 |
| 新莊 | 新莊市新泰路320號 |

書局

- | | |
|-----------|-------------------|
| 黎明書局 | 重慶南路一段49號 |
| 建宏書局 | 重慶南路一段63號 |
| 三民書局 | 重慶南路一段61號 |
| 世界書局 | 重慶南路一段99號 |
| 政大書局 | 指南路二段64號(政大校內) |
| 今日書局(政大) | 指南路二段129號 |
| 東森書局 | 指南路二段123號 |
| 文化廣場 | 北市興隆路二段220巷31弄24號 |
| 雲龍出版社淡水分社 | 淡水鎮英專路56號(原知書房) |
| 書香天下 | 松江路93巷1號 |
| 唐山書局 | 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B1 |
| 今日書局 | 和平東路二段49之一號 |
| 誠品(天母店) | 中山北路七段34號B1 |
| 誠品(世貿店) | 信義路五段2號B1 |
| 誠品(敦化店) | 台北市敦化南路1段249號2F |
| 東海書苑 | 台中縣龍井鄉新興路2巷2-1號 |
| 書林 | 新生南路三段88號2樓之五 |
| 女書店 | 新生南路三段56巷7號2樓 |
| 台灣的店 | 新生南路三段76巷6號 |
| 鼎典書房 | 新生南路三段88號7樓之五 |
| 久久酒一次 | 新生南路三段96-3號2樓 |
| 漂流木 | 羅斯福路三段316巷9弄4號 |
| 台灣派克 | 羅斯福路三段210巷1-1號 |
| 文化雜貨 | 羅斯福路三段240巷11號 |

唱片行

- | | |
|------------|---------------|
| 派地唱片行 | 羅斯福路四段38號1之4樓 |
| 大大樹音樂 | 永康街42之1號 |
| 一發唱片行 | 士林區文林路197號 |
| 搖滾萬歲 | 士林區文林路468號2樓 |
| 非凡人物 | 松德路153號1樓 |
| 昌彥唱片行 | 和平東路一段266號6樓之 |
| TOWER(頂好店) | 忠孝東路四段71-1號二樓 |

全台灣第二屆的文化性週報—POTS

音樂\阿鎖

★ Flavor + 迷幻幼稚園

時間：11.10 (五) 19:30pm

地點：B-side

電話：3511607

Flavor 輕歌慢舞式的音樂頗討好。
迷幻幼稚園，Vocal 很多人同聲稱好。

★ 狗毛·現場演唱

時間：11.11 (六) 19:30pm

地點：B-side

電話：3511607

別再去 Live - a - go - go 看伍佰了，
狗毛的吉他要比伍佰好聽多了。至於
兩人票價懸殊近兩倍的原因，應該是
B-side 沒錢做大廣告的關係。不過
狗毛也有在 Live - a - go - go 表演
。沒錢的樂迷們可要經打細算才好。

★ 北區大專搖滾聯盟·現場演唱

時間：11.12 (日) 19:30pm

地點：B-side

電話：3511607

北大搖滾勢力龐大，以車輪戰著稱。

★ Dribdas·現場演唱

時間：11.17 (五) 19:30pm

地點：B-side

電話：3511607

去了一趟澳洲，Dribdas 會帶回來世界
音樂的風味嗎？(應該不會)有人說
，他們是臺灣最棒的現場團。

★ Baboo·現場演唱

時間：11.18 (六) 19:30pm

地點：B-side

電話：3511607

他們於上張專輯呈現的多樣、頑皮風格
或可為指標。

報馬仔\王錦華

☆ 康錦樹·顧琪君 & 上山·溫孟威

(ABOUT 2 & 2)

展期：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

地點：維納斯藝廊(花蓮市府前路一二
六之一號)

電話：038-226498 贊曰：東台灣唯一
的畫廊，我們一定要讓你知道這裡的雙
人展有多麼的邊地放肆！

☆ 蘇旺伸等七人《台灣鄉土的現在進行式》

展期：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

地點：形而上畫廊(02-7529974)

贊曰：黃銘昌的南台灣稻禾、蘇旺伸的
無家野狗，還有嘲諷威權的吳夫章、連
建興……，這般的台灣鄉土，變動中多
元呈現的現在進行式。

☆ 林鉅《視肉》

展期：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二日

地點：大未來畫廊(02-7508811)

贊曰：平面繪畫中的蠟登峰、最佳女
主角已經「公分」必較了好幾個世紀。
林鉅像鴿蛋的中興百貨廣告一樣，又
有了新的「視肉」法，胖的、尼姑的
、毛與不毛的。

劇場\萬蓓琳

★ 西田社十週年慶系列活動

台北 - 11.5《西田社十週年慶·戲曲聯演》

台大學生活動中心大禮堂

宜蘭 - 11.12《西田社十年回顧展》

展覽時間：84.11.12 - 85.2.25

展覽地點：宜蘭台灣戲劇館二樓展覽室

演出時間：11.12 下午三時

演出地點：宜蘭文化中心演講廳

★《亞洲的吶喊 - 尋找亞洲的身體》

11.10 17:30 - 18:00《眾仙會合》開幕儀式、
歷史的光影》點燈儀式

11.10 19:00 - 22:00《尋找亞洲的身體》交流
作坊

11.11 10:00 - 11:30 台灣省立博物館街頭演出

17:30 - 19:00 西門町徒步區街頭演出

11.12《亞洲的吶喊》演出台灣省立博物館

11.17《尋找亞洲的身體》論壇嘉義新港鄉農會
大樓

11.18 街頭表演及《亞洲的吶喊》演出新港鄉街
頭及新港奉天宮前

推薦理由：由於相信讀者對本劇不熟悉，故而嚴
肅、慎重地介紹！本劇為由菲律賓「亞洲文化協
會」(A.C.P.C)為核心所組成的團體，邀請來
自菲律賓、印尼、泰國、日本、韓國、孟加拉、
巴基斯坦、澳洲、香港及台灣的演員，共同編演
這齣結合神話與現代為一體的戲。本劇將探索亞
洲傳統表演美學、呈現出亞洲當代資本流動現象
的戲劇節慶，是一次跨文化的演出。

★ 臨界點劇像錄《水幽》

時間：11.10 - 11

地點：幼獅文藝中心(敦化北路133號)

推薦理由：對於本大報的讀者而言，臨界點劇像
錄真是大名鼎鼎、如雷貫耳了吧！白蛇傳的第九
千七百四十八次的改編演出，哇！遠勝於《等待
果陀》的演出次數，果然是中國文化不但歷久彌
新，而且台灣的小劇場也非常愛國，可喜可賀！
可歌可泣！

★ 表演工作坊《意外死亡(非常意外)》

時間：11.12 - 17、19 - 22

地點：台北國立藝術館

推薦理由：哦！什麼？他們還沒死亡？生命力如
此強韌，令渺小的我們實在太感動了！雖然幾經
跳油鍋、吃病死雞特製炸雞排等等，卻還是展現
堅忍不拔的毅力，一定還要再找出更令全世界觀
眾震驚的死法才是此生最重要的目標，佩服！

★ 果陀劇場《完全幸福手冊》

11.16 - 19 台北國家劇院

11.23 新竹清華大學大禮堂

11.25 - 26 台中市中山堂

推薦理由：經本報透過可信度十分非常超級高的
民意調查顯示，經過本大報數週來的強力推薦，
本劇的售票率呈現大幅度成長，足見本劇是相當
吸引人的，當然更重要的結論是，本報的銷售率
榮獲世界第一！謝謝各界的愛護！中×時報很嫉
妒地專訪本報：請問你們和果陀是什麼關係？聯
×報總編偷偷打電話詢問：為何你們銷售率如此
驚人？自×時報發行人派偵探調查，看看本報是
否真用三千萬兩黃金在市面上運作？

★ B-SIDE 的小劇場《色情劇場》時間：11.29 - 30

地點：B-SIDE

推薦理由：就是因為它很色情嘛！還需要什麼理
由呢？你們還不是希望能看到大老二、大奶奶。
RIGHT? 不管有沒有看到，當場都會很餓地評
東評西，回到家卻滿腦子不爽。即使看到了也一
樣挑東挑西，難伺候啊！

其他\萬蓓琳

★ 管芒花文化行動

之一「政治的新樂園」景觀創作 - 藝
術的另翼飛向時間：即日起至投票日止
地點：北縣新莊中正路52號(勤益紡
織旁)

程文宗搞的、替陳正忠打宣傳的啦！
不過大家吃飽沒事幹，可以去那裡走
走、減減肥，想起國家興亡、匹夫有
責等名言，絕對比「最佳×主角」有
效！號稱佔地三千坪，不知視野還
不遑闢？

之二「管芒花之歌」 - 為社會藝術
行動開路走唱

時間：11.11

地點：同上

電子花車上的熱門樂團秀、廟口前的
現代舞！其他一定有吃吃喝喝、晃來
晃去！我會幫大家打聽一下到底那些
熱門樂團脫不脫？放心！

★「電影神話 - 荷索影片回顧展」電影資料館主辦

時間：11.18 - 22

地點：中央日報大禮堂(八德路)

本次將展出「生命的訊息」、「天譴」
、「玻璃精靈」、「浮石記」、「
眼鏡蛇」、「侏儒也是從小長大的」
、「費滋卡拉多」等十一部作品，現
場並有劇照、資料展。

性別\李安妮

★ 鍾華林《兩性共同參與生育過程》

時間：11.12 (日) 14:00

地點：台灣渥克咖啡劇場

主辦：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電話：02-3652710

生育的責任不應全歸於女性，生育過
程的辛酸苦樂更需要兩性共同來體會
！

★ Locomotion《同志親友吃瓜子喝茶聊天會》

時間：11.19 (日) 14:00 - 17:00

地點：Locomotion cafe

電話：02-7066321

身為同志的親友，其實並不像大家所
想像的，全都是無法接受或不講理的。
但是，在異性戀的社會裡，當她們
願意用雙手接納「同志親友」時，同
樣會面臨社會的壓力，以及無數需要
更細緻學習的作法，歡迎同志的父母
、兄弟、姊妹、朋友們，共同來分享
、討論如何做好心理調適、相互支持
管道等經驗。

★ 影片欣賞《Adrienne Rich》& 丁乃非《女人詩眼》

時間：11.18 (六) 19:00 - 21:00

地點：女書店

電話：02-3638244

本片為美國女詩人瑞奇於一九九五年
五月在洛杉磯朗誦自己詩作的紀錄片。
瑞奇的女性及詩人身份，使得她不論
對自身或所處的環境，都深具獨特的
敏銳與感觸。聆聽她，為我們帶來
感動！任教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系、充
滿文學與詩的味道的丁乃非，更將透
過女性主義的觀點，帶我們進入女人
與詩的世界。



同志藝術季

首次跨出台北的校際同志串聯活動，由同志工作坊統籌策畫，台大學生會、台大女同性戀文化研究社、台大男同性戀研究社、政大同志團體、師大男性研究社、東海志同道合成長團體、東海大學學生會、中央大學酷兒會社、以及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聯合主辦的同志藝術季，本週繼續熱烈展演，有心人千萬別再錯過！

★影像觀摩《神父》

時間：11.17（五）19:00
地點：中央大學大禮堂

★影像觀摩《意亂情迷》

時間：11.16（四）18:30
地點：中央大學舊文學館

★紀大偉、洪凌、喀飛《女女男男同性戀文學的回顧與展望》

時間：11.15（三）19:00
地點：中央大學舊文學館

★影像觀摩《EVEN CRWGIRLS GET THE BLUES》

時間：11.10（五）19:00
地點：東海美術系視聽教室

★影響觀摩《我的心理只有妳沒有他》

時間：11.10（五）13:00
地點：台大學生活動中心

★宋文里《美術講座》

時間：11.10（五）19:00
地點：師大誠102教室

★郎欽多傑《音樂同窗會》

時間：11.11（六）15:00
地點：台灣渥克劇場

★台灣渥克劇團《桌子、椅子、賴子沒奶子》+大劇團 \$ 200《處女日記》

時間：11.11 - 13 18:00
地點：台灣渥克劇場

★大劇團 \$ 200《處女日記》

時間：11.14（二）20:00
地點：中原學生活動中心舞蹈教室

★公共藝術在台灣系列講座及座談會

11.10 公共藝術在台灣－執行與推動之落實
陳其南主講

11.24 旅人的藝廊－捷運公共藝廊
曾茂川主講

12.1 藝術家眼中的公共藝術－公共藝術之創作與賞析
蔡志文主講

12.8 因地制宜的公共藝術－國外案例與台灣推動現況
李美華主講

12.15 公共藝術在台灣之推動現況與所面臨的問題
座談會

地點：太平洋都會生活俱樂部
台北敦化南路一段246號七樓（SOGO百貨7樓）

（02）7411650 開放文教空間

報馬仔綜合補遺

★「1112」工人與總統有約

時間：11.12.12AM
地點：立法院群賢樓前

既然是一年一度的秋鬥，還需要推薦理由嗎？
既然是一年一度的秋鬥，還需要推薦理由嗎？
既然是一年一度的秋鬥，還需要推薦理由嗎？
既然是一年一度的秋鬥，還需要推薦理由嗎？

★舞蹈空間舞團《終極芭蕾 1995》

11.22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11.24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這還需要推薦理由嗎？本大報一本初衷，為自己的訂戶用力宣傳不遺餘力。此精神感天動地！祝我今天能在路上撿到一千元就好！（貼補家用）

★華燈劇團《一種胡仔不一定生菜瓜》

時間：11.25
地點：成功大學鳳凰樹劇場
推薦理由：某女剝蟬螂翅膀，口中喃喃自語：

胡瓜好吃？
菜瓜好吃？
胡瓜好吃？
菜瓜好吃？

但是很抱歉，本愛乾淨的小記者不知蟬螂翅膀到底有幾片，所以還是不知是胡瓜好吃還是菜瓜好吃？

★流動DJ台

時間：11.18 下午2:30
地點：誠品敦南臨時賣場（新光大樓B1）
推薦理由：這當然要用最強力量來推薦囉！因為這是由本破週報協辦，魔岩唱片公司主辦的盛大活動。喔！請原諒我們的興奮之情，因此不小心寫在主辦單位之前了。本週報好像從來沒有主辦、協辦過什麼活動，真是太令人興奮了！「第一次」唷！

★許蒼澤攝影展

時間：11.10 - 11.22
地點：台北攝影藝廊
北市八德路二段229-2號2樓
（02）7733347

★「地方文化與區域發展」研討會

時間：11.14 - 15
地點：北市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推薦理由：此場研討會包羅萬象，大至談論國土計畫文化功能，小至民俗宗教文化活動空間行夠的探討，甚至包含了時下最流行的原住民文化與社區文化議題。若你當天覺得無聊沒事做，去聽聽也無妨。



沿線剪下進 B-Side 免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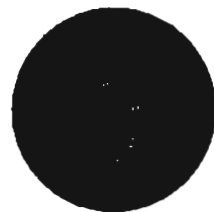


B-SIDE
行家的選擇

B-SIDE可能才是A-SIDE!
今日的「非主流」可能是未來的「主流」
B-SIDE並非反流行者，但絕對非流行的迎合者。

舞場時間：每晚

由ROXY DJ 精選最精悍的搖滾舞曲



B-SIDE十一月節目表

11/3 五 樂隊：Never Mind! 獻唱
11/4 六 樂隊：Swampus
11/5 日 樂隊：北區大專搖滾聯盟
11/8 三 小劇場：法國Endoxan實驗樂劇
11/9 四 小劇場：法國Endoxan實驗樂劇
11/10 五 樂隊：Flavori 迷幻幼稚園
11/11 六 樂隊：狗毛
11/12 日 樂隊：北區大專搖滾聯盟
11/17 五 樂隊：Drifdas
11/18 六 樂隊：Baboo
11/24 五 樂隊：禁地
11/25 六 樂隊：Swampus
11/29 三 小劇場：色情酒店
11/30 四 小劇場：色情酒店
樂隊演出時間：22:30-24:00 票價：NT.200
小劇場演出時間：22:00-23:30 票價：NT.250

*****重要訊息*****

B-SIDE每日21:30-22:30開放舞台

歡迎任何形態才藝表演，樂隊表演，只要敢秀，B-SIDE歡迎你來「秀」，請於一週前聯絡本店，預排時間表。

表演者請自備演奏設備，可免收入場

Roxy B-Side
地址：愛國東路71號B1
TEL: 351-1607-9

報馬仔

31



世紀視野由此眺望

一個全方位的专业會議場所

新翠谷

會議休閒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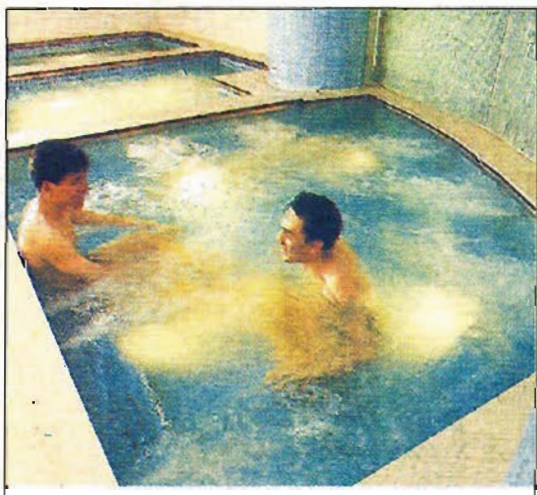
最专业的設備 最熱忱的服務

新翠谷成立於1994年6月中旬，位於台北坪溪風景線上，四面青山溪水環繞，是距台北市中心最近，交通最便利的會議休閒中心。具多元化設計的使用功能，專供各公司、機關團體舉辦各種型態的活動之用。新翠谷擁有可容納204人的國際會議廳。備有同步翻譯系統、同步錄放影設備、24軌音響系統、新聞記者席及各項先進會議設備。會議廳內採符合人體工學設計的高級座椅，即使長時間開會也不會覺得疲累。每張座椅均附有耳機、麥克風，另有活動桌板可做摘記，有助提高會議成效。其它各型會議室可容納8至100人，可依不同的會議規模，變化場地佈置、隔間，便於分組討論。各會議室採景優美，陽光輕灑，在大自然氣氛中進行的會議，更有效率且輕鬆愉快。



忙碌、緊張的生活步調，何不給自己一天～放輕鬆

新翠谷有室內溫水游泳池，男女三溫暖、健身房、卡拉OK、撞球台等設施，提供完備的休閒活動。讓您徹底放輕鬆！



感受尊榮 體驗不凡

典雅尊貴套房及浪漫雅緻雙人房，讓您體驗不同的休閒享受！

新翠谷會議團體住宿提供2~6人客房，內部陳設皆採用熱帶風情籐製傢俱，舒適自在。內部隔間別出心裁，每間均有客廳、餐廳、客房及衛浴設備，讓與會者在會後閒暇時可以舒暢身心。開會像度假，舒適又自在！

品味知性 雅緻空間

新翠谷在餐飲方面有精心設置的中、西餐廳；五星級名廚手藝，為您提供美味料理，無論大宴小酌、婚宴喜慶、尾牙聚餐，均能讓賓主盡歡。在容納二百餘人的宴會廳內可用餐、跳舞，更可高歌一曲，歡樂的氣氛，使活動更加圓滿。於浪漫雅緻的西餐廳內，享用各式簡餐，品嚐精美午茶點心。談心、洽公，輕鬆愜意。



新翠谷提供專業、知性、健康的設備與服務
由衷的期待您的光臨與指教，歡迎來電洽詢

台北縣深坑鄉新埤內11號
TEL：(02) 662-9238
FAX：(02) 662-7145 · 662-9245